

襄陵縣志卷之二十四

御制

漢宣帝卽位褒賞大臣詔

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

魏甘露二年東征入賈逵祠詔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御制

一

逵沒有遺愛歷世見祀遙想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於此親發德音褒揚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  
明天啓三年正月二十日諭祭高忠節文

皇帝遣分守河東道山西按察司副使兼布政使司右叅議王家賓論祭原任分巡遼海東寧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贈大理寺卿謚忠節高邦佐曰惟爾氣塞兩間芳流千古蜚英甲第奏最華封迨升華計署而冰蘖彌堅暨邊歷郡藩而權璫胥懾戰守

互用徵運掌之神謀東西咸宜識蟠胸之武庫方爲承  
歡解綬隨因奉檄分裾柰擊楫之誓莫伸而乞師之淚  
空墮壯志惟有殉國餘怒尙足壯威洵當日之孤忠抑  
天授之完節嗟彼望竄偷生之輩睠我從容取義之臣  
旌翼遙旋尊疊遄錫兼崇枋斧永賁松楸臍蠻如存靈  
承有赫尙饗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諭祭李尙書文

皇帝遣山西布政使司炤會分巡河東道副使黃運恒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御制

一一

諭祭原任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尙書李瑾曰惟爾性質  
端謹才識淵宏爲令稱良厯垣著直典司禮樂保釐邦  
畿晉樞貳以運籌遭時難而解綬邱園足賁簡用方殷  
易簣遽聞兆營示渥睠茲靈爽尙克祇承

大清康熙四十三年

御制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  
臨馭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剔弊

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棧樸作人之意乃比  
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  
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  
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  
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敘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  
墻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行實踐砥礪廉隅敦孝  
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談取  
友親師悉化僑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

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  
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  
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弱  
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  
縱倖逃褫朴濫竊章縫返之於衷能無愧乎况乎鄉會  
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  
困不逢年顧迺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  
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

弊端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  
初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  
安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  
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  
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  
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  
榮卽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仍  
視爲具文玩愒弗儆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

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旣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  
朕亦不能爲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  
鄉校几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  
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不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  
之不預也爾多士尙敬聽之哉

御書 至聖先師孔子廟匾字 萬世師表

雍正三年

御制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記

我國家受

天眷命撫臨八方日月所照罔不臣順遐邇邇義安兆人蒙福  
乃有羅卜藏丹津者其先世固始汗自國初稽首歸命  
當時使臣建議畀以駐牧之地其居雜番羗密近甘涼  
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睿慮深遠每厯於懷既

親御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部落札什巴圖兒等震

讐承命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御制

五

聖祖仁皇帝因沛殊恩封爲親王兄弟八人咸錫爵祿羈縻  
包容示以寬大而狼心梟性不可以德義化三十年來  
包藏異志朕紹登寶位優之錫賚榮其封號尙冀格心  
輯寧部衆而羅卜藏丹津昏謬狂悖同黨吹拉克諾木  
齊阿爾布坦温布藏巴札布等實爲元惡謂國家方宏  
浩蕩之恩不設嚴密之備誕敢首造逆謀迫脅番羗侵  
犯邊城 彰露用不可釋於天誅遂命川陝總督太  
保公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聲罪致討以雍正元年十

月師始出塞自冬涉春屢破其衆凡同叛之部落戈鋌所指應時摧敗招降數十萬衆又降其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二十餘人朕猶憫其蠢愚若悔禍思愆束手來歸尚可全宥而怙惡不悛負險抗違乃決剪滅之計以方畧密付大將軍羹堯調度軍謀簡稽將士用四川提督岳鐘琪爲奮威將軍於仲春初旬 徂征分道深入搗其窟穴電掃風驅搜剔巖阻賊徒蒼黃糜潰窮蹙失據羅卜藏丹津之母及逆謀渠魁悉就俘執擒獲賊衆

累萬牲畜軍械不可數計賊首逃遁我師踰險窮追獲其輜重人口殆盡羅卜藏丹津子身易服竄匿荒山殘喘待斃自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僅旬有五日軍士無久役之勞內地無轉輸之費克奏膚功永清西徼三月之朔奏凱旋旅鑼鼓喧 士衆訢喜四月十有二日以倡逆之吹拉克諾木齊等三人獻俘

廟

社受俘之日臣民稱慶伏念

聖祖仁皇帝威靈震於遐方福慶流於奕葉用克張皇六師  
殄滅狂賊行間將士亦由感激

湛恩厚澤爲朕踴躍用命斯役也芟夷凶悖綏靖番羌俾烽  
燧永息中外人民胥享安阜實成

先志以懋有不績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於學所  
以定兵謀也獻馘而釋奠於學所以告凱捷也宜刊諸  
珉石揭於大學用昭示於無極遂爲之銘曰

天有雷霆聖作弧矢輔仁而行威遠寧邇維此青海種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御制

七

類實繁錫之茅土列在藩垣被我寵光位崇祿富負其  
阻遐禍心潛構恭惟

聖祖慮遠智周睠念荒服綏撫懷柔朔野旣清西陲攸震賊  
號洊加示之恩信如何兇狡造謀逆天鼓動昏愆寇侵  
於邊惟彼有罪自干天罰桓桓虎貔爰張九伐王師卽  
路冬雪初零日耀組練雷響鼙鉦蠢茲不順敢逆戎旅  
奮張螳臂以當齊斧止如山嶽疾如雨風我戰則克賊  
壘其空彼昏終迷曾不悔戾當剪而滅斯焉決計厲兵

簡將往擣其巢踰歷嶽嶇坦若坳郊賊棄其家我繫而  
獲牛馬谷量器仗山積蹇兔失窟何所逋逃枯魚遊釜  
假息煎熬師以順動神明所福旬日凱歸不疾而速殪  
彼逆謀縣首藁街獻俘成禮金鼓調諧西域所瞻此惟  
雄特天討既申羣酋惕息橐戈偃革告成辟雍聲教遐  
暨萬國來同惟我

聖祖親平大漠魏功煥文邁桓軼酌流光悠久視此銘辭

志述事念茲在茲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御制

八

雍正五年

御書 至聖先師孔子廟匾字 生民未有

乾隆

御書 至聖先師孔子廟匾字 與天地參

嘉慶

御書 至聖先師孔子廟匾字 聖集大成

道光

御書 至聖先師孔子廟匾字 聖協時中

咸豐

御書 至聖先師孔子廟匾字 德齊疇載

同治

御書 至聖先師孔子廟匾字 聖神天縱

光緒

御書 至聖先師孔子廟匾字 斯文在茲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御制

九

藝文

天之文章日月星辰是也地之文章花鳥山水是也人之文章往古之載籍以及今名賢巨卿之鴻文佳咏是也襄邑雖屬鄙地代有偉人况仕宦之著述游寓之吟咏上之可以黼黻文教次亦足以點綴名勝斯皆英華之發增方域之光者匪僅風雲月露之作也志藝文

疏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一

保留五臣疏

邑人

李弘道

給事中

題爲明聖之朝不宜使蹇蹇忠臣難於在位懇乞天慈垂意錄用以保泰運事臣讀易有云泰小往大來吉亨夫以其吉且亨也而本於小人之往大人之來則正人君子信乎其爲邦家之楨矣古之人顯忠遂良將無謂是也皇上於去歲起用吳中行趙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五臣授之華要餘凡爲張居正不容者亦俱敘用天下人士孰不仰之及後而有御史龔仲慶之詆中行暨

思孝則繆矣皇上卽以降調加焉天下人士又孰不仰之是宜在廷之臣體上意而推轂之不遑也乃頃者人之意向不同議論各異臣於此時遂不能已於言矣夫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此五臣者何如人哉是皇上忠義之臣也試觀張居正在位之日是何等氣焰內外盤結牢不可破寧知有後之貶乎且居正之年在伊父故時才五十三耳而貌又正壯又寧知其死之迫乎沈思孝鄒元標曾未受挫於居正而艾穆又其

鄉人吳中行趙用賢又其所夙重則亦何私忿於居正也夫以無私忿之素而又當居正方盛之時其死其敗俱難逆覩則五臣明目張膽陳忠孝大義而言也無非以朝廷綱常爲重直犯權臣之鋒而甘之矣誰望復有今日耶臣故諒五臣之忠矣受杖若許幾入鬼錄當時見者誰不流涕聞者誰不酸心而其中謫戍者又離骨肉之情歡冒邊鄙之風露如此者計九六載也抑孰能堪臣又痛五臣之苦矣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五臣

其庶幾乎此之節概真足以振頹風而高物表載之青史謂之本朝之人傑可也而與立功名於一時者可並論乎今五臣中有文穆未出臣悵然久矣所幸中行等四臣起擢在位臣則以爲此朝廷之光也而議者並中行思孝用賢等非之或畧有見臣不能知但據臣以虛心觀之則九推轂五臣願其在位者臣猶以爲此天理之正人心之公也究而言之事君之道亦不外於是矣請陳其概可乎龔仲慶論中行思孝事蹟臣誠不知其

有無顧居正父死不喪綱常幾於墜矣所以扶之翊之而使海內之人猶知有綱常在者則五臣力也藉中行思孝果有一二可訾亦有不宜遽謫者何也爲朝廷重綱常不得不爲朝廷而重扶翊綱常之人大體然也苟刻意媒孽其短則大體蕩然矣而可乎臣以是知容五臣者所以存國體也固事君之一道也方今起用在位諸臣五臣之流亞也今中行旣以詆去矣沈思孝亦將不能自存矣未至之趙用賢鄒元標寧無疑畏之心乎

臣恐此四臣去而九正直之類如王用汲趙世卿諸臣亦未免灰心於立朝矣是使國無正直之士也而可乎臣以是知容五臣者所以安衆臣也又事君之一道也居正弄柄致杖五臣若許已足以死五臣矣五臣誠死於聖心安乎於聖德寧無少闕乎幸也五臣甦而皇上始得有今日之擢皇上有今日之擢則可以補昔日之闕矣是天之存五臣者實所以厚皇上也爲臣子者若忍見五臣有昔日之苦而不欲五臣有今日之榮是明

知皇上有昔日之闕而不欲皇上有今日之補也而可乎臣以是知容五臣者所以塞君之違也又事君之一道也皇上上事兩官孝何純也而有力植孝道如五臣者誠然陰提而默拔之歸德主上使天下稱曰皇上之重五臣者重孝道也卽重孝道而孝可知也萬口一辭稱曰虞舜於臣子之心獨無快乎苟使力植孝道之臣不容於位則致皇上重孝之意無所於見皇上純孝之德無所於彰矣而可乎臣以是知容五臣者所以揚君

之德也又事君之一道也夫事君之道有此四者而於容五臣得之則九推轂五臣願其在位者臣誠有取爾矣今皇上明聖用五臣之心何嘗不專但衆口鑠金積毀骨臣竊懼之故敢以是言進耳伏願皇上鑒五臣之忠憫五臣之苦注意錄用不以人言疑貳則易所謂小往大來吉亨者固於皇上之今日見之矣泰運寧有極乎臣初以外任叨冒今官原未識中行等一面更無聯一私交但本一點秉好德之心發之故所言如此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

天地神明必鑒臣心惟皇上俯察焉

告養親疏

邑人

高邦佐

忠節公

臣一芥草茅遭逢聖世明中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筮仕邑令洵歷郎署郡守監司大逾涯分未效涓埃先是臣待罪薊道見臣母精力衰頽正擬休沐上請時震多故懼貽弛肩之誚意實有待臣過爲戶之防與撫臣意見相左致蒙單疏論劾適成臣志解任以來日喁喁菽水承歡歌咏太平之爲愉快一邱一壑蓋將終身焉

忽於本年四月傳聞邸報吏部上疏因遼海東寧道缺副使起臣降補旋荷明旨俞允竊念臣迂戇庸流無裨世用皇上錄之於擯棄之餘優之以破格之例實人臣希邁之遇當此敵勢猖獗之日正志士戮力之秋臣卽至愚極陋寧不思奮發請纓少圖報塞乃敢及其私耶惟是臣烏鳥微衷有萬不能自己者敢爲我皇上陳之臣自幼失怙臣母楊氏生臣一子百方撫摩訓督以有今日臣之母慈母亦嚴母也四十餘年朝夕相依爲命

臣入仕以來馳驅邊海咸奉板輿時臣母年力尙未甚衰安敢妄有陳乞於今八十有三歲矣湯藥日需嘗視起居時難廢離衰病殘軀如風燭浮絲旦夕莫保且臣之子年俱童穉無可代臣者將諗未能絕裾何忍古人所謂盡節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臣之謂矣夫托辭以避難欺也引嫌而違心亦欺也皆義之所不敢出也臣生平竭節自許不避險艱向於荒徼巖邊曾無退遜反却步於聖明使過之日臣獨何心而辜恩自棄至此矧茲

俊又彙登之朝英賢濟濟視臣如雙鳧乘鴈毫無裨於  
有無多寡之數故敢不避煩聒輒以閔切至情仰祈皇  
上垂鑒被以錫類之恩也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欵九官  
員父母年七十之上如果老疾去官路遠別無以次人  
丁者許奏請定奪臣之情事正與例合伏乞勅下吏部  
議覆上請允臣終養獲遂臣反哺之私臣與臣母其效  
銜結於永永矣

請建三忠祠疏

邑人

李

瑾

兵部  
侍郎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

職惟臣子拜君之恩任封疆之責所以仰答高厚俯無  
愧怍惟恃匪躬一心心志定而後臨難不奪見害思義  
若原任廣寧分巡兵備叅政今死節高邦佐是也邦佐  
與職同邑同第職習其人履規蹈矩尺寸不踰卽幽獨  
嘖笑不少假端人也歷官自爲令爲郎署爲永平守爲  
天津神木薊州三兵道持守矜嚴遇事擔當不妥確不  
輕釋手所至無不感且思者職自乙卯家食邦佐正丁  
伊嫡母艱每相晤惟以忠孝廉節相期許丁巳起復薊

州兵備己未以調兵防邊忤當事意被劾時緣其生母欲南顧女因順命惟謹僑寓維揚擬去歲將母還里適逢廣寧之命斯時也其母年已八十有三幼子無一成立人情誰不戀戀邦佐獨憂先國卹欲陳情終養不果竟絕裾北來過薊門與職一面以老母幼子見托職以太義相慰藉而邦佐卽慨然出關矣迨九月初聞職遣官解新造戰車一百一十輛盔甲五百副至廣寧始一通候聞其焦勞封疆不遺餘力至十二月間督餉部臣

自關外來因道其竟以勞成病矣至正月十八日邦佐遺職書謂督撫各當道已憐其身病母老批允會題不久將入關職因以書答之仍約此中有一生員曉醫理欲其過遵化一見且便調治也無何二十日廣寧戒嚴卽不病者咸思西歸而况邦佐之真病已批允具題業有成案何不可執以爲詞叱馭入關保身顧母亦無不原之者而邦佐獨謂家人曰一日未離地方一日官守在身君恩未報將焉往惟有與廣寧城爲存亡耳二十

一日夜卽手書家報并以遺職其書曰弟佐所生不辰  
絕裾出山適與廣寧之害爲臣死忠夫復何憾惟是衰  
病之親孱稚之子無所依倚伏望俯念骨肉之誼百九  
垂青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則天地之大德而九原之  
永銘也倘有可徼恩賚特示小价高永以小犬名陳乞  
全弟一生名節又云老母賤眷懇維持還 勿使久滯  
揚州正月二十一書似此道臣死忠之志已定於廣寧  
矣迨二十二日廣寧內潰撫臣迫出邦佐以匹馬二僕

馳赴松山請援經臣二十三日松山經臣已堅意入  
關至夜邦佐卽整衣冠西向拜曰臣不獲保封疆事吾  
君矣乘從人倦極睡沉遂投繯自盡其僕高永覺感痛  
涕零亦卽縊死屍傍傷哉有臣如此可謂一時僅見四  
鼓其遺弱僕高厚稟經畧買二棺殮之幸免暴露乃不  
獲輿襯而焚化卽骸骨不能反里門則慘之極矣至二  
月初三日其弱僕匍匐持遺書謁職備述顛末職聞其  
語讀其書不勝大痛且壯之近見皇上逮兩監軍一巡

撫并罷一經畧以其既不能守又不能死偷生入關大失臣節明旨宣傳中外欽服然既處其不死封疆者以示誠卽當卹其死封疆者以示勸此皇上馭世之大權而在今日爲尤重若邦佐死事一節已見於臺省宣揚奉旨下部待覆矣然諸臣知其當官而不知其生平知其死節於松山而不知死忠之志已決於廣寧矣職素悉其生平今見執其手書若不代爲直陳是道臣不負於皇上爲盡忠而職有負於良友爲不義職曩與道臣

相期許謂何肯負友以負吾君哉除將道臣手書與樞臣督臣共見外伏乞皇上矜憐勅下該部與前死節按道張銓何廷魁等一例褒卹錄蔭以爲疆吏郊忠之勸再查先今遼左死事憲臣僅僅六人而職鄉居其三若張若何若高皆職鄉人乞勅並祠賜額山右三忠以風示宇內所激厲將不淺也職更有望焉道臣素拘謹歷官幾三十年其父母尙未叨一命之榮去歲道臣始援覃恩浩蕩之例自疏陳乞業已奉旨下部尙未題給今

道臣捐生疆場可謂忠矣而孝思未展其忠魂必不慰也併乞頒給恩綸以逮其所親則皇上勸忠之典無所不至而微職受道臣遺書之托亦可不負矣

請裁縣馬疏

胡秉忠

戶科副理官臣胡秉忠謹題爲大路衝繁之驛旣已協濟僻邑虛設之馬亟宜清裁謹獻芻言特効愚悃籲請睿鑒嚴察速革以整殘驛以裕國用事竊臣舊人也沐朝廷豢養之弘恩亟圖報稱於罔極且以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一

芻牧小吏新蒙皇恩拔置耳目侍從之班謬膺言責受斯任者凡有風聞尙當入告况躬歷目擊之事而敢不以上聞乎臣前承乏襄陵司牧數載其民間疾苦臣可得而主持者已盡興除以遂閭閻樂利外惟有襄陵額設縣馬一事非丸邑小吏所得而擅行調劑者茲特爲皇上陳之竊查平陽一郡驛遞之極衝者則有臨汾縣之建雄驛曲沃縣之蒙城侯馬等驛蓋諸驛隸在大路凡齎奏等差以及軍需銀兩

併使客過往一一恪遵 功令不敢枉道俱由建雄  
等驛大路而行至臣所蒞襄陵則邑居偏僻並無設立  
驛遞一切差使等項一歲之內或間有一二經由者故  
昔因調劑驛遞衝僻議將襄陵縣協濟建雄驛正副馬  
三十匹終歲在於該驛應付一切差使仍議將襄陵正  
項站銀每歲動支一千二十九兩有奇買辦草豆撥夫  
運送該驛以供喂養協濟馬匹之需此以簡濟繁議屬  
至當所宜永遵而萬難更張者惟是襄陵除協濟建雄

驛外又有額設縣馬一十五匹每歲亦動支正供銀四  
百二十兩以資秣飼但所設之馬緣係僻邑終日安閒  
無所事事偶遇緊急公文則有經制馬快八名足以  
齎送以此縣馬之設有應差之名無應差之實全無裨  
於 皇路徒糜費於 國帑如是而孜孜牧養何爲  
哉臣緬思數載以來南旱北澇災侵頻仍民生困窮未  
蘇司農仰屋興嗟之際豈堪以有用之金錢養虛設之  
馬匹良足惜也微臣親歷其事久爲扼腕而亟欲赴控

於 君父之前者且也縣馬之虛設不獨襄陵一邑  
爲然卽太平等縣絳州等州皆係僻路均有額設之馬  
一併宜裁更卽此而類推之各直省偏僻之州縣在在  
皆有而虛設之馬匹豈云獨無司郵符者不可不詳察  
而熟籌之也合無請 勅該部速察襄陵是否僻邑  
額設縣馬有無差使按晉省年終報部冊籍一目了然  
稽核旣明卽將縣馬十五匹盡行裁革併四百二十兩  
喂馬站銀照數徵收解部仍酌議所裁之馬或撥補殘

邑缺額之數或變價解部以濟急需臣區區管見雖非  
嘉猷然亦驛政之一助也更請 嚴勅各直省督撫  
按將所屬僻路州縣調簿詳閱概行清察其無用之馬  
匹虛糜之錢糧一例裁革解部卽將裁革之銀馬用以  
補助繁衝之不敷者特一轉移間行見凋殘之驛遞藉  
此可望整頓而天下之驛政一時煥然改觀矣因臣未  
議字多逾額仰祈鑒宥採納

傳

崔孝子傳

張 昌

孝子崔姓名敏字好學平陽襄邑崔村人也孝子生四十日其父仕元代爲川蜀綿竹縣尹父子不相識者踰三十年孝子獨母氏洎兄居幼而力學壯而彌篤遭元末兵亂干戈搶攘居民逃避母氏及兄亦各離散不知所向好學子然獨立思其父母永懷於心乃辭其室家自往求之入秦地徧訪其母氏不得由秦入蜀經褒邪履雲棧度劍關達於蜀中抵於綿竹其城邑數經兵亂

莽然爲荒塘詢諸遺民求其父邱壠所在邑人無一知者乃獨彷徨躑躅荒榛叢棘間仰天號慟頓絕方蘇者數四旣無所見復自蜀經秦行次鳳翔於親戚處訪以知其祖父邱壠所在卽啟窆負其骸以歸葬於先塋嗚呼人子不幸生而不識其父世亂又失其母若崔孝子者何獨痛哉而孝子追念二親罔極之恩不憚一身之苦跋涉山川奔走道路脩經險難往還不啻萬餘里焦心勞思胼手胝足亦極勞矣况又負其親骸歸葬先塋

茲皆人所難也而孝子能之故鄉黨閭里皆稱其孝焉  
惜乎當時爲官守者不聞能上達於朝旌表其門孝子  
所在與予相距僅一舍許余恐日久湮沒無人知者故  
爲傳其行實以俟他日太史氏采輯孝行者爲之張本  
云

贊

高忠節公贊

李 瑾

贊曰其容峙嶽其度涵淵其忠貫曰其節叅天成仁取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五

義媿美前賢英風正氣足挽頽涓青史百世血食萬年  
吁嗟乎稱公爲信國後身誰曰不然

序

潞國公張蛻菴詩集序

釋來復

嗚呼詩豈易言也哉大雅希聲宮徵相應與三光五嶽  
之氣並行天地間一歌一詠陶冶性靈而感召休徵其  
有關於治教功亦大矣然自刪後至於兩漢正音猶完  
建安以來寢尚綺麗而詩道微矣魏晉作者雖優不能

兼脩諸體其鏗錡軒昂上追風雅所謂集大成者惟唐  
有以振之降是無足采焉逮及於元靜修劉公復倡古  
作一變浮靡之習子昂趙公起而和之格律高深視唐  
無媿至若德機范公之清淳仲弘楊公之雅贍伯生虞  
公之雄逸鼻碩揭公之森嚴更唱迭和於延祐天曆中  
足以鼓舞學者而風厲天下其亦盛矣哉河東仲舉張  
公生於數君子之後以詩自任五十餘年造語命意一  
字未嘗苟作至正丙午春其方外友廬陵北山子禪師

以公手藁選次而刊行之來徵言爲序余猶記公之言  
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未嘗亡也而所以爲詩者亡矣  
善賦之士往往主乎性情工巧非足尙蓋性情所發出  
於自然不假雕繪觀公之詩知公之所畜厚矣春空游  
雲舒斂無跡此其冲澹也崑崙雪霽河流沃天此其渾  
涵也灝氣橫秋華峯玉立此其清峭也平沙廣漠萬馬  
驟馳此其雋邁也風日和煦百卉競妍此其流麗也寫  
情賦景兼得其妙讀之使人興起誠爲一代詩豪顧余

謏才何足以鋪張盛美然託契於公非一日而又重北  
山之高誼不得辭姑僭序之以冠篇首云

贈李明府序

馬中錫  
給事中

進士李君汝弼補襄陵令人見其風範壁立制行卓然  
正人君子之氣可掬遂逆其爲政有可觀也一意勉以  
入爲臺郎至形諸華舌率皆諛辭而少規諷中錫獨謂  
其不然夫天下事未有慕乎彼而不妨乎此者也必若  
而人之言是欲天下爲令者動輒以臺郎自許而後不

敢怠其政吾見天下之令從此弊矣譬之食與獵然一  
下箸之頃志在大牢則其飯脫粟也必無味一發軔之  
初志在逐麋則其顧兔母怪乎其不審也今期人美政  
誘人美官何以異於是政恐其致力於彼者專則用意  
於此者雜而規圖殆未免乎毀方矣且今之爲令者天  
子何以知其賢而擢用之也其必先獲乎守又獲乎臺  
然後獲乎銓曹而聞其賢於上乃召爲臺郎也否則雖  
賢不能自達而欲爲令者憧憧以求之可乎哉其弊必

將使人背兔以從麋唾粒以嚼肉巧其政以求得其官而無所不至矣而豈正人君子之所爲哉抑吾嘗聞守有司也徵科者有司之所有事也臺憲臣也繩人以法者也銓曹黜陟官方責名檢以進退人者也然惟巧者能中其嗜尚以獲其懽心焉故以徵科中守則取諸民也川漁原狩罟舉無逸鱗網合無亡蹄而守之心獲矣以守法中臺憲則法苟柙存不顧政之虎逝而臺憲之心獲矣以名檢中銓曹則布被食餌者概比以欺世而

銓曹之心獲矣大中之有大獲小中之有小獲不中則無獲也誰復抱拙而不爲巧中哉其究必至天下之邑無一賢令天下之令無一善政然後已吾故甚不滿於以官勉汝弼者也雖然涎鼎不可以誨烏獲而舉鼎者必烏獲學謳不可以責韓娥而善謳者必韓娥窺驄睨豸固不可以喋喋獻喙於正人君子而隼鵠鷓鴣之羣詎能合正人君子哉是則私有望乎汝弼

衛邑侯儉約序

邑人

翟師偃

刑部  
主事

代而降也人漓其醕俗散其朴司世道者非不鯁鯁憂  
之然率多工鈎棘之術嚴束溼之令以塗飾耳目卽雅  
意維新而持議不中其膏肓則砭艾爲贅物亦無益於  
升降之數嗣是日趨日下安所底止豈古今人遂不相  
及哉我邑侯衛公英敏特達質直真誠扼腕世故深加  
軫念筮仕太平卽慨然有轉移之志諸所條示良法業  
已見之施行吾襄與太平錯壤亦旣潤九里而覆萬間  
矣我后之俚不啻饑者之望歲會徼天幸當路者以治

行第一奏調吾襄吾襄枕姑射而襟汾流固昔所稱蟋  
蟀吟栲杵者也至於今而醕漓朴散狡僞叢生奢靡相  
競視太平爲尤甚公以諫垣之議剴犀之才悉心籌度  
與民更始時且兼臨汾篆兩邑簿書旁午征車絡繹公  
左畫方而右畫員一切利弊之源興釐之故動如指掌  
先開示四大禁除民四大害徐卽太平已試之芳規叅  
酌裒益列爲二十七款而服色有辨宴會有節尊卑貴  
賤有等冠婚喪祭有程淫褻奇邪有禁卽余家庭私約

於禮未合猶陶匏瓦缶之無適於用亦蒙菟蕘之採其  
於更化善治之道織巨靡遺而又非高遠難行之事令  
人望大行而却走倘布此之約堅如金石守此之約信  
如四時間以刑政佐德禮之所不及無論馴良者範我  
馳驅而不敢越卽跣跣者亦服於脚勒而不得騁易曰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茲窮而思變之時也有不通之  
人人而垂之永永哉至於講聖諭飭保甲緩征輸罷差  
役培士氣嚴近習種種善政又未易更僕數子輿氏有

云徒善不足以爲政公之約法其得子輿氏之遺意者  
與昔公孫僑聽政而病鄭俗之媮也因鑄刑書厥後教  
化旣行遂來輿人之頌是約也固公之刑書而誰嗣之  
歌輿人昔以之頌僑者襄人今以之頌公矣余不佞嘉  
與父老歌咏太平因不揣固陋弁諸首簡俟采風 轉  
聞於朝旦夕下璽書徵拜禁廷以宰一邑者宰天下而  
返斯世於陶唐黃虞之舊其以此約爲前矛也夫

羣禮集宜序

邑人

翟師有

范縣  
知縣

從來議禮家如聚訟蓋貴多貴少尚文尚質指人人殊  
非不犁然求其適於可不迂於時者難焉究之言非難  
而行難亦非行之難也舉世憤憤習俗相沿卽近世所  
宗紫陽家禮誰爲翻閱安望其精心講求一約之大中  
之矩乎曾不思四大體關於人不小臨事鹵莽寧無事  
後之悔然不有指南車將無適越而北轅况目未經睹  
必且多駭古詩云少所見多所異有人焉斟酌損益刪  
繁就簡芟文存質標揭其大端公之共鑑共聞不啻家

喻而戶曉之若布帛菽粟日用而不離其於禮也思過  
半矣吾恠意其在是乎嘗見吾鄉經曲弁髦率多非禮  
之禮如婚之親友迎送初喪孝子三獻葬用優俳角觝  
競尚華侈逾滋迷謬詎曰禮然革胡容緩得是集而潛  
移默奪宿疾其少瘳乎其中雖有一二於禮不可缺於  
俗不容強如三加冠服大小殮三虞祭愛禮存羊俟後  
君子也可若居鄉居家雜儀皆先進格言居身之珍也  
人置一通於座右宋儒有言讀一字行取一字回風易

俗化兵戎爲禮讓端必賴之庶不負述者雅志云

褒忠錄題辭

葉向高  
大學士

讀家乘不後於讀國史讀忠義書不後於讀春秋此褒忠譜之所以必傳也譜蓋今死節高公事合天子之音諸名人之銘傳記而成之夫世有寵於銘傳記而不得聞天子之音者其人即可不朽而非以天子故不朽也世有寵於天子之音而不得竊名人之銘傳記者其人未可不朽而竊寵於天子者非真不朽事也公品格氣

節與日爲昭不必在譜中也公肝腸淚血與火爲碧未必不在譜中也然此家乘也子孫之瑞也而有天子之音存是一國史矣不在史氏記載之外也此忠義之書也國之瑞也而譜公必譜公薊門之所以拂衣譜公必譜公今日之所以不死廣寧而死松山譜公必譜公今日之死於松山而又燼於松山譜公必譜公之僕死公若公之死國譜公必譜先公而死河東者有某某不能如公死者有某某不能如公死而心忌公死者有某某

如春秋法是譜也褒公也而貶寓焉無貶非褒之至也  
褒公褒公死也而生者愧焉生者愧後世必有如公死  
不忌公死者公可以死也譜則公之子輯之曰忠節則  
天子之所錫也今其譜獨曰忠天子之一字爲華袞也  
褒之義余竊取之若銘若傳記諸文章皆褒也信史也  
非若他人之銘傳記之僅爲家乘也

論

張良始終爲韓論

邑人

郭守邦

通判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三

先正謂張良始終爲韓此先生之定案也余何以知之  
知之於博浪沙中知之於辭漢歸韓又知之於興劉促  
項也當強秦滅韓之日先生以世家未宦之公子破產  
買土報五世之國讐一試未就而誤中副車亦可以已  
矣而卒匿名不邳忍辱於圯上之老人必欲滅秦而後  
已何其忠肝義胆堅若金石百折而不回復聚少年百  
餘再思一逞幸遇高祖成其志當年報韓之心亦少慰  
矣而乃受其爵不向其榮閉門謝政辟穀導引欲從赤

松子遊又何其高風遠致無心於人間世也此其深心  
槩可知也揔之爲韓不得不爲漢爲漢乃不終用於漢  
當日意中之事不獨蕭曹輩不能知卽漢高祖亦未之  
或知故拜留侯則受而賜齊三萬戶則不受乃其言曰  
始臣起自下邳與上會於留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  
萬戶夫不忘留豈忘韓哉或曰旣爲韓矣何不立韓以  
自樹大丈夫當天下事有大覲有大機不得孟浪爲也  
先生之於天下見之已早必不肯堅決犯手而皆因時

取資乘便借勢故不難游刃而解耳若必以立韓爲一  
已之事吾恐大事未舉而高祖已先疑矣且其時勢亦  
有所不可也當漢業未成之日則一力以報秦又一力  
以報項及其炎業已定漢不以封百戰之功臣而復立  
久灰之絕國是又一豎儒之故智也不幾敗乃公事哉  
余嘗思漢創四百之基業傳千秋之正統非漢之聲靈  
獨邁後代而實先生佐漢之力也且前有先生以倡義  
舉後有關夫子以扶末運忠義之臣彪炳萬古異世而

同揆也嗟乎關夫子之忠忠而烈忠而神者也故昭顯於人世先生之忠忠而曲忠而仙者也故隱躍於山川然皆吾晉人也後之賢者亦可以興矣

臨襄兩河分界說

龍祠之水以四十分爲則下官等河北條也剖二十分臨汾全用之南橫等河南條也剖二十分臨汾與襄陵兼用之渠規尙在溝界井然諸無爭者不必具論惟是下官河與南橫渠壤址相接水道相連源頭之外有枝

泉三穴其一在北其二在南北雖一泉而流衍頗盛南二泉僅足以當之問之故老考之冊卷兩河分界處原有牛心石或又曰中心石石旣久湮亂是用長下官人妄欲兼其三而南橫人並不讓其一喙鳴穴聞滋蔓無已本府會同三廳及臨汾襄陵等縣親詣水濱講求故界少少得其緒始知每歲雀角之訟初不在大卽前三泉是也三泉無界則爭故其要在於分界本府矢諸天日反復指迷叅伍求當輿論僉協乃畫其地而兩分之

據勘北一泉原與下官河逼近卽本河舊物也而今歸之下官矣南二泉原出南橫地畔亦卽本河故有也而今歸之南橫矣剖分旣明中立石堤一道自碑亭前分水處起斜迤而南至中地止高四尺濶三尺三寸長一十丈共九椿每椿高五尺以樹不朽之疆以止無窮之禍本府三廳與臨襄等縣各稱爲善招申三院俱蒙俞允猶恐其易敗也因議立石表其顛末雖然水者千百世之利賴也官茲土者傳舍也官各爲其民民各行其

私安知今日之石不又爲當年之石乎尙須汾襄二縣剖破封畛明示三尺自今每歲每縣各報一公直渠長同守疆界永絕侵陵每月朔投結到縣每季終縣申報府每歲終府申報道杜漸防微遵而勿失兩縣正官仍於春秋二祭同赴龍祠躬親相視若有作奸毀界先犯禁令者必重懲之卽於祠前枷示一月從重治罪且以其地沒官庶法行而亂止當不至以養民者殃民矣亦不至以長民者並受累於民矣

平陽府知府高登龍

同知劉芬

通判張維綱

推官周鼎全立

臨汾知縣張廷玉

勒石

襄陵知縣馬逢臯

萬曆四十三年正月吉日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七

文

祭前禮部侍郎邢公文

王 恕 兵部尚書

惟公夙存大志早掇甲科讀書中秘日刮月磨師聖友  
賢濬源揚波進秩史館直筆不阿朝登玉署夕下鑾坡  
迎復之疏耿耿不磨侍講經席啟沃良多天顏是喜獲  
寵不那尋拜祭酒宗主斯文儀度可法德義斯陳勸勤  
懲怠去瀆還淳無墜不舉無舊不新處置正大有光儒  
紳識之者以為器堪鼎鼐才中絲綸所以有閣老之議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八

春官之陞惇庸典禮惟寅惟清四裔修貢百神享誠由  
此而往何任不勝夫何中道白璧青蠅人皆惜之公獨  
不鳴歸田不久疾病是嬰斯文不幸夢奠兩楹清夢不  
返冤闕幽扃惟恕與公交契最深雖嘗契濶屢辱教音  
藏之笥篋若玉若金時復展玩不捨規箴忽聞哀訃涕  
沾我襟今也趨朝便道一臨致奠生芻聊表寸忱靈其  
不昧來格歆歆

同前

周 軫

嗚呼先生學博而正才麗而宏豪氣薄雲霄而上下勁  
節與恒岱而崢嶸方其早登甲科也銳志功業聰明強  
記人固稱其爲出羣之才而亦自負乎非常之器及其  
歷官翰林也養之厚而用之裕得之深而發之長校士  
三科有以拔英才於寒俊迎鑾一策足以定衆論於倉  
皇旣而一爲國子則欲追軌轍於前修爲儀刑於後進  
條約嚴明雖赫赫之權弗徇也至爲禮部則欲脩禮樂  
以和神人佐天子以和邦國典章修舉蓋秩秩之儀無

忒也謂宜入叅樞軸燮理元和作大旱之霖雨起斯世  
之沉疴夫何鼠牙致訟速貞女於城旦蕙苾生疑棄老  
將於中途嗚呼先生去官纔四十五不知者謂先生之  
屈何伸其知者謂先生之德必復豈其再期不食偶契  
乎巫者之言八月有凶亦合乎大筮之卜豈先生厭世  
之溷濁抑天敝先生之酷耶嗚呼浮雲散兮何累乎太  
虛青蠅去兮何疵乎瑾瑜惟我門下小子不得伏棺而  
哭臨穴而葬此其所以飲恨而歛歔也嗚呼先生之靈

果在天耶意必爲雨露爲星辰抑在地耶意必爲鳴鳳  
爲祥麟彼蒼茫茫吾將焉往而咨詢徒緘哀千里於以  
寫輿情之真嗚呼哀哉尙饗

儒學明倫堂上梁文

張 鼎

伏以建學育才壽萬載斯文之命脉尊賢養老宏百王  
治世之規模祖宗之垂範惟隆皇上之紹述尤謹敷文  
運於八埏混車書於一統人才輩出彝倫攸叙惟茲襄  
陵蕞爾小邑廟學咸脩明倫一堂歲月侵尋梁棟將撓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十

風雨震凌垣墉半落傳道解惑無以豁師生之心目講  
禮讀法有以失耆宿之觀瞻馬融之絳帳焉施子厚之  
臯比何寓予以菲才濫竽提調雖無安定之責竊有文  
翁之志謀諸寮案重爲作新命匠集材不責效於欲速  
輦石陶瓦惟求備於小成開玲瓏之八窓起巍峩之數  
仞椽桷疊出簷楹層見恢乎氣象高明偉矣規模廣大  
謹涓吉旦爰舉修梁用陳工頌之言庸代梓人之詠  
梁之東華勳授受有遺宮道統一言傳萬世於今百

姓尚歸中

梁之西禹門萬丈與天齊浪煖魚龍應變化溥施霖  
雨潤羣黎

梁之南一灣泮水碧於藍采罷芹兮無箇事好將義  
理細研覃

梁之北聖主龍飛御宸極求賢詔下選場開吐出珠  
璣賦五色

梁之上徹夜銀河光蕩漾五星燦爛聚奎躔瑞我斯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十一

文萬年象

梁之下諸生樂育菁莪化朝經暮史苦修爲文章自  
有連城價

伏願上梁之後斯文增重泮水生輝禮義廉恥之行化  
孝弟忠信之俗作三鱣繼下雙鳳齊飛吾道與日月並  
運柱石與天地同長

碑

創修廟學碑記

金  
孔天監

泰和改元之夏襄陵衆吾道踵門而來告曰敝邑爲平陽之劇戶踰二萬舊有廟學在縣西北隅不啻三數里非春秋二丁士子未嘗一往也旣僻且遠子然僅存者一殿而已當其釋奠先聖少有風雨則無所庇蔭殆將廢禮且地近臨汾故前後縣官有心於作新者以其功大役衆往往中道而畫或復視爲餘末若行路之人無

分毫顧藉意如是則雖名有廟學與無無異何怪乎俗流失民鄙陋競貨利而尚爭訟薄禮義而捐廉恥耶間有讀書務學者咸指以爲好嗜不急爭相嗤點也學校之不崇其弊乃至於此大定初湯公儒林來丞是邑奮然思矯其失於是易遠以近改卜樹表隅城之東南爰得美地甫遷門堂尋復移令他去寥寥四十餘年莫終其事繼之堂且焚燬廟亦滋敝其爲病可勝言哉天幸承安三年丹陽趙公以廉陞此縣宰視事之三日禮謁

舊廟既拜而出蹙然不寧若罔承獲顧視諸生嘆曰子  
衿挑撻詩人刺之學舍葛牧史氏貶之學校者教化之  
原以是廟觀是邑其風化槩可知已吾徒讀聖人之書  
行聖人之道豈忍坐視其敝而不爲興起之慨然獨斷  
以新廟爲己任適會兩督役事不遑寧處往復者二碁  
今年正月始還職任嗚呼善事之成蓋亦有數詎不信  
然公首出俸錢二萬米十斛唱之於前諸生各輸所有  
和之於後暨邑商販者不待勸督亦自願助所費建始

落成不踰閱月輪焉奐焉殿廡爲之一新邑人始知教  
化之有本學宮之不可緩也屬境豪戶秀民感道懷和  
皆歡喜捨施惟恐其後兩廡屹然不日而起然後祀有  
廟士有歸其餘莫不稱是回視向之舊所十百不相侔  
也故邑里之士民以逮胥史不謀而同僉曰今廟學成  
于難能无望之中而斯民化于覲德易誘之後豈可使  
趙公之勤无所紀述以傳信後人且謂僕鄉人業儒之  
先在仕者請記其事僕以謂古者鄉遂有庠序之教國

家有塾學之制爲之師以諭其道爲之保以詔其業淫  
言詖行詭怪之術曾不得少容于其間其瓌才懿德皆  
若素定性成不假驅率閱習而後能此所以不嚴而治  
也至其陵替之久則四方之學一廢而爲廟止爲奠祀  
孔子之所耳不聞絃誦之聲目不覩飲射之儀則風化  
何由而興哉今公爲政知所先後寬於御衆勇於立義  
百許歲之舊弊不勞而舉沛然更新視聽不但以克祭  
獻俾方領矩步者委蛇乎其中騰文價而取臚仕源源

而不絕向之薄俗一變而純粹皆有士君子之行實由  
此其始也顧不偉哉在周則魯侯申甫能修泮宮詩有  
其歌在漢則蜀守文翁特興儒學史有其傳趙公之治  
蓋取諸此歟僕雖不敏親覩善事其於是記也烏得以  
固陋辭泰和九年重午日建

重修廟學碑

元

麻

革

胎溪  
先生

平陽近郊之邑曰襄陵其浸曰平水自姑山而下灌注  
其邑官府邸第民廛佛廬清渠翠沼橫貫交映嘉花秀

木粉紅駭綠藥欄蔬畦綺錯棊布甚不陋爲邑天朝開  
國裂土以建同姓震宮得河東道仍割州之吉邑之襄  
陵潞城畀嗣王治襄陵選年耆德茂者八何赤公統其  
事且命天成李侯貳之八何赤譯言爲人師者二公到  
官踰年政成事定民有籍戶有版田無瘠耕公無負租  
一境廓然鬱爲樂郊會甲寅春釋奠先聖李侯蹙然不  
寧罔克祇承薦裸興俯若顛若殞先是廟學在治城西  
北隅三數里始實岱宗廟地至大定初湯公儒林丞是

邑改卜城之東南爰得美地水繚之有泮宮之制焉甫  
遷尋移令去不果卒業至承安間丹陽趙公來蒞以身  
任事累年而後有成卒之泰和靳公增修始克完具金  
季之兵幸不爲所焚蕩至李侯積歲月久上雨旁風無  
所蔽障神棲不安廊廡幾壞侯顧瞻嗟咨嘆曰爲政此  
其可後耶慨然送已錢絺百端因白長帥公可其請仍  
率邑之諸生問役於衆度材於汾川問工於公輸斲輪  
命尉張君仲顯督視侯時時一過問省於是衢路之湍

淳土遏者決瓦木之腐壞者徹門宇之傾圮者設赤白  
之湯漚者潔輪焉奐焉爲之一新講肄之堂邊豆之位  
無不有其秩序行路見之祇益羨慕噫李侯之政可謂  
知所先後夫刺史縣令風化之首然興化者必由乎學  
校之興將見長材秀民明師鉅儒往往來集韋編絃歌  
之聲聞於閭里使人人知學嚮化革暴爲仁易頑爲馴  
陶成美俗當自興學始革適至平陽邑士柴君祐之趙  
君子榮張君用之仲明數友來謁文固不可以不記

重建夫子廟碑

續執中

夫子之道與時隆污夫子之祀則無時而旣道關天運  
之通塞王政之盛衰拙伸著熄未易而言而禮之報祀  
在人心者昭融顯暢非俟外誘如令典所載春秋之奠  
無問海內外有民有社者率敬以承事雖亘有千萬世  
不敢有少懈焉襄陵縣夫子廟在城之巽隅面勢弘廓  
墉宇輝映制侔大郡大德七年秋值坤震壞折柱圮棟  
裂層塌疊壓葬爲榛區丁祭朔告假位縣廨十年春達

魯花赤脫見察尹柳君豐覩廟貌廢墜亶相語曰政不  
此先顧善奚自立無難功浩費鉅而後興乃四集鄉民  
以謀以令涓基具材財出於衆力輸於壯梓斲陶埏冶  
鎔朽壤人人自效咸樂而趨助暨簿賈德仁尉張彥榮  
慮協志從規其中視大邦之居建禮殿五楹講堂環廡  
門厨學舍爲屋揜百餘間數不踰舊而壯麗有加像圖  
煒煥內邃外敞周阿整削截然一新四方廟學祀先聖  
於邑者未有若此之盛也續將誌諸石佐史張翮來速

辭惟學校政化之原秦漢而上爲之教者家有塾黨有  
庠術有序國有學師傳徒授穎俊造其中明六德六行  
六藝之習以推其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家之實而收致  
知格物之功然不可不知其所自故卽學釋菜於先聖  
先師此則有學而無廟暨隋唐五季而下天下州縣學  
廢而釋奠之禮得不廢學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  
其祭則必脩俎豆籩簋罇爵之器粢盛牲牷菹蓀之品  
笙磬鼓鐘之音滌酌拜告之容而士民得以識先王之

禮器與夫仰獻俯灌之節揖遜升降之數循循然以發其良心以求其善端以歸其講誦者此則有廟而無學也國朝屢以崇奉廟祀宣明教化作養人材詔天下而世之爲治者一切從事於刑名獄訟徵斂期會之間而以勸率儒學非簿書之所切責者爲不急之務不肖世家襄陵幼時猶及見先生耆宿皆道德明秀文章粹美法古而議制植志而養廉可以任卿大夫之事者所在成俗今諸君復建廟學扶樹教基新民之耳目顧士子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十八

當自奮躍磨以古人正大之學進而爲有用之才視昔而無愧者不本於茲歟

文政公德政碑

柴潛道

國朝肇造區夏凡路府州縣各設達魯花赤以揔其政猶古之聖王建邦立國太宰司典則監牧以五等諸侯監之之義也然銓諫之制必以農桑有成學校興舉賦役均平詞訟簡少常平得灑盜賊屏息六者之備爲殿最黜陟思至密矣前達魯花赤馬思忽別文公由華容

縣改滿再調是郡爵仍舊累階承務郎視事之初除姦  
剗弊剔垢疏紛凡厥便民知無不爲尋盡然嘆曰爲政  
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農事不力民或陷於凍餒位民  
上者坐視可乎仍躬詣瓏畝丁寧勸諭俾各勤廛業是  
歲普獲豐贍詎非農桑有成者歟公餘輒詣大成廟會  
集諸生講經賦詩爲鄉飲禮暨秋季擢拔材雋克鄉校  
由是文風大振弦誦不絕詎非學校興舉歟頻年嘆旱  
富商幸災蘄粟售不輕貧民率多技藝屠酤賸儉素乏

豫積苟饑荒弗違寧處間關就饒公每發承廩平直出  
之歲登廼止於是全活者衆詎非常平得法者歟凡民  
繭絲徭役每徵槩出里魁落長乘風督責星火速亟少  
不如命卽愬所司痛加捶楚民有不堪苛虐或至破家  
鬻嗣自戕蘄脫者前政畧不加憫視以爲常公至諦民  
力優劣第爲品者三列於簿帳緩急畢令預知故事不  
撓而集亦不逮於流亡逋欠詎非賦役均平者歟邑晉  
屬也山狹川阨土磽而瘠民覬科者爭訴 繁加之姦

詭鍊喉其訟佐賂鉤致僚吏陰遣躓否莫敢誰何有  
至龐睂槁項恬不知悔公訊知從容剖斷服辜感謝餘  
悉望風遁去以底犴獄空虛公扉晝掩詎非詞訟簡少  
者歟晉壤粵皆重岡復嶺瀕所謂紅蓮溝者羣盜時出  
剽劫郡邑充爛甚張遐邇蔑不震駭公乃礪兵秣馬練  
卒徒鑿隧徑跋巍涉邃寅夕司察故盜不敢犯境民亦  
帖然詎非盜賊屏息者歟公爲人生資豪邁舉措非常  
能以經濟自任每臨繁處劇英謀果斷勇於敢言無媿

阿腐熟氣及退杜門緘默一無所交雖家人亦不敢以  
私事溷公也故鉅人長者咸器重之非慮博而趣深志  
宏而識偉殆不足以與此時江南襄樊守將撫之失策  
所在積怨相煽以叛竊號屠官掠城邑燔府舍少壯者  
迫於脅從老稚斃於鋒鏑朝命重兵討之踰年未克卽  
降城守計公因坂墉鑿塹建譙樓嚴斥堠蓄銳備禦不  
虞洎諸道兵邏騎雲合輻輳恣所侵掠中外洶洶投死  
無地公卽闔城門集丁壯設弓剗刃禁戢驕橫秋毫無

犯郡人德之因謝於門公莞然曰吾爲人臣備位縱愛  
身苟免上負國家下危士庶俾忠歎不昭固弗爲也今  
旣効力之秋萬一有裨於世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誠  
不忍耄倪頓踣自相魚肉耳其德履天性又詎非公廉  
忠直者歟昔人有其一尙以爲能矧兼之者乎故耆宿  
張安道等聞公受代比歸驚相謂曰公何來之遲而去  
之速也爭攀轅挽留俾不得前因過草堂以是告余而  
文諸石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四十一

蒙溪先生墓碑

元王惲  
翰林學士

余官晉府者四年得進修之士一人曰蒙溪張君每暇  
與相往來把酒論文最可尙者君無求於人人之有得  
於君者殊充然也因自念言異時禮文興舉吾儻與當  
任君責及承乏翰林君墓草已宿乙未夏其子思敬來  
謁以墓銘爲請慰唁余爲歔歔者久之言猶在耳其忍  
以不敏辭君諱著字仲明世爲襄陵縣張相里人曾祖  
諱簡祖愿父彬皆潛德不仕讀書治田子孫相傳以爲

家法君以穎悟不待勉勵卓然自志於學戊戌歲設科  
取士君以詞賦中選旣而嘆曰士當以遠大自期雕蟲  
篆刻將何爲哉適貽溪麻先生洎前進士允齋曹先生  
來主經局君喜而不 曰而今而後吾學有所正矣遂  
刮去故習沈潛伊洛雖饑渴寒暑貧窮得失不易其初  
心所謂道之體用文之華實採涉其源流咀嚼其膏味  
積而爲文辭發而爲事業不矜不盈介然以家居教育  
諸生爲樂中統建元頤齋張公以直道清節撫宣河東

廉君才行擢主潞城簿政廉明以畏愛稱明年公去事  
齟齬不可以爲親老西歸累辟不就至元乙酉用薦授  
平陽路儒學教授於是衆論大厭士風爲一變先生年  
彌高德彌邵學益博文益奇士夫知所依嚮吏民咸有  
矜式職竟不聽其去者逾再考厥後子思敬自南陽教  
官來省聞彼中風土樂焉曰名山大川平日所願見遂  
命駕南遊以至元壬辰夏六月十三日考終寓舍享年  
六十有六初娶陶寺里大家趙氏一子思敬二女長嫁

同邑王黼次適梁龜齡繼室曲沃靳氏孫男曰士衡思  
敬以家學授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先生資明敏  
色和而氣清爲人誠厚寡欲不戚戚於貧賤與人交始  
若疏澹久之愈敬而愛人有負之終不較責而知爲雅  
德君子其成就後進爲己任故晉人以文名而達者多  
出其門竊惟百年來平陽號稱多士每歲舉子赴選大  
約數倍諸郡至有白首場屋庶幾一第餘有不暇及者  
惟君年角冠卽能知所學所從拔出習俗潛心古道踐

履外詩文雜著曰蒙溪集者六百餘篇晉絳未之有焉  
况一詞一藻典雅有法理明辭約以自得爲主是可銘  
銘曰四科稱賢曰德與藝其在聖門用不偏廢文迺道  
輿經天緯地苟遺其本剽竊何異利祿科場疇非誕誇  
聯綴補緝是足言邪蒙溪爲學其復不暇洗心程張正  
藝曹麻閉門窮經其書滿家玉佩瓊琚燦然詞華含章  
時發其助也多士之生世濟時行道時旣我乖立言明  
教生榮沒傳朝菌銘藿達人  
大觀彼此奚較大川河宗

名山華嵩地靈氣異先生所鍾一朝長游杳然飛鴻世  
皆知仁智之所樂予獨爲歸根返壑迺先生之所終凌  
倒景而不滅其元精耿耿固浩乎其所不窮適來吾時  
適去吾從先生之心與造物也從容尖山西東相里新  
宮我銘斯石如勒景鍾雖陵遷兮谷變尙知爲蒙溪先  
生之封延祐四年三月六日建

襄陵牛氏墓碑

元 李 孟 平章政事

夫士君子能顯名當世流慶後昆者未有不由祖父積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四十四

善所致而能推本求源不忘所以報者是必厚德之人  
也晉寧襄陵牛滋有子曰光祖初以才辟甘肅行省掾  
尋陞中書省掾中都留守司都事至大四年時政一新  
始以五品秩選刑部主事明年聖天子推恩例賜滋秩  
奉訓大夫霍州知州飛騎尉正平縣男後五年滋使來  
告曰滋耄矣無所爲於世昔徒以弱子備位於朝不階  
尺寸之功護被顯秩榮及衰暮報上之德其在於子孫  
追念先人昊天罔極表墓之辭惟公幸焉嗚呼非吾所

謂厚德者耶按牛氏之先世家雲中之豐州爲遼金大  
姓金之亂曾大父謙携家南徙過襄陵樂之曰吾必家  
於是客河東歲餘亂定竟徙居之謙子順順子昌皆能  
務本力善以基其業有鄉曲之譽昌字伯亨益知篤學  
制行以培其本有士大夫之目仕至監當平陽府榷債  
官三世皆葬邑之東柴里南原伯亨凡三娶曰崔氏王  
氏薛氏子三人長卽滋次日源次日淵滋孝友端愿以  
勤儉起家以裕饒能用其餘以爲德今年八十餘聰

明康彊爲鄉黨所尊亦三娶曰崔氏曰韓氏曰王氏追  
封正平縣君有子三人長卽光祖有幹局以廉慎稱今  
由工部主事爲上都留守司經歷官階奉政大夫次紹  
祖顯祖蚤世源娶衛氏子二人曰明祖耀祖淵娶晉氏  
子三人繼祖敬祖儀祖光祖初娶王氏再娶韓氏趙氏  
皆封正平縣君趙有子曰燕閭女曰素英吾觀牛氏之  
興自滋而上世有令德自滋而下世濟其美非有本有  
源者乎然大河之奔流萬折而東雖高陵峻壁莫之能

禦者源之遠也喬木百圍高摩蒼穹雖疾風迅霆莫之  
能折者本之固也矧牛氏之興昉於濫觴而肇於方寸  
者乎苟濬之培之而不已則其遠也大也庸有艾耶觀  
滋之所以請及吾之所以告者非濬之培之之方而遠  
大之歸也耶銘曰逖矣牛氏舊自雲中遂遷襄陵敦善  
力農三世而仕五世而昌父劬於家子勤於邦正平之  
封沛河洋洋正平既耄爰念祖考匪積之厚曷久以保  
維其保之曷終報之悠悠予懷曷終念之南原之阡有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四十六

松有栢彼穹者碑永世攸則延祐五年 月翰林學士  
趙孟頫書

襄陵完顏氏先塋碑

宗瀚元

太原  
教授

公諱玉世爲平陽襄陵人高祖詢曾祖琮祖智三子諱  
鎮者仕至高陵令次日翼平陽錄事翼二子長卽公也  
當金季四方俶擾公素善騎射里人以英俊推之公軀  
幹雄偉中選遂隸軍籍國步日益艱屯河朔紛拏屢立  
戰功居無何第功佩金符爲萬夫長若夫攻城掠地之

勤勞開拓守鎮之方畧故老傳聞尚可考焉公無子一  
女淑媛靜專適真定趙州定遠大將軍慶源軍節度副  
使王公公先卒夫人蹈栢舟之誓撫育諸孤咸登仕途  
夫人承父母之教婉婉聽從婦德母儀不惟宜式於一  
家抑亦流芳於海內古有貞烈亦不多讓賢矣哉夫人  
四子長曰仲用官至敦武校尉栢鄉令次曰仲義隆興  
府路管軍千戶次曰仲文趙州諸軍奧魯長官次曰忱  
幼侍儲幄能得其旨意自東宮官屬遴入清選者垂二

十餘年受嘉議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所至頌  
聲藉甚嘉議公感念太夫人平昔之訓曰吾祖宗以來  
歷仕顯宦代不乏人卜築襄陵譜牒散亡家世不知其  
幾傳矣要之繼世相承樂善尚義鄉人至今愛而不忘  
吾父萬戶公起身武弁立志非碌碌驍勇卓絕踰越等  
倫負大將之材非世草草男子比擬自分柄用與士卒  
同甘苦年當喜懼悼伯道之嘆不幸天不假年捐館有  
年矣嗚呼嗣後者誰耶醮祭者誰耶未亡人罹此凶釁

天摧地裂若不堪一朝居者吾醮趙郡王氏今年在九  
表駸駸老境無幾我思父母南望彷徨千里介絕感念  
在昔歸寧之懷得不眷眷於襄陵乎祖宗以下諸靈襯  
藁殯荒壤雖有孫息纍纍坐以編民生理狼狽吾歲年  
又日薄西山過此以往恐不克遂志念用絲綿各千兩  
爲迂祔之費卜其宅兆祖父塚壙昭穆相亞禮成安厝  
吾無憾矣吾一女人每愧無力扶持父母家汝子孫無  
忘外家當念吾不忘父母也嘉議公永惟太夫人母氏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四十八

孝養之思勉旃極之報追遠先訓瞻望母家亦未嘗  
不眷眷於襄陵也太夫人孝思母家嘉議公克承母訓  
致敬外家子孫賢孝光輝一門謹錄孝節之一二刊刻  
貞石斯可以振激風俗表外家之先塋式昭永世云大  
德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嘉議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  
訪使王忱立石

前禮部左侍郎邢君墓碑

彭

時

大學士

君諱讓字遜之姓邢其先族居平陽浮山後徙襄陵故

今爲襄陵人曾祖伯川祖敬初俱不仕考諱茂政封翰  
林檢討贈國子祭酒母郭氏贈恭人君於兄弟倫第三  
自幼穎敏好學有司選補邑庠生年十八中正統甲子  
山西鄉試卒業胃監登戊辰進士第被選爲翰林庶吉  
士明年授檢討中間丁內外艱越十五六年秩滿陞修  
撰方再期超拜國子祭酒未滿三年拜禮部左侍郎又  
二年坐事除名歸越四月以疾卒實成化辛卯八月十  
八日也君爲人負才器尙名檢識達事理意多中輕重

人或形辭色用此見重縉紳間其見忌於人亦以此爲  
檢討適先帝北狩北使請歸駕廷議未決君入疏極言  
迎復大義士論躋之爲祭酒一以古廉李先生爲法勤  
課試明勸懲其撥厯必以資序病他途進者不適用間  
以科貢士叅之曰二者相叅庶用得宜於是被抑者  
嗛之其教人必先古學有不便者亦嗛之舊例師生不  
會饌饌料折以都稅鈔鈔不時支支每後期若此者恒  
積爲公用近者鈔半折錢君循例輒用以繕廨舍市書

籍或以濟師生之貧難死葬師屬感其惠分題歌頌  
之會君遷禮部陳學士緝熙代主學政與張司業振烈  
欲稍異君所爲其錢鈔盡付典守者曰我職教化何暇  
及諸屬疑興守者侵用請叅知其數不從欲分有之  
亦不與衆不平輒發其事諸者相與日遂逮成  
獄三人者俱除名或爲君惜君曰我雖不私擅用實吾  
罪特累及二公可惜耳予時臥病家居君余別輒引  
咎自責無怨言且曰術者謂我今年當死罷官幸矣已

而竟死嗚呼豈非命哉君職文學久詩文字畫有法凡  
三出使一代祀北嶽禱雨雨輒應在南京得文獻通考  
諸書因并市書數百部置襄陵學宮後進其所在  
類此卒年四十有五配梁氏封恭人子男三震 邑  
庠生需幼女二未笄以是年十月二日葬西平  
之次君仲兄訓碣其墓致君遺言屬余銘余與君同年  
相知深旣悼其屈重哀其不幸以死故爲詳其事俾  
者有聞焉銘曰 氣銳 長志 翕張求全致 豈

之常世罹茲咎匪今自昔銘以貞之觀者是繹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三月吉日立石朝列大夫國子祭酒耿裕書

邑侯侯公去思碑

李承華 御史

東齊密坡侯公以進士尹於襄三年而政著膺明召擢司諫越二年矣襄之民思之不已也議樹祠礱石爰永厥思鄉耆王時中黃廷珪輩相率請於今侯乾峯宋公公曰可既爲之卜地建祠矣復爲之价書致辭問少泉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十一

李子李子曰密坡之治襄也其政可得聞乎且今去矣若何爲而思之也曰時中等齊民也不足以觀公之深然公之政之澤固身被而心藏之矣公之治襄也如治家其視襄之民也猶夫赤子是故刑也寬猛相濟平反衆矣賦也輕重適均規則定矣役也審編協宜民力舒矣利也思爲之興浮靡黜而財用節矣害也思爲之祛強禦抑而姦蠹消矣儲峙思積倉庾盈溢卽凶歲不饑矣學校思作正已率人士風端矣至於持廉秉忠振頹

起廢憂民之憂如痼瘵其身真父母我者也然此固三  
年之愛耳襄之東有馮溝焉潢潦之所經也夏秋雨集  
嚙廬漂禾民甚病之公乃相地鑿渠流洩旁引爰收灌  
漑之功凡近渠若干里昔爲萑澤今皆沃壤此百世之  
利也夫父母之愛子也爲之道利遠害貽之以恒產也  
今公以無窮之利利襄之民襄之民守公之產服公之  
訓爲吾子孫者將無與其恒心矣乎是故於未去也愛  
之而惟恐其去旣去也夫惡得而弗思李子聞其言矍

然起曰嗟夫密坡古之遺愛也信若言則爾民之思密  
坡密坡之見思於爾民也誠也誠則不可解矣余嘗慨  
世之爲政者違道以干之矯情以悅之將以愚斯民釣  
斯名也夫上以僞求則下以僞應欲民貌而思之且不  
可得况旣去而思乎此甘棠之詠與夫望而墮淚者要  
之誠結於心固不可解也然則茲祠也得無亦是繼乎  
衆皆再拜而謝曰時中等知思夫公也而不知所以思  
繼自今襄之民子子孫孫覩公之容思公之澤守公之

祠將不異於南國峴山矣

邑侯房公去思碑

王應吉  
御史

余考漢世所稱循良事不一大要歸於平易近民使人習而安之去後歷久彌思故曰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夫慈母出門稚子牽衣隨之以號嗷者愛利存焉耳若途人相遇掉臂去之東西南北莫之憶念也此可以知人情矣邑侯房公令吾邑五年所以徵命行邑人爭建祠祠公公至性澹淡布衣蔬食居然寒士以故清節凜凜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十三

堂上如霜堂下如水歷數年如一日焉公外無鋒鏑內察秋毫左右或謀爲欺給發摘如神羣下不寒而慄然又赤心白意洞無營壘事上上信御下下信不侮鰥寡惠鮮小民求民之瘼瘵痾乃身易稱信及豚魚公殆是已邑故稱樂土牛車之賦未嘗後期公輕徭緩徵益用安靜不擾追呼之令不下近郊網蟲在戶鷄狗以寧又豁浮糧之賦數千金卒遺萬世之利邑最苦徭差公兩編踐更差次上下悉當物力人各自得折獄片言立斷

雅不欲深文鍛鍊有罪蒲鞭示折辱而已遠近嚮慕卽  
傍郡縣咸願質成待士有恩諸縫掖執經問字公盡受  
弟子之籍其稍跣跣者公引繩墨切責無所貸鄉之縉  
紳公爲式廬折節先是一二奸人含沙肆毒官爲左袒  
小人望風狂吠幾令人人自危公廉問得實一大創之  
又曲爲勸諭澆風以息蓋養以和平持以靜重愛民如  
子衛護之如傷其小有便於民朝令夕行髮膚不愛小  
不便於民揅焚拯溺必疾去其痛而後已五年之內含

甘飲醕愷悌則朱邑之於桐鄉也寬和則黃霸之於潁  
川也惇大則曹相國之清靜寧一也真實則司馬君實  
之婦人女子信其不欺也清絕則趙閱道之一琴一鶴  
無事不可告天知也自公下車頽白之老未嘗至市井  
知有官府竹馬小兒嬉遊歌頌無間言公之覆露吾民  
也大矣去之日父老涕泣遮留會公以病偃僧舍士民  
問醫求藥衣帶不解索神而禱祀之無虛日數月霍然  
病已始行盡舉手加額曰是天以公賜吾儕小人使不

卽去以盡吾惓惓也公之使人戀戀有如此者遺愛在人畏壘之民雖萬世子孫欲無思得乎是役也邑人各爲肖像捧土力作惟恐不先成是其在城東汾上者余受廛地里人徵言爲記不敢以不文辭爲述公之概若此公諱壯麗字威甫別號素中登萬曆乙未進士今任湖廣道監察御史涿郡安州人

邑侯楊公去思碑

邑人

李

瑾

兵部侍郎

楊公去襄陵之三年余以戇直忤時假差還里見鄉之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十五

黃童白叟青衿士無不向余問公起居者諄諄若赤子之戀慈乳然已而余過臬臺行司右見一新建垣宇巍然問之則公生祠也坐坎向離門堂各三楹堂上公道範儼然童叟青衿歲時拜舞階下庶幾親炙公也者蓋先是壬子冬公以入覲行時公政成奏最逾年矣士民皇皇慮不獲再借寇已而覲事竣公果以卓異留被弓旌尋應寅清之選士民間之且欣且戚謂公躋槐有階吾儕攀轅無從也啣感深思無可寄聊寄於此余故編

民沐公澤等而辱知更深登堂瞻禮有同情焉一日學  
博平定竇君率諸弟子員楊生桐劉生宦等過余曰楊  
公祠百姓翕然建之久矣匪勒石何以志不朽願李子  
一言并以士民建祠之譜示蓋竇君久於襄悉襄民情  
非獨以曩侍公宇下德公私也李子遂受命曰得民如  
楊公雖懷棠何以加焉襄土狹而民瘠西北城墉外卽  
臨汾界東南高阜歲與旱魃爲仇讐閭閻之間有益藏  
者幾而賦又極重民不堪命復以平水一脉灌溉臨田

之餘逼襄城而入由栢臺公署而出東南灌民田僅數  
里許田塍各植楊柳望之清翠因目爲名區部使監司  
多駐節焉供應繁騷民愈苦之公固天府斗山稱公輔  
器筮宰聞喜踰年賢聲蔚起庚戌會襄陵令缺襄與桐  
同府屬而較大天官氏遂移公疏上制曰可更治民以  
考功其漢帝所爲試蕭傳意哉一時桐人挽鄧之慇襄  
民借寇之急往來於途不絕公下車廉知我民困一切  
與節省而先自身倡之冰蘖獨甘絲毫無所染其事分

藩使及行部至者僅取成禮而已曰欲奉上客歡而勝民以從客弗能也力役之徵誠不能緩倘令強有力者幸免而貧者坐困寧不重其累乎長民之職謂何辛亥當編審公預頒審格令民自報興乏而手裁之陞擦悉當踰旬卽完公明神速闔邑感且服焉榷稅在正賦外橫征也當年虞擾民設畫一法派之三關兩鎮襄固不通商賈而關之北鎮之京安市更蕭索如額以應甚艱公憫之勢弗克豁條上以灘地租補偏苦者始安肆矣

歲不年冬月多餓夫公設廠煮糜飼之復開局施藥餌以醫病疫者全活甚多督課無酷刑而鮮逋剔奸無飢法而舉安徽收厲羨耗之禁而益常在下贖緩絕囊橐之入而質成且衆地方利病靡不洞如觀火而批大郤導大窾恢恢乎遊亦有餘暇日與諸文學講談經藝評隲課業胥折衷於累黍之度以故諸士彬彬向化若郭若曹諸孝廉皆其所陶鑄而鼓鬯種種善政見於譜內不可更僕數而其最著最不可及者無如臨襄爭水一

事平水肇自晉末源出姑射仙麓流分南北澆灌民田  
總之以四十分爲率而中分之北盡臨汾之利而南則  
臨地二十五里外始入襄陵界極南不越十里故此一  
水利可以南北分論不可以兩縣截然論卽小民偶起  
爭端一查自來渠條碑記可剖無容畸重也胡爲乎彼  
欲攘之而此不甘彼巧誣之而此不知遂至以利民者  
阱民哉公見獨早持獨力初不與同激繼不難辯寃甚  
之身名弗惜以爲我民案移俱在迄今誦之猶令人泣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十八

下卒至水口經正是非亦明襄民不至獨稿者則今大  
夫三原馬公之苦心克濟也而舊令尹履險爲民實前  
茅焉大都公高明而端慤慈祥而執持名位事業皆不  
可量其尸祝當在天下亦詎止一邑此之儼然者第可  
以肖公貌巍然者第聊以寄吾民之思云爾公名作楫  
字夢符丁未進士蜀之蓬溪人

邑侯馬公去思碑

邑人

沈光祚

順天  
府尹

襄陵邑郡西南其郊遂岷北道晉橋東道橫汾南道類

池以入而受事於縣會趾錯目交於是焉在而皆有馬  
公生祠焉父老曰是三祠也以示同夫望郭門而思澤  
宮而思者匪是莫展也且公有遺績焉其爲甘棠乎旣  
而告曰學前祠近而宏民所崇仰詞屬先生雖然予方  
在告請虛牲石待焉於是公去襄旣三禩矣蓋襄孱邑  
也俗綿薄民緩散不屬治之如運痺手足心至而形不  
隨與圖其敝如瘵人不受砭其輕可動而難附其弱似  
可使而無躍焉趨赴之情故上下幾賓旅焉而求所謂

父母尊親者未有也公朗中而霽外宏摹而密理廉不  
劇明不苛自田賦浮詭盜賊主名根挈穴穿陰鬼莫形  
織至鄉曲一夫之儻竈婦里兒唇稽目爭者靡不燭校  
兩造紛沓眸覽耳聽口訖意論手成爰書燦然成文條  
爾空庭如風盪雲爰至外邑來質厥成者靡不滿意挹  
氣而去它無具論請撫其鉅者邑頗號才藪而乏正印  
公創修道書院餼多士於中繙經課菽示以司南起尊  
經閣於學左購藏羣書洎關中手著恣其博洽且矚學

宮鉉武低陷從形家言傑構奎樓脩極差我繕殿庶敬  
一亭煥然一新更豎坊左右又剏楔樾表諸貢舉於通  
衢晉橋爲暴漲所圯公鳩飭重建上爲復閣坊祠眎舊  
赫焉沿河兩岸甃以石堤迤邐城東周匝數里以障洪  
濤囹圄湫隘要囚有淖軼之虞公易土以磚環砌園廡  
高敞倍昔諸署供帳備置什器勒之冊籍專役司之毫  
不擾之民間諸如此役其費不貲悉出俸金兼斥贖鍰  
他如徵募物力平直給傭一準民間邑錢谷收解畸累

富室公順里編取人獲息肩其飼馬斗級諸役亦如之  
且上其法於臺司各屬著爲絜令編審徭賦昭蘇均調  
里胥不得上下其手催科立限聽民自輸未嘗令輿吏  
持片檄及里門至於出納較兌平衡罷去羨鏹糾訾乾  
沒諸弊尤屬苦心歲旱精禋步禱請賑當路爲粥廠哺  
饑飛蝗蔽天修禳自責遺蝻頓絕他如勸農桑重師儒  
崇祠祀旌節孝清衙蠹戢豪右大都實意而佐以良法  
持大體而不務爲瑣屑襟懷爽豁洞示肝胆令人曉然

知其意之所嚮而趨之痿肢爲趨破棟爲華痍調敝維  
百廢具興至收緩散不屬之人情俾之踴躍歌舞一旦  
知公之可尊可親而衷不容自己其詩所謂父母孔邇  
者與昔何武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公蒞邑六載  
被薦剡者十餘次聲華已自赫然已瀕行之日將歷年  
錢谷刑名與所增修新政刊布成帙名曰自知錄與士  
夫父老共覩記之且冀代瓜者相承毋替以故邑人士  
度汾板卧環泣車前水爲之沸而公亦潜然不忍捨祖

送者絡繹於道閱三日不絕其越霍趙而送者復幾百  
人凡此皆前所未聞也豐碑巨碣在在頌德而猶思之  
於旣去且遠之後公何以得此於民哉聞公幼從亦齋  
溫先生遊刮目品題每以谿田後身許可其學問得力  
處尤在正之一字居衡謂執中之譚易爲模稜者詭託  
不若以正是持庶幾確有把握耳謔亦齋文章政事爲  
當世名臣迄今人景慕之公師模先正而又自標心得  
獨扼關要無惑乎德化醕醲沁徹人髓臆戀騰結尸祝

貞珉之不忘也亦其淵源者正也祠建學左爲正堂兩  
廂儀門各三楹碑樹祠中公諱逢臯號雲麓陝西三原  
人萬曆癸丑進士

邑侯薛公去思碑

邑人

翟師雍

左布政

今上聖明御宇勵精圖治功令視昔加嚴故郡邑諸長  
吏爭相濯礪類多循良我邑侯薛公尤稱卓異公以妙  
齡聯捷禮闈筮仕吾襄襄寔彈丸有富名無富寔差役  
繁重閭里騷然兼以饑饉頻仍民嗷嗷如在湯火中公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十二

至則仰屋竊嘆 惜其隱亟欲出吾民於湯火而衽席  
之省刑薄賦剔蠹鋤奸無一念一事不爲災黎計興革  
不朞月而百度維新一邑改觀矣無何而流孽紛披荼  
毒晉境焚抹甚慘公日夜焦勞預爲綢繆募兵練卒崇  
墉濬池嚴斥堠塞要害夜宿城樓風霜不避繼而寇薄  
近郊卽躬率義兵奮勇當先寇亦憚公威武望風竄去  
故鄰境胥遭覆巢之患吾襄獨獲覆盂之安且援兵紛  
至而芻餉供應咄嗟立辦卽中涓橫索胥以大義裁之

不阿徇亦不賈怨乃若輸鉛不擾於市養馬不累於民  
建浮橋挑新渠訓農造土置器繕甲率皆獨力經營尤  
爲不忍人之苦心至於一切不經之費無藝之征悉與  
裁節卽有勢不獲已者亦必多方曲處佐以俸金以終  
其事而閭閻恬不與聞此其實心實惠無伐無施宰之  
以真誠運之以愷悌出之以渾厚精明而民陰受其福  
其異才卓品寧直近世罕覩卽古循良退三舍矣迨三  
載考績簡在帝心再逾年而入覲民借寇不得羣而擁

道遮留啼號戀戀至亭午甫詣汾濱諸士紳咸灑淚盈  
觴折柳言別公亦飲泣不忍愬然流連以至日晡始渡  
河諸父老悵望行旌如失慈母謂盈盈此水乃公之惠  
澤所流逝者如斯翻成別淚矣此固公與我輩割恩斷  
腸之地也然於此地別公卽於此地肖公之像立生祠  
而尸祝之庶時切瞻依卽時在公之懷抱中爾夫公行  
矣愚民手足易縛真心難孚公何以得此於民哉禹曰  
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蓋堯舜之心有以先入

之也繹斯言彼民之繫心於公蓋亦公之真心實政有  
深入於民心者在故將行而繫戀既去而追思祠之像  
之尸祝之不能自已也祠既成問記於司馬李公公唯  
唯旋以偶沾霜露而委之不佞不佞遂巡未敢應耽延  
良久諸父老相迫之急不佞不揣固陋因撫拾里言以  
紀其崖畧愧不文且不脩也

邑侯胡公德政碑

邑人 高

曦 寶雞  
知縣

大人君子生於世以其身先天下之憂任天下之勞必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十四

因持已有本而德業隨之持已之本有數端焉本以慈  
愛而能博施本以公誠而能服衆本以澹泊而能守志  
本以勤敏強毅而能日起而有功有此數者皆所以先  
天下任天下之具也惟我靖翁胡公道足兼之公脩經  
綸天下之大畧而遊於彈丸姑射之墟晏然坐治固  
無難者而公閔閔然憂且勞之惟恐其不至也未明而  
興日昃而不暇息凡興利去弊一以勤敏強毅爲本而  
殫其慈愛於撫字教養修其澹泊於素絲退食矢其公

誠於天地神明持已有本而政咸舉焉其大理得也由是囿無冤繫庭悉稱平而獄訟鮮矣城守戒嚴村落不閉而盜賊止矣輕徭平賦與民休息而錢穀優然報最矣秀者篤於禮義朴者力於耕桑而風移俗易矣有識者卽化行百里之間而卜公憂樂天下之志知其必大有效於當時也未幾而聲騰闕下高擢諫垣議論風采侃侃大著又未幾而繡斧澄清畿甸之旁益慷慨自許毅然以天下爲己任而於襄尤惓惓焉襄之境地狹

而民貧去府僅二十餘里平陽河東一路八十里有蒙城驛河西一路九十里而至太平交有支應襄陵原非置驛之所前止有額設建雄驛幫貼其後法久滋弊要益以養馬自是供饋不繼里甲騷然是一木而再披其根也至直指按臨冠蓋駢集耕者廢時市肆失業羸老稚子皆罹鞭笞衝霜露喘息不暇困頓無聊公惻然心痛之久矣爰以愷切之詞力救之上通宸聽次及同官大害捐除速若振槁豈獨其言之善哉皆由持已有

素皎然與日月爭光故翕然傾聽如此也今全襄紳衿  
氓庶聞公之一言者如覩鳴鳳於朝陽沐公之深仁  
者若回春暄於黍谷鼓舞謳吟爭欲建祠肖像而尸祝  
焉先勒銘於石以紀盛德於不衰况曦承提携教誨者  
寔深且久望旄頭之塵而聽鏞鼓之音知異日以功烈  
著於海內福流天壤名重鼎彝者必公其人也敬爲拜  
手而誌之

邑侯李公德政碑

陳桂御史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十六

予欽承上命按歷山右日夜孜孜思丕振激揚之典以  
翊聖天子盛治而凡可寄其微權以風於有位者宜無  
不至也乃是歲夏屆河東維時守巡其地者少叅谷君  
僉憲邱君也相與察臧否劾修廢視學恤老糾刑正俗  
吏治則旣飭矣而暇日復上下先名宦思以風乎後人  
二君咸以襄令李公爲稱予曰其詳何如二君乃述  
父老之言曰李公之令襄陵也正大宅心廉平數政初  
蒞任曰爲政之道勸善懲惡而已乃置二木

門民有善惡輒書其上以此民多化惡而爲善夫幾歲  
饑公倣古法煮粥救之全活者甚衆間有不救者命掩  
其骼至秋熟乃嘆曰古謂救荒無奇策非虛語也酌各  
里人戶多寡建立社倉其里之殷實者量出粟貯倉設  
老人守之每春夏不足則分給貧難秋成仍以粟還倉  
其息給主行數年積益多民益富閭閻無饑寒怨咨者  
晉俗婚姻計財公定爲上中下之式民多便之至有爲  
歌言以誦之者時學校乏人公羣諸生而親課其業嗣

又廣學宮葺縣志拳拳以作興士類爲念故科第浸浸  
有人而襄縉紳之盛從此始矣邑南隣太平西山峪雷  
鳴之水二邑人爭灌田訟無虛日公躬爲踏視分水立  
石人人自便訟乃息鄉寧在邑之西南其山之樵採邑  
人賴之然路皆石坂難通公一聞卽命以火煨之石粉  
而道通至今往來者裕如也此皆李公卓異之政班班  
可考其他奉公守法約已利民衆人可能者不述也予  
曰誠如父老之言乎哉昔理平陽刑嘗聞而識之據今

殆溢所聞矣夫旌善別惡可以觀義救荒掩骼可以觀  
仁嫁娶有式可以觀禮修學課士可以觀教分水通道  
可以觀政脩此數美令之職盡矣出於心而流於政敷  
於政而洽於民漸涵洋溢淪浹一方宜父老之稱其德  
者至今不衰也不然不可强者民也不可幸者譽也政  
之不德議之者有矣况稱之乎德之弗至當時稱之難  
矣况後世乎李公之令襄誠卓然矣水東閔先生作正  
祀考首李公其稱情哉然前之賢後之楷使今之令皆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十八

若此則吏皆良吏民享無窮之福其有裨於國家之元  
氣可勝紀乎是不可不表之以示風也二君曰唯唯公  
諱咨字汝弼號漳南予甘陵人也以成化辛丑進士令  
襄二載繼任丹徒政聲愈懋欽入爲湖廣道御史直言  
勁氣動於朝宁巍然爲吾鄉之名賢茲方慕而效之故  
亦欲以其爲晉名宦者望有僚也豈容遺其善而弗錄  
哉遂命令備刻之石

重建刑部尚書前邑令張公生祠記

王嗣美

河東  
道

夫國家所賴以育黔黎興太平者責在守令守令之良在盡物理燭人情持廉秉公宅虛懸鑑調劑合宜夫是以百廢具舉萬物蒙休而職稱矣若操束薪急糾繩博名高而計日速化則下必有受其病者如司牧何襄爲平水屬邑厥田惟中厥賦惟上民鮮力本多逐蠅利以供賦歲一不登輒告饑而轉徙相望於道且節使由陝蜀者多假道於斯民力告匱勢弗支矣大司寇張公昔以名進士令襄有年矣不佞分臬河東常稽往牒採民

風稔公治行爲真公以慈祥愷悌爲心甫下車卽洞悉幽隱興革利病無端不舉撫善良抑強暴薄征徭息怨弗計也其善政不能殫述尤銳意飭科條以章士軌旌節孝以勵頽風時值大旱布衣蔬食禱姑射山俄而雨注四郊霑足在邑幾三載如一日襄人欣欣向風頌聲交作兩臺上公治行於朝遂擢諫議公身居諫垣而日以襄爲念向格於力弗展者悉條上其事迄今襄民安其田里而忘愁嘆皆公之賜也去之日縉紳相與揖於

庶士相與跽於庭民相與號於郊請留公也爭取其革履懸之通衢恐無以垂不朽乃肖像而祠焉其亦甘棠之遺風歟甲午秋不佞行部至襄覩祠宇頽圯不緝乃進諸父老而詢其故咸以時拙弗能舉至有泣下者遂檄李縣令擇南廓外善地鳩工飭材建正堂三楹東西耳房各三楹題其額曰仰德祠不踰月而告成夫公在襄而民親去襄而民思去日久而民益思真司牧之律令矣於是謀勒諸石一以識公治行卓越一以徵直道

在人心不容泯爾嗟乎一襄陽也論者謂杜征南之碑不如羊叔子之石堅匪石之堅繫民心是堅公得民深矣自叔子而後千餘歲有兩襄陽云公名國彥字熙載登壬戌進士直隸邯鄲人

贈大理寺卿謚忠節高公神道碑

何宗彥

大學士

高公死事之五月其子暄走都門叩余而泣曰嗟乎先大夫業不愧爲臣而暄何以子也聖天子方軫恤忠魂不以冥漠視之加秩賜祠外更勅賜所司營葬事暄奉

衣冠之樞歸窆河東非敢曰盡子情以不沒聖恩也先大夫秩京卿三品法得樹神道碑昭示永久惟先生托在同籍敢介姻家李中丞倪太史以請余謂子之先大夫名業與青史俱炳何有七尺軀何有一片石而何況余言瞠伏泣不已余乃泫然而揭之碑曰高之先出齊高之後在唐有南平郡王崇文官平陽爲平陽人後自平陽徙襄陵數傳曰俊官遵化曰瑾官杞縣曰鏗官臨清曰溱官戶部而鏗與溱俱贈如公官公溱之第六子

也自幼凝重有巨人志文章必本經濟議論必本忠孝弱冠補諸生旋以高等餼於庠萬曆甲午舉賢書乙未聯捷進士授壽光令庚子擢戶部主事再轉正郎丙午出守永平庚戌擢天津副使癸丑轉神木叅政甲寅丁嫡母邢太淑人艱服闋以原秩脩兵薊州因念生母楊太淑人拂袖歸天啓辛酉起廣寧叅政殉難其政之大者在壽光則定約束嚴吏胥汰濫供招撫流移開墾荒蕪爲東魯循良第一在戶曹則定兌期寬納戶積羨米

萬石省內府金錢數千在永平則戢稅璫高淮之暴出  
沉寃麻沽春之獄濬灤河築長堤興文學廣制額在天  
津則剪稅璫馬堂之虎翼擒畿南董時耀之巨寇在神  
木則簡精銳以制套沙計爲之遠遁在薊州則核營弁  
之功實清驛遞之冒濫若固封守完要塞詰戎兵卹窮  
戍歷四鎮皆然至於慎一介之取予禁諸屬之餉遺以  
餘糧入正額纖毫若浼清白之操終身如一日也公在  
田間適被東寧命卽拜別太淑人并與子弟訣受事之

日已當時勢潰散人驚風鶴公遂沐浴焚香謝闕以死  
公死而城池府庫兵革米粟與公俱成灰燼可勝嘆哉  
而或謂公不死廣寧而死松山是未知公之志也睢陽  
張許二公一死於前一死於後文丞相坐樓三年在今  
日當不免好事之口矣噫成事之難如此哉幸聖朝卹  
息優渥公得死所矣公至性天植孝思無間太淑人聞  
公訃慟絕仆地恍見公衣冠在側知生死魂魄相依也  
事兄如父養孀姊如母視諸姪如子待遠近親屬如一

家卽臧獲亦以子畜之故高永感公德亦以身殉此可  
以見公生平矣公同鄉大學士韓公業志其墓而余爲  
碑銘曰 魂何之歸於帝鄉魄何之藏於晉陽神何之  
共日月而耀星芒其骨雖燼其名則香吁嗟乎公真不  
亡

記

孔子燕居廟記

元  
張 昌

襄陵縣南有里曰東續其俗敦朴尚義而好禮歲農畢必延師於學俾善其子弟其子弟多俊髦至正辛丑德安王君元禮寔宰斯邑理務餘暇興學育才一以文教化民乃令里社咸建夫子廟謹愆祀事令下衆皆樂趨東續里耆師先行之卽度地定基輸材鳩工凡柱桷瓴甃鍛礪丹堊不督而集人力旣齊曾不踰月而厥功就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一

緒廟爲三楹直棖短椽朱戶疏牖不痺不侈規制合則而幽爽適宜位先聖於中顏曾思孟四子列侍左右皆弁服塑像象其生儼然肅然人知起敬旣成中書分省檢校范冕其里人也狀其事來速文文諸石昌惟夫子之道至大猶天然然亦在乎日用彝倫行事之際人皆由之而不知苟非建學立教以明之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所以親義別序信又焉知吾夫子之德耶旣知爲夫子之德則里中人皆得通祀以報其立極之

思者非瀆也宜也爾鄉人朝夕朔望從師生之列瞻仰  
聖賢如在其上得無有感於心乎感之深則思之不忘  
矣昌既喜賢尹興文之政舉又喜里耆之趨善故因檢  
校之請遂書以爲記

監邑仲威公禱雨感應記

元 陳 敬 教諭

誠敬之心發於此休祥之事著於彼者感應之理然也  
人苟致禋敬極精誠則靡往而弗通靡圖而弗獲以祈  
乎天天祐之以祈乎神神福之故曰皇天無親克敬惟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一一

親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是也至正己亥春四月旱厥  
麥惟槁厥民惟憂公乃謹齋沐奉香幣躬詣卧龍祀以  
禱之祠距縣治兩舍許在東山谷中左肱疊嶂右瞰平  
川簷楹縵迴地勢爽塏真神樓之勝所也其神熏蒿悽  
愴靈變莫測靜則韜光於一窟動則施澤於八紘凡遠  
邇縣遇旱乾有禱輒應其造化與天地同流者也公至  
祠下備禮具樂潔粢肥牲虛誠懇懇以展禮焉斯時紺  
天如掃赤日方熾祀既滌然而雲興沛然而雨作自午

達暮自暮達旦淋淋焉瀝瀝焉既優既渥既沾既足是以苗之槁者復蘇民之憂者復喜桑麻沃若黍稷畢藝觀於野則農夫忙舞聽於市則商賈歌謳轉饑饉爲豐穰變枯爲潤澤蓋不惟滌亂世之妖氛亦足以兆太平之景象矣越翌日公復偕監邑長拜住判簿張紹祖少府馮秉智幕賓李士謙郭彬同寅以謝靈貺展禮如初府委提調鄉兵官吳思誠亦預焉於是鄉之隱君子張惟禮暨耆艾祁善夫等被公恤民憫旱之惠感佩不

已僉叶礪石以紀其蹟惟禮乃蒙溪先生之孫河南江北儒學提舉寓堂先生猶子也克董厥役謁余文之余謂昔魯恭敷治化而蝗不入境劉昆革弊政而虎北渡河顏魯公理冤獄而甘澍遽降韓文公祭衡山而陰雲自開是皆以至誠之道感召如斯之應者也今監邑公導民而民服禱雨而雨作豈非誠敬之心致休祥之事者歟然其誠敬則又超軼先哲殆匪暴尪巫泛蜥蜴者所能彷彿也於是乎書至正十九年癸賓日立右

訓義門記

元張著

余所居之里西南俯溪獨東一方有門而當於山山之趾畦畛繹如也東折而北有大路分而之他里之縣府無不之也故凡旦夕出入者率由是門焉而班白耆耄閑而聚談者亦多坐於門之下門舊有屋廣四楹兵亂燼矣至元三年冬諸坐者議曰方時和歲豐官府又變而清白租調之外幸有餘力盍興斯門之廢以爲一里觀乎衆曰可於是命公輸斲輪度其所用如材瓦之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四

數智者謀之饒者財之健者力之迨明年秋落成予適在會衆命名門予名之曰訓義衆求所以訓義之說予曰古者家有塾塾門側堂也謂二十五家爲閭閭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坐於兩塾以爲左右師民恒受教焉今吾里之門雖非塾制然坐其下而談者殆亦班白耆耄飽於諳事者乎夫旣飽於諳事民凡旦夕出入者亦當訓爲子以孝爲弟以恭爲兄以愛爲友以信撫幼以慈待物以仁持家以儉而

勤居官以廉而幹又當訓以言毋涉戲毋習舐動毋挾  
黨耕毋侵畔牧毋犯稼樵毋伐良樹貧患必相救死喪  
必相助民有好鬼者則訓以有功德於民者自有祀典  
毋以諂爲也且崇汝祖宗之祀有嗜酒者則訓以酒非  
常飲物是用養老祀神無以喪軀敗家爲也有鬪爭者  
則訓以曲當謝於人直爲汝辨無以瀆有司也有婚姻  
者則訓以男娶女嫁禮也無以財論而結二姓之怨有  
游惰者則訓以不服田力稼穡其罔有黍稷以餓汝父

母妻子官有常刑有博戲者則訓以博不可習輸必竊  
於家羸必蠱於志以至不事事是爲無賴官有常刑方  
春之初雨露旣濡則訓之以趨農及秋之末場圃旣畢  
則訓之以入學茲非訓義矣乎不此之爲或傳虛云實  
質非爲是聽幼忽長恃尊凌卑翫名取笑教詞成訟是  
反得罪於衆人也安用訓爲衆皆曰然乃定門名且書  
此語以爲之記里曰相實襄陵所治也

瞻學田記

元

張思敬

提舉

治道有二曰教曰刑郡邑之學庠序之遺制也由灑掃  
應對誠意正心以至曰選士俊士進士皆自鄉而邦自  
邦而國自國而廷表裏之以忠貞薰陶之以愷悌義洽  
人心怨讟不興政稽時令陰陽不戾此天下臻於治平  
而人才育於學校也夫水之就濕草之偃風亦猶下之  
從上歟故上之人制禮作樂先節文其身身既先之猶  
梗而弗化刑而齊之也豈獲已哉且天之於物有雨露  
以始之風霜以終之乃知刑之後於教如此國朝戊戌

初父老甫襲科場之餘率子弟以事進取或負糧從師  
閱經就友當是之時英髦濟濟晉寧所隸五十餘城議  
者以襄陵爲冠江南旣平故俗漸革夙望先覺之士曰  
陵月替書帙賤於剡藤人才艱於荆玉逮我成宗武宗  
二皇帝運際守成明詔四海凡民社必立乎學學必頒  
田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教養相  
仍嘉謨永矣茲邑也有學而無田縣尉劉盜奉典謹付  
迫城之畝邇鄜之基克瞻教諭以綱維之直學以簿貯

之出納則與蒞籍而會朔望者公知之非興修釋奠不敢動也邑之令長時省視焉如是防閑之卽歸烏有豈忍於或士其服而商其腹者取之也夫教諭之級雖卑而一邑範模所在能溫之以緝熙守之以廉慎何階之不可崇輒窺纖芥之利自畫遠大之途謂人之不我知也視之者豈特十目邪幸爲長厚之所掩汝之顏得無赧乎阿媚之徒又將而證之汝亦人也何殊於編民而復其役哉縱不克捐已之財殫已之力可不以至誠荅

清福之萬一予嘗竊緇黃者流能徒手而結大緣何其志之篤歟齊之故也吾儕所禮之殿廡凡百皆仰於官而成今不過洋洋乎講誦揖讓於其內豈特二三其德又從而蠹之是天壤間罪人也何衣冠之可名教義之可隆邪予因紀田之始末爲復及此者以鄉校之故惜之於墜不知言切直也庶欲懲於後來耳後來之君子當念教諭蔡蒙創始之勞趙世舉繼完其壁郭存道來謁文以圖不朽若夫田畝之畔賈氏所惠之書具悉諸

碑陰云延祐五年仲春吉日立石

蒙溪先生祠堂記

張思敬

有功於民者祠之此古今之通典也有遺愛於民者祠之此郡邑之彛制也祠之於家廟祭之於正寢此大人庶人之祀親也而復祠之於塋側者敬之又敬之謂也我先人生於兵亂之餘才資師友經明行脩浮沉里社六十九年虛舟未嘗忤物其器識弘遠慎言寡欲威儀儼若神明號爲盛德之士闔郡莫不景仰使逢其時有

其位祠之於世固未敢量其祠之於郡邑也必矣夫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時時位俱有而無其才此識者之所深恨也思敬不天翼方反哺先人遽爾易簣旅殯南陽二十五載合葬故山非敢緩其期而日夜痛心志有所待故也及創斯塋聞者交贊曰吾鄉先賢也自鄉先生南游不返蔑有繼其軌者則其厭服人心也深矣久矣祠而表之過其門騎者將提勒側身而趨步者將舉手加額而進誦其詩佩其訓者又將崇香而

拜無位也何所設施畧陳其一二於未知者可乎先人  
不以能矜人不以時易志取與論義終老卷不去手不  
苟且撫諸弟以恩一士以齒主晉寧學言辯而學荒者  
凡述作默袖其藁求刪先人秘之更卽更否卽代其筆  
如是者歷年其人貌交心忌惟恐人之窺已也反謗訕  
之飛播百端先人待之愈敬未嘗泄一語於外國初李  
恒據山東上恐人心未輯命百執事子弟從軍爲執先  
人時主潞城簿曰吾榮一邑吾子襁褓吾弟藁鞬行伍

吾二親之意云何卽日以親老告歸晉寧世家多武弁  
以財相雄草之偃風也邑故俗輕士而高賈先人以教  
授爲業至有從游數年不酬而去前日避席今日路人  
者皆不較也誘貧而志學者作成之乃已晉土多亢水  
利之田如金畔之蚕食者罔悛先人喻其下曰吾田可  
退數尺侵者慙而止至於典雅冲融端莊謹畏克己以  
恕人非其道不行自號曰蒙溪有集十二卷刻梓又詩  
學淵源二十卷春秋隱括二卷思敬多奇未足纂承遺

緒慰安泉壤幸箕裘不易尙期後之人恢張振起以釋  
思敬之愆則思敬建祠也弗墜矣子孫其慎之哉其念  
之哉毋忽

重修卧龍祠記

元 劉 中 邑人

至正廿有四年春初敬之介蒙溪後希古謁余而言曰  
卧龍之有離宮積年矣其神之始末宮之興廢沿革則  
寓堂公文之所載既詳且悉矣自是迄今垂二十餘年  
廟貌圯毀上雨旁風神殆不安祀者缺然會赤脚僧遇

誠糾所隸之聚三曰張相曰安李曰張纂暨羣歲時致  
祭者議作新之於是輪財佐力不期而集則闕者創壞  
者修寢殿樂亭神門廊廡輪奐之功覩舊有加焉神依  
之而安人瞻之而肅其恭且敬也厥功告成願先生記  
之壽貞珉以傳不朽予固辭不獲按祭法所載山林川  
谷邱陵出氣爲雲雨者皆曰神則祀之今崇山之腹有  
谷曰卧龍是能出氣爲雲雨者也維山之谷名之以龍  
謂雲從龍矣龍之名以卧稱之謂有濟物之志於天下

矣而非終於卧也然以卧名者政謂不求見知於世人  
即求而輒應以其待時而伸是不果於卧也昔武侯之  
在南陽不求聞達於諸侯當時稱爲卧龍者以其有經  
世濟物之畧待昭烈三顧而後起卒成鼎峙之業其功  
名著於後世是果非卧也人能肅齋沐罄誠敬以叩神  
則神興雲致雨不崇朝而徧天下傾刻而養萬物猶孔  
明之應先主亦非卧而不起者也視龍之於山林川谷  
邱陵爲能靈變不測顯晦不常是尤神者也神而利物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一

屋而祀之非淫且諂也故樂爲之書

朝陽洞記

元 盧希古 國子助教

仙之止於洞天鳳之棲於梧桐固其所也之二者善藏  
其用何居吐故納新鳥申龜息嗽元和之津以爲鉛永  
致坎離昇降者道流謂之內丹用是學仙在在有之知  
火候之宜以養爐鼎鍊五石以成藥者道流謂之外丹  
用是學仙萬一有之古之所謂安期生羨門子鍾離呂  
翁之徒蓋處和守一用全其真耳目無視聽之亂天君

無思慮之勞窈窕乎冥冥乎用能往來於濁世之外而與造物者游其迹之所寄不可端倪豈屈子所謂載營塊而登霞掩浮雲而上征者耶華嶽天壇武當嵩山世所謂洞天福地而靈仙於是焉依豈徒然哉烏之靈者莫鳳若也知天下之治亂兆一代之文明止於東園以軒轅之故來有容儀以重華之故鳴岐山周之故集潁川漢之故曰覽德輝而下之云者蓋賈誼神之於以見非海內常有之物故其去則飄然騰於物外其來則必

於孤桐焉依非以桐鍾陰陽之秀不同於衆木故邪鳳乎鳳乎其真似仙乎襄陵南有聚曰故關澗北有崖高四丈許好事者穴之以爲閑居之所如石洞然未始有名梁古賓以道流主其洞名曰朝陽一日徵文於余以記之余惟卷阿之詩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蓋召康公以此嘉成王之朝有賢才也古賓名其洞之意豈欲歌詠吾元道德之盛而鳴其朝廷之得賢才邪抑抱負賢者之器寓於老氏法中而自鳴其不

幸邪洞前之庭有桐三株其一高二丈有奇枝葉甚茂鬱鬱然亭亭然若羽蓋之張其一立於階幹之直若植桶然其一倚於墻生意亦盛若植杖然夫其或者鳳將來於此乎古賓幼業醫書長攻儒術春秋至三十余味老子書曰谷神不死云者於是焉鋤其聲色之莠掃其名利之塵丹府虛淨泊然忘世遂家於烟霞可謂隱君子舉茲以旃則他日修養功成追羽人於三清是猶自階而升堂也顧不易哉是爲記至正十三年春正月之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三

吉立石

侍郎邢公遺學宮書記

明胡

謚  
提學  
僉事

禮部左侍郎邢公遜之前爲國子祭酒時以其歷官於朝所聚古今儒書若干卷重加裝褙各標以目不遠數千里輿歸遺其縣之學宮而與鄉人士共焉且手識得書之繇與勉人勤業慎藏之意於卷端謚方備官是邦提學嘗俾有司因國朝所頒諸書補葺古本殘敝而益所未備會公之舉是惠寧不深爲之慰且幸哉爰亟命

工建庋藏之具於學之別室且示所以守視出內涼暴之禁戒而縣僚與學之師徒感公之惠旣皆奮激興起猶慮無以垂永遠請謚爲記并列卷目以勒石講堂之右夫古聖賢相傳之道歷代帝王爲治之迹與夫天地間萬事萬物之理悉於書焉是寓士欲博文以約諸禮而究夫明體適用之學非有書以講教而誦習之是猶魚獵之無筌蹄將奚從而得哉雖尼父生知其學猶始於觀書而惡季路以民人社稷爲學况其下者邪故凡

有國有家者必建府庫若室若樓簡堆編積而爲世業至於黨庠術序之間抑寧無藏乎我朝列聖御製之有闕民彙天則及勅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書旣徧頒中外之學使士日肄其間以爲致用之具德意至優渥也公乃購求四方廣蓄未備自羣史子集而下頗具焉不私於家而出以幸教鄉人於無窮其用心不亦仁且厚哉斯舉也匪特以愧夫所司之厥首務而抑使凡名鄴侯家者將必聞而慕效之矣此謚

深爲之慰且幸也而士得受肄其書尚善體公之用心  
以求無負也哉雖然公非徒遺其書者也始居詞垣擢  
掌成均其善啟聖學甄陶士習之功居多今貳春官尤  
能以寅清共事而荐陟台揆可階也然則公平日所得  
於書者已足乎已及乎人以昭乎天下國家莫自今凡  
縣人之願學者其必因公所遺之書而深求焉於以蘊  
爲德行著爲文章措爲事業以趾公之美而不徒然爲  
是書肆而已則尤謚之深慰且幸而實公之志也庸因

記其事而併書以俟其卷目則列諸下方云

文廟祭器記

劉

春

翰林  
編修

祭以敬爲本然敬豈但散齋致齋而已牲羞器物有不  
具非敬也具而不式亦非敬也禮曰比時具物不可以  
不備良以此耳孔子立萬世生民之道後世王者崇德  
報功有隆無替我國家建極稽古右文益懋厥典凡天  
下都邑皆學學必有廟廟設孔子之像侑四配十哲兩  
廡歲於春秋仲月上下祀之而牲羞器物具有成式所

以崇教化正人心厚風俗行之有司尤當敬者也顧世之爲吏者於教化大務非不知重而所敬事者往往惟簿書期會之間凡要津館舍器物必致其塗飾且完若先王之典國家之制苟如故事足矣器物不備非所急也其爲不敬如此而欲望教化之隆胡可得哉西平張君良弼以成化甲辰進士知襄陵縣事廉正不阿百廢具舉先是孔子廟祭器率以陶易於敝壞不備良弼見而嘆曰器物不備不可以祭吾責將焉諉乃募富室義

助及諸罹於法當贖者共得錫若干斤命工爲籩七十有七豆如籩之數簠四十簋加簠十有二爵一百五十有四罇與洗各三燈與香鼎各一其錫之輕重各隨其器之大小而計其數則爲斤凡六百六十有奇爲器共六百有八也器成乃作四匱盛之置於明倫堂之右室又先邑人禮部侍郎刑公購文獻通考等書百餘冊遺學宮迨後進歷今二十餘年無典守者多散亡良弼因併是祭及書命諸生之在學年資深者一人掌之記其

出入置二守卒以防盜賊水火而他役不得或干每浹二歲一代當代則視器若書之數全具而後已如逸落必責備焉其規畫甚密欲以垂諸永久也既行諸生乃謀於侍郎公之子今中書舍人時望曰張公之善政所以福澤吾民者固不可殫述而亦其舉職當然非吾徒所得言者獨其致飭於祭器以敬祀聖賢且爲經久之圖不告諸後來其廢有日也况書之藏又子先大夫之意可恣然乎時望因請余記其事夫不變於俗而務所

當爲者知也方圖於始而思繼於終者忠也知以謀之忠以行之非良有司不能因爲之記俾勒於貞珉

尊經閣記

張 鼎 邑令

成化丁酉春二月予來治襄陵首謁宣聖禮廟尋視學宮進諸生於堂相與問難經學大旨旣而顧諸架閣有我朝列聖頒降御製諸書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等書暨邑人禮部左侍郎邢公遜之所遺通志畧等書總若千卷寶藏未有別室也予慨然嘆曰昔人有言有卽起

書樓無卽置書櫃在有家者且然况有百里之士者乎  
亟欲構屋第恐入官之初誠意未孚於民不能無厲已  
之謗經營之舉未遑也越二年政漸通人漸和廢墜者  
漸就理廼重修明倫堂五楹規增舊制三之二堂之左  
右建正心誠意二齋齋之左右建志道據德依仁游藝  
四號號之北建頤賢致齋二所以楹計者二十有四也  
堂之後所之中建屋三楹重簷累拱畫棟雕闌突然而  
高出者尊經閣也崇五尋廣次之入又次之經始於已

亥之冬落成於庚子之秋木採於林瓦陶于野工用於  
農隙丁役於在官者雖竹頭木屑亦皆旋次收拾不以  
欲速累心所謂勞民傷財吾知免夫謹涓日之良迎諸  
經於上顧諸生而告曰人之所以叅天地而異於萬物  
者以其具此綱常之道也是道也原於天命發明於聖  
賢載在於六經學者窮經以明道不獨修己將以治人  
也二三子朝夕登是閣披是經講習討論不昧所從俾  
身與理相安而無畔道之弊他日掇科甲躋仕途特舉

此而措之耳上焉以是道佐理元化下焉以是道康阜  
小民匪直不負我列聖頒書化民成俗之盛心侍郎公  
遺書嘉惠後學之深意而於予建閣尊經之初志亦庶  
乎可少副矣苟徒知高明壯麗爲一方之偉觀而不於  
此究心焉非予之所知也因爲文命工立石與二三子  
圖之

趙曲鎮夫子廟碑

李高邑令

趙曲鎮在縣治東南二十里居民富庶甲一邑其西僻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九

處舊有 宣聖禮殿數楹建置莫知所自歲久風雨飄  
凌頽敝殆甚中肖宣聖及四配像物色剝脫其東社學  
一區中屋三架以居鄉民之司教者東西兩房以居童  
子之習禮讀書者此前尹今平陽太守西平張先生所  
作山右當道諸老與凡公使往還者或停驂少憩余初  
赴任亦就假宿覩廟貌荒落戚戚於中卽欲脩之以六  
事未舉監督乏人且待焉至弘治己未夏四月通州判  
鎮人梁君茂謝事家居予亦政頗通人吏頗和因以托

之君素材藝而樂爲善慨然曰吾志也鎮民間之皆歡  
欣鼓舞力者效財者輸匠作者獻其能由是振頽補敝  
撤舊益新赤白具棟宇重繪其肖像又增置兩廡各三  
間諸賢位次若干先是禮殿與學通爲一門余惡其褻  
築道於學前潢池中別作門以便之規制嚴整金碧輝  
映足爲尊事之所時明年庚申春三月矣予謹率僚屬  
及梁君等釋奠其間且拔鄉童之秀者諭以厚典習禮  
讀書力學衆皆響應或疑國朝稽古右文崇儒重道天

下郡縣皆立廟學吾邑旣勞重新矣此鎮似不必有此  
也余曰 宣聖立生民之道而於萬世爲王則雖家立  
一廟人肖一像亦不爲過况一鎮二里之民乎疑者唯  
唯而退予因仰張公建學之茂蹟重梁君監督之功成  
而予實切與焉者遂次第其事而文諸石以告後之君  
子

清簡堂記

薛

驥

邑令

堂以清簡名非所以崇飾也將以示勸也勸之而能行

名堂之義著矣予自成化丙戌秋改任於茲視篆之初  
始至官廨左右導引以從升其階見其所謂清簡堂因  
諗於衆曰至哉前人之扁斯堂也非取義於堂也實爲  
居官者勗也觀其八窓淨虛四壁皎白丹雘卉藻之不  
施柱礎瓴甃之相次此則堂之所以得名者然也以是  
而移於官理矧有出於斯名之外哉蓋清則不污之稱  
簡則不煩之謂非清無以存諸心非簡無以措諸事推  
是而行無施不可豈止居一官守一職而已哉不然眩  
名失實之譏庸有旣乎予旣重其名因用次其說以識  
於壁俾凡同志者咸知所自勉云

退思軒記

薛驥

成化二年歲丙戌予由前監察御史來知襄陵縣事視  
篆畢周歷官舍嚴範出入後得廨宇三間去前堂纔咫  
尺高明敞豁結構工緻檜竹交映於其前泉流汨汨走  
其下於時景與日融情與理會欲於公事之暇退處其  
中講禮讀法以資見聞所未及以荅聖天子用賢圖治

之深意然未得其題號用爲自警間求得退思軒三字  
扁置於中此亦成前人之舊觀在後人所不廢者也復  
自解曰士之居官臨政百事叢生豈能一一皆理退而  
固不能無思思而得中乃其理也若夫處遠忘君溺近  
忘親此庸人之所同在仕與宦未必能無者誠能以是  
二者而致其思則君者豈可不致吾身以爲報乎親者  
豈可不竭吾力以盡事乎是皆思之大者其於容心究  
物者皆在所當畧也後之繼有斯責者盍亦致予之思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二

焉是爲記

新修城隍廟記

邢霖  
邑人

襄陵縣城隍廟在縣治西南一里許不知建自何時門  
前斷碑磨滅莫可考究神有塑像邑之民凡有災厲必  
禱焉事有猶疑必禱焉無不響應舊宇惟正殿并兩廊  
儀門二門而已且歲久而圯成化丙午歲河南西平張  
侯良弼由進士來知縣事廉而有威凡所施設一以惠  
民爲主越明年無廢不舉無利不興視茲廟之圯也乃

經之營之既新其舊而於正殿之前仍增治獻殿三間殿之左右耳房各三間儀門外樂樓五間皆重簷累拱繪以五彩輝煌逼人又於二門外再治兩搭并厦舍共四十七間且曰茲屋之作吾將有待也未踰年而告成凡構材鳩工百費皆募得於邑民之樂施者初未嘗強之以勢一日侯乃榜於衆曰吾邑僻在太行脈山之麓汾水之陽舟車所不通商賈所不至凡百民用莫能相資每年四月二十一日盍於此廟立會俾民交易以通

有無會五日乃止率以爲常而前再治諸舍宜爲居貨之所於是遠近聞者及期各携所有翕然以來會之日豐修神祀市有禁令貨不徵稅其視解州曲沃諸郡邑之會規度蓋有不侔者既畢事各相稱便維時則弘治五年也未幾侯去任相繼爲縣者再更代而得今虞城李侯自卑又能益修其政大補前人所未備五年之間其所興舉成就凡有裨於俗而利於民者不可勝舉民甚德之蓋二侯者其心同故其惠民之政同而民之感

之也亦同辛酉冬原督工老人劉剛賈興輩若干人乃用李侯之命發書於余請識以昭永久余惟天下之善爲民牧者莫不有及民之惠惠而不見其費惠斯溥矣初張侯之圖新是廟也不費於公不勞乎民而且推之於政俾民均沾各得其所之利語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其惠不甚溥也哉吾李侯者則又能以張之心爲心益修其事相繼善守之而不廢使後之爲政者亦能以吾李侯之心爲心相繼善守之庶斯圖之不朽也弘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四

治壬戌六月望日記

重修關王廟記

王用中 庠生

天地間惟忠義足以感人心也著勲業於一時顯威靈於萬古蜚聲遺烈亘乎宇宙豈非忠義之氣充塞不磨而人心仰慕自不容已者乎夫事君致身之謂忠擇主輔正之謂義故忠而識闇不能擇有道之主當代無以顯其勲勇而寡義不能堅事君之節後世無以成其名求其見明守確終始弗渝忠而識遠勇而篤義事明君

抗大節磊磊落落屹然而挺於百世之上翼乎而感人於百世之下者惟王其偉歟自昔卯金不競羣雄竊據挾天子以令天下者莫強於操席父兄餘烈以保有江東者莫盛於權故當時志功名者孰不以勢之強弱事之成敗而爲身之去就哉是雖智如攸彘勇如瑜肅咸蹈一轍知擇主而事者誰歟王也明順逆伸信義委身昭烈興復炎祚顛沛不能挫其節流離無以二其志周旋左右確乎不拔自非忠義慷慨有激於衷者能如是

平方其刺顏良於萬衆也曹操壯其爲人表封壽亭侯公弗許竟辭歸蜀左右欲追曹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戒勿追夫以操之雄猜陰伎天下名士若孔文舉楊得祖輩俱不獲免乃獨不敢加無禮於王者豈非大節有以服其心而折其氣耶夫富貴爵祿人之欲也顧視萬鍾猶一芥之輕等千乘於匹夫之賤者豈有他哉要惟忠盡而義勝故不爲人之所奪如此也嗚呼三代而下孰有審去就之機明君臣之分忠義凜凜著當

時感後世生而威震華夏沒而廟祀寰宇如王者哉廣智坊城隅乾位古有神祠歲久圯頽且廟制卑隘弗稱崇祀本縣高郡幕鎗孺人趙氏好義敬神欲作而新之命其二子太學生溱洧施財傭工以賁飾焉卑者增高隅者恢豁又粧新神象金碧炫耀至是儼然而爲一郡之偉觀矣惟時邑令趙古峯覩廟貌之巍峩荅靈貺而欽仰故朔望拜謁祠下所以崇祀典而因嘉高氏母子之好義也督工里人盧希孔趙時和趙士達輩觀厥功

之速成若神使之然矣而於高氏輕施之懿不可不爲之記也乃祈余文余故謂皆王忠義之所感也因書此以昭王之精靈不昧抑亦示夫後之敬神好義者

新修譙樓記

李 高

譙樓在縣治東賓陽門上建於元至元癸巳迄今二百餘載弘治丁巳歲夏六月予來知縣事仰觀其勢已頽可改作矣然視篆初百責攸萃若教若養紛來沓至事非一端而其養之所未周教之所未化者又層出疊見

苟一有不理則吾職隳矣遂不自度量蚤作夜思竭心  
罄力至忘寢食期欲事妥民安而後已然以襪線之才  
黽勉數載而竟無全功不勝汗顏尙暇及此乎客歲辛  
酉夏秋淫雨連月輒及崇明之在南鎮朔之在北者樓  
與門甃皆傾裂城池櫓堞亦多頽缺湮塞工役不容於  
不興矣又以民方值荒駸駸然有轉徙之勢未忍驅以  
爲之第念大同榆林邊寇犯順雖勤王師尙未盡平襄  
陵實三晉之要衝師寇所必由而予當恃此以固守焉

者尤不可不預爲之備也用是權宜修鑿頽者起之缺  
者補之湮塞者疏濬之因鞠魚鮮而又備其所未備飾  
其所當飾是年三月工乃訖徧覽間僚佐二尹元城喬  
斯馨判簿睢陽鐵彥清咸謂余曰譙樓所以警晨夜城  
池所以防寇盜二者皆國家之重務有司之職業也寅  
長於教養之暇旣次第修鑿之無替於前有益於後用  
心亦勤矣職業亦盡矣庸可不記之乎余曰諾哉爰紀  
其畧如右然標題獨曰譙樓者以工始於此而成又先

耳蓮幕大康吳君森督吏老賈仲郁郭仲達張安陰陽  
生趙聰等遂勒諸貞珉以昭來世則余之始而不暇爲  
繼而不忍爲與不可不爲之意皆因以白

李侯開廣白石坂記

劉彝 教諭

弘治己未夏六月余備教襄陵未至聞鄉賢虞城李公  
白雲英胄黃甲清名負有用之學抱經世之才牛鼎烹  
雞屈宰茲邑六事修舉德政赫然而門清水若及瞻其  
風采充雅恩義淪洽與吾徒尤滋厚憫庠之諸生力學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一二十八

弗懇而累科乏才置願受學者二十人於牧愛堂躬砥  
範嚴考較無間朝夕而冀有成效是歲秋斂旣畢年登  
時豐民休且和乃有事於白石坂按坂在縣治西南三  
十里賈朱村姑射山之巔石磴峻嶮路崎嶇百轉若羊  
腸然僅容徒步車轍馬跡罕能至者循南五里許卽豁  
都峪凡吉隰之屬赴都省趨市朝四方之人利菽粟致  
芻蕘以及官使旁午皆由此途然夾於兩山之間雷鳴  
雨驟大水汎漲每爲隔滯而此坂方峻險艱陟公圖闢

而平之令下而民心欣悅乃鑿石剡木分度受程其聚如蟻其作如雲皆曰公是舉我之利也迄庚戌春二月厥功告成廣丈有四尺遠千六百步有奇自坂下而東里餘斜口有渠曰雀水衝當中路峪水至則往來猶爲之阻公又構橋一虹因名雀水醵巨石用資堅久由是車馬畢經遐邇咸至向之隔滯者俱得其便三月旣望上舍韓璋里中彥人也白於邢生雷同至庠署謁余曰邑候李先生闢是坂構是橋有功斯土惠利良多揆厥

所自寔由仁恕發於心者然也其他善政偉績不可殫陳當道者采其卓異不三載間而旌獎者四至茲獻績迫期銓曹品屬恐留大擢生輩欲圖不朽盍爲記諸余曰昔李冰堰蜀江蘇軾築杭堤二郡之民至今利之余業春秋領鄉薦而一門之廢興猶謹書於策今公闢坡構橋可與李蘇齊德他日愛戴之深思慕之遠故老告於前記典述於後莫不指此而稱之曰公河南人丙辰進士丁巳尹襄陵厥政孔嘉厥蹟甚盛皆知感激而取

法其令德大名直與是坂而俱存也余忝同鄉得領清  
誨不敢以固陋辭因次第其言書山石以告往來者公  
名高字自卑養正其別號也

李候重修飛虹橋記

邢雷 生員

橋在縣治西南三十里義店聚南抵關陝北抵京畿四  
通八達人所必由先是巉巖壁立驚濤時至人皆病涉  
里人侯思政作於故元之丙辰其踞兩崖懸巧構支柱  
交加麻生林立且覆之以屋椽題棟宇凌空驀起儼若

虹飛其名蓋是之取爾厥後屢壞屢治越百二十年實  
正統庚申也前侯榮澤張公重葺之迄今又六十年矣  
吾侯虞城李先生自卑以弘治丙辰名進士明年丁巳  
出宰茲邑以經術飾政事以廉謹制身心且公勤剛明  
而不畏權豪未幾令行禁止政通民和己未春偕僚采  
省耕於湖波鄉過之顧其墻傾甃毀柱朽梁崩其心懼  
夫愈久愈圯而弗克任也乃戒於民俾居而近者供其  
力富而義者助其財擇官屬之朴實鄉民之質老者董

其事出納有籍役使有節不大聲色而輻輳雲集甫踰  
月傾者起毀者完朽者堅崩者隆增以繪事而炫然耀  
目摹其故扁而新之過於尋常數倍矣工始於九月之  
戊申落成於十月之庚寅負荷載馳往來絡繹行者不  
阻過者不危是知仁人君子存心不苟故其發於事者  
亦如之夫居官爲政熟無一善之可稱然或計乎暫而  
不能久徇乎淺而不能深暇乎目前而不能及乎几席  
之外先生之政匪直此橋爲然凡有益於民而久且深

遠者無不戮力爲之如開白石坂使民無險阻之虞易  
汾梁以木使民省無窮之費慮濡淹而闢故路憂民瘼  
而廣儲蓄禁返婚革偷葬旌孝表節嘉善去惡裁冗約  
侈以及防微杜漸之意罔不曲盡其良又日集諸生於  
講下授傳精旨而日校其課業雷亦厠其列不獨有文  
事之得而心術之正治體之善他日取之不盡用之不  
竭矣前豸使涿郡鄧公遷安王公神於知人皆具蹟旌  
獎今都憲東魯魏公僉憲姑蘇張公案至官署又硃礼

躬勞此善政美譽聞於人昭於時簡知於朝廷不可晦  
已行將大闡厥猷柄用當道安能久此區區之邑哉雷  
族居故關往來於此均與其惠者也鄉人張興等以橋  
成之既謀志於石以傳永久但鄙陋無術不能狀仁人  
君子之心而碩德宏才又非後生小子所能模寫者特  
備記歲月而已矣繼此者誠能以先生之心爲心而事  
其事則相逋可與天地同悠久而澤之所及豈徒斯世  
而已乎

南關廂重建郭門記

邢霖

天下郡邑至於國都俱有城郭以衛生民而郭則城之  
外關也吾邑南關廂舊有郭門歲遠而廢予爲諸生時  
聞鄉間長老言彼童幼時尙見廢址居然白石今則無  
復存矣嘉靖壬子歲廂人郭琇客維揚以書達其仲兄  
引禮舍人珊曰彼有術士能爲風水之說謂此廂北有  
真君廟巍然其勢南必復郭門居人乃昌珊於是以其  
說謀於廂之耆碩王君瑁輩咸曰茲言是也乃相與計

畫各出已資及募諸遠近之樂施者共得資若干遂鳩工市材卜日起工築土爲臺鑿臺爲門甃以石磚旣堅且美臺之上立屋三楹轉以五楹內貯金鼓及弓矢諸器蓋此廂爲南北往來通衢商賈聚於此居人稠錯不可無備卽易所謂重門擊拆以待暴客之意非矯飾也柰何工垂就而資絕諸君咸悄悄郭君雄曰勿憂也我嘗行貨京畿而河西務諸商多鄉邦慷慨之士其間常君時珍翼城人最親者也願往募焉旣至復得金若干

以歸遂卒成其事且其規模壯麗爲一邑美觀然是舉也經始於嘉靖癸未之春落成於明年甲申之秋計其時纔期月餘耳何其成功之速哉予惟天下之事每爲自圖也易爲衆圖也難然是舉也諸君蓋不以凡衆之事爲事而着已戮力身任之故其圖之之易而成功之速有如此可羨也哉旣建之後五年王君瑁輩乃狀門之始未來請記於予予旣嘉諸君之敏於從事又喜郭門旣建而一廂之人之有障也於是乎書

新建鐘鼓樓記

辛 珍 僉事

夫鐘鼓之設以明天時以紀人事以通政治是故其位維中其處維高不如是不足以樹風聲而號境內也襄陵河東名邑爲藩分駐節之所名公鉅英更代迭繼歲一至焉凡考物觀法截然脩矣獨鐘鼓之置未盡厥美鼓則設於關頭汾水之濱鐘則懸於城隅廢寺之側一城之內且有不聞識者有觀率多弗愜豈綜理之未遑耶抑亦有待而然也嘉靖戊戌秋少叅我齋朱公代至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十四

是邑越三日謁城隍見廟前築崇基庀大木羣工環作問其地曰古樂樓之址少叅吳公之所廢也問其名曰大叅王公命改民居而今從衆願復建樂樓也公曰吁汝輩建樂樓將以爲敬神不知適所以褻神也夫城隍之神豈欲夫聲樂之淫哇女妓之穢褻者耶吾觀茲地也爲城市之中茲樓也有崇高之勢適當神廟之對豈城隍之神久厭淫穢默召吾人將以爲懸鐘鼓之所邪力命改作檄丞惠本禮董其事而縣尹邢淳適到任與

主簿李孟典史線廷宗各分任其責課工授能始終不怠其耆民如盧普者皆願督其工邑民如張遠者皆願輸其財而願輸其力者則邑民之疆者也經始於十月越次年二月告成移鐘鼓並懸於上夫維其地中故聲聞四達其樓高故餘響遠播雖風雨晦冥之夕而晷不爽天時明矣出入動息之輩而趨向有方民事紀矣整忠孚號而俾民弗迷官之政令之布亦通且明矣邑之民靡不歡忻踴躍德我公也公於樓下且設一市以盡

民利已而惠丞輩偕茂才趙士奇具狀欲予記其事予惟唐虞之時治曆明時故羲和首命之及失職則征之重厥事也斯樓之建鐘鼓之設其亦重厥事矣乎斯舉也蘇原吳公闢之灤西王公謀之我齋朱公成之數君子更湏相待非神啟數君子之心與鬼神合德而有不能自己者也其在於今天時人事皦然順則而君子之政變通宜民祛俗敝而就道揭大法以示人其城隍之神之惠與抑亦數君子之惠也蘇原諱廷翰前翰林院

庶吉士灤西諱庚前兵科都給事中我齋諱孔陽前廣西道監察御史遂書以記

遊二郎溝記

班祿縣丞

河東多名山大川西連秦隴東接澤潞爲西土藩屏厥屬邑維襄陵分壤堯都西南風教先被不遠一舍藐姑射主其秀平泉揚其清崇山左拱焦石右翼且汾瀾經帶厥中誠河東奇觀也邑南十五里許溝名二郎遠望之平原沃衍惟崇墉數十堵窾入中則峯巒萃嶺澗溪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十六

幽邃栢松竹卉森葱鬱懸岩聳壑蔽日拂雲闢險而通橋路鑿崖以爲陶復亭臺廊閣委曲軒豁極土木丹堊之壯麗天造成於人能鬼功顯於有相不數百武而全勝如畫又襄陵奇觀也我東涯尙公以甲辰進士觀廷尉政出尹茲邑踰二載物阜民和底於康乂秋暇偕厥弟鄉同薦東谷子芳來遊是溝厥從之者予與縣簿王子德典史李子名儒校官白子景輝李子淦鄭子性暨太學生喬祺等庠生趙景祿等皆公門弟子冠裳昭

文旌節揚武人與物會景與情適公覽而樂焉乃命肆  
几筵羅樽俎吹鳳笙擊鼉鼓仰前躅之芳表往古之微  
洗耳何潔辟穀何智金龍池何神白犬穴何異晉鄧僕  
射胡歎厥後元張蒙溪難遂其高遂述擊壤之謠詠南  
風之詩誦明月之歌賡雲和之章旣乃梯山原坐茂樹  
序賓賢於投壺采民風於工樂又陟其巔見禾稼連阡  
耘夫布野乃徵厥長者勞以酒肉諭以大有一時童叟  
罔弗歡忭舉手加額考史志溝爲古跡世豈乏遊人至

於威儀盛燕樂嘉人心悅鮮克乃爾因洗爵再拜敷於  
公曰遊以宣樂樂以暢情樂匪節則淫於逸逸則病禮  
情弗通則滯於獨獨則戾和是故憂樂極陳於齊廷休  
助有徵於夏諺卷阿矢音車攻復古於惟茲遊可以彰  
政事之裕百度之貞棠棣之懿師師之風燕及之休育  
髦之純省方之勤撫字之誠物我之忘棫樸之化情洽  
而典禮聿昭樂節而王道攸著是謂德之盛也治之隆  
也和之至也行人弼亮言舉斯心浹於四海天地將爲

昭焉赫赫奕業光翊中興其兆斯遊乎東涯公辟席而  
揖曰顧不敏罔克迪於是敢不與諸君子夙夜懋之思  
永僉拜稽首曰唯請筆於瑱珉庸以自考公世家古邨  
名薰厥字曰德馨

重修趙曲鎮馮溝渠記

王與齡 郎中

先王之道教養爲本推教養之政以達諸民者守令之  
責也朝廷不擇守令不務教養而欲天下之治乎難矣  
三代而下漢治猶爲近古若蜀郡之興學南陽之溉田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十八

渤海之彌盜膠東之增戶可謂彰彰者也襄邑爲平陽  
近邑西距姑射東連浮山汾水界於其中姑射之陽平  
水出焉灌民田萬餘畝故汾之西歲每熟而民裕浮山  
之麓土厚水深田率高亢故汾之東歲多厲而民貧趙  
曲鎮左舊有馮溝渠畜暴水以溉田弘治中西平張侯  
始加疏鑿溉田至千餘畝民獲其利四十餘年之間歲  
久弗濬故道堙塞水至橫流利息害生嘉靖丙辰歲山  
東侯君來邑政先教養心憇撫字事無巨細裁之以義

人無奸良御之以誠期年而化行遂歷阡陌相地勢因其舊迹益加疏廣三月而渠成溉田至二千餘畝於南北通衢建橋利涉河東之民歡然如更生焉趙曲父老來乞余言以紀其實余曰此不足以盡君耳余見侯君青年遠器篤志古道爲政一本經術導民必先教化當與漢之諸循吏相後先庶幾三代之遺愛也行完才充行將顯庸擢之諫垣天下之利害必能言之置之臺閣天下之利害必能行之上不負於朝廷下不負於赤子

勒之竹帛銘之鼎彝固將有待若夫一邑之績特其小試之端耳父老曰唯不紀之無以繫吾晉民之思因書諸石侯君名廷柱字子任號密坡山東諸城人中嘉靖丙辰進士

儒學新開南門記

許

論

兵部  
尚書

我國家建學育材以弘治化襄陵爲平陽首邑學宮洪敞視他處特異顧南面阻城議者以爲蔽塞山川靈氣是以前雖人才間出後亦鮮繼然因襲既久未之有改

也近張君弘軒來令是邑期年而政平民安百廢俱舉  
姪儼承乏襄陵學訓以靈寶南開學門賢才疊出儒學  
師生以是請張君曰此吾爲令者之職也遂達之分守  
羅壁谷公公素重學作人力主其議更呈之當道諸公  
上下罔不允從夫自開國建學二百年來一旦獨有是  
舉其事顧不偉歟於是不日糾工聚材樂成其事諸生  
及邑之尙義者亦各助資而以教諭岷州張君訓導清  
苑王君董其功始於嘉靖甲子年夏四月十一日竣於

本年七月十二日城之南向闢門扁曰文明啓運其規  
制崇濶視諸城門襄陵舊惟三門今四門並峙巍然改  
觀豁然洞達矣大抵天下之事興替之機存乎天而作  
爲之功係於人是舉也不有賢牧伯何以定其議不有  
賢邑令何以成其功不有賢邑博何以終其事時運相  
因而至賢能相協而成文運人事之盛不亦有徵也乎  
夫文公興學而蜀俗見化况襄陵近堯舜之居被唐虞  
之遺化尤易感發而興起者乎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本於精一執中體於身心以達於治國平天下二公  
以其政教之良而開是門蓋以堯舜之道期後學也襄  
之士尙當心堯舜之心行堯舜之行無負於居堯舜之  
鄉則賢才類出德業日新甲科繼美後先相望入而事  
親則爲孝子出而事君則爲忠臣文章政事煥然可述  
悉由是門啓之也而唐虞之治將不復見於今日乎二  
公之功顧不大哉谷公餘姚人辛丑進士張君邯鄲人  
壬戌進士繼此而增修未完以廣其規者則邑侯武安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四十一

宋君乙丑進士故併書之

新包磚城記

張四維 大學士

襄陵舊築有土城圍凡六里許旣庳且薄不任防禦其  
增崇培厚且環而甃之以磚也則自今歲戊辰始襄陵  
在河東爲壯邑河東地險塞北有太原雲中爲之外障  
入皇朝二百年餘民不見烽警故城池甲仗所以爲禦  
侮計者率散弛不理列城盡然不獨襄陵也去歲丁卯  
邊吏不戒河東大震民四顧遑遑莫適保聚監司乃下

檄諸郡邑築濬城池督促旁午維時守令或浚財殫力  
民怨蝟興或慢令愒時文書苟且武安宋侯方視襄陵  
事顧獨爲之深遠慮曰設險禦暴卽在承平不可忘桑  
土計矧匪茹時耶迺相舊城絜其高二丈有二尺曰何  
庫也增而崇者五之一絜其厚四尺爾曰何狹也培濶  
者五之三襄澤邑也土濕易隕則爲之陶磚而環甃之  
石其址經始於仲春之吉五閱月而工完用民力月不  
過一日凡費緡錢大約八千金止耳初侯念役興費鉅

顧帑無羨蓄而又不忍箕歛於民乃屬父老子弟而胥  
諭之俾各以力自効因捐俸百金以倡於是寮佐諸屬  
各出俸有差而鄉宦士民慨然樂輸有以千金自占者  
矣侯乃擇民之質實有幹局者數人司其出納吏胥絕  
不與事完官爲考覈朮胸而已其措置詳審號令明信  
情愛懇惻民用丕作方役之興也築始於東面役人則  
聞墻內若雷鳴者三悉有蛇出土隨以裂候異之訊之  
父老爲祭姑射山龍神其異卽止及是城成襄人以爲

有神助焉余觀圖經及寰宇志載劉元海築陶唐金城  
時蛇媪之異竊謂其語怪乃今去其時千餘載矣土人  
猶能識其神而變幻亦相若得非山川融結固有靈奧  
不測者耶宋侯勤於民事幽鑒於神屹屹崇墉成功不  
日興大役而神人用和若此亦何有於外侮哉侯名之  
韓余嘉靖乙丑春闈所舉士又宦於吾土故知侯爲深  
且幸襄人之有永賴也爲述其興建始末俾後有考云

邑侯蕭公新修汾河石岸記

邑人

王應吉

御史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四十三

襄陵界在汾水之西郭以東去汾不百武每值秋水泛  
溢河岸輒衝歲爲襄患自嘉靖壬子以來則洪流旁注  
其患特甚濱河腴地悉沒爲巨津後漸侵近民居邇且  
慮及邑垣矣吏民固惴惴其間如寢積薪而厝火也語  
云城壞壓境敢不是圖今日襄陵之謂哉己卯冬邑侯  
蕭公奉命來襄甫下車則詢民疾苦目擊汾害而心憂  
焉時惟重煩民力未敢輕議及蒞政之又明年也則庶  
務咸修羣情允協乃歷陳諸當道而請彌之僉報曰可

遂涓吉相宜繕堤於汾之西崖以爲一方保障計且脩築有法董治以時慮土洳之易衝也則於潰決之處悉甃以巨石下濶五尺上濶三尺有餘其基蓋堅厚完固而不可拔矣慮高卑之難一也則因岸勢而低昂之高者至一丈五尺而卑者則鱗次不齊延袤計二百二十餘丈其形蓋連亘倚伏而莫或間矣慮水勢之迅激也則於數丈之內每出一磯頭以殺之磯凡一十有九遠而望之形若盤龍其勢蓋峻嶒峻聳相爲砥柱而莫可

搖矣壯哉麗乎斯地萬年之固也至於措財度工其費多出公帑積餘而取諸經畫者十一其力率以錢募而借於農隙者不十二三蓋彌民之害而不傷民之財用民之力而不妨民之事雖古循良惠政何以過是是役也肇於辛巳三月訖於癸未五月方其經營之始岸下多泥濘水渦爲力甚艱邑人頗難之惟侯矢志圖成不阻不撓卒用底績其宏才大略敢於任事而果於有爲也固如是哉且修岸之歲適奉詔清丈浮糧凡地之沒

於汾者悉爲申豁以免遺累此尤侯之悉心民瘼而造  
福將來者蓋與汾水同其流長矣邑之士民乃建祠勒  
石欲昭功德於有永而以祠之碑記屬余余邑人也居  
逼於汾覩汾之害最切而感侯之恩尤深雖不文忍辭  
耶是時余方承乏中州每顧黃河奔流未始不念及汾  
患蓋汾水發源靜樂經太原平陽以至襄陵由陵而南  
逶迤以入於河則河流奔湃亦有汾水佐焉河之衝決  
靡常處其地者有隱憂因河之患以思汾之患余寧一

日忘乎嘗讀史傳所稱述守令而叔敖文翁諸君最著  
蹟其政則或起芍陂或築腴口眷眷然爲民禦災捍患  
若慈母之於赤子而當時之爲君者至下璽書褒異錫  
之章服卽萬世之下亦莫不握牘榮豔焉若侯者不與  
叔敖文翁諸君子並軫齊驅矣哉侯之善政炳炳朗朗  
昭人耳目者未易殫述此特其弭患一事爾今蒞襄且  
五年行將膺內徵持國是爲寓內造無涯之福一方捍  
禦之績又胡足爲公闡揚哉聊紀其略以告來者公名

大才別號左溪山東堂邑人甲戌進士

文昌祠記

陳最邑令

余自甲申冬甫任襄陵謁廟拜諸神祠見學之右有文昌其祠西向噫建祠者必自有說余以大義觀之未見有舍震方而就兌者慨然有改剏意會公務旁午弗果既而環視學宮堂之左有隙地若干丈鞠爲蔬圃前接儒門東臨講院後有尊經閣其地若設之以待文昌者余以爲祠必此地乃可問之學博君曰可問之諸弟子

員曰可問之堪輿家僉曰可遂肇基以定祠焉越歲連荒禋司牧者如拯焚救溺之不暇而暇爲鼎勗神祠計乎延至丁亥頗屬有秋余意遂決卽一木一石夫役匠作之費亟爲設處與里下無與焉計日鳩工飭材相地不異月而工告成爲堂宇者三楹月臺前樹龍門坊以壯觀督工者曰祠成請往觀余一展拜儼然若生規制煥然庶可以標靈而紀勝迓淑而疑祥矣學諭李君暨諸生造余請曰作新人文其在斯乎願丐一言爲記余

曰祠建矣而其意或不徒爲沾沾鼎新計也夫文昌奠  
位於薇垣之傍魁海岱於東北職司元化宰橐萬機乾  
綱鼎軸惟其張弛此其說載星曆家甚詳余不暇劇論  
姑就其所以建祠之意爲襄人士訂之昔有記鹿鳴之  
歌於觀德之舉語曰雷霆迅發而潛底震動砲鼓鏗鏘  
而介士奮竦物不震不發士不作不新儼廟貌而起敬  
睹龍門而興思有不翩翩然負凌雲之槩者非夫也夫  
士而俛首咕嗶一經揖堯舜步周孔譚道德重名檢非

不哀然以臯夔自許季世下無足當吾齒頰者倘所謂  
傑然偉丈夫哉及發策榮身舉目前之所誦讀者而率  
自弁髦之如士類何安所貴作新哉嗚呼河津風範取  
則不遠新會餘千較讓一籌吾願諸生澡潔其身心袪  
濯其念慮處有完行出爲名儒他日建豎當必有錚錚  
宇內振古而常新者按其籍襄產也建祠以後所作新  
士也使晉潞温文不得專美於前此豈但爲三晉之光  
卽不佞亦藉有榮施已哉李君胥唯唯起而揖余言曰

公其大有造於襄人士哉由學及行由行及功業皆自今日作新之一念始請鐫之石以諗多士

興樂寺檢經瑞碑記

陳 勗

余自東海來牧茲土搖搖二千里過杏壇洙泗間固知有周孔之道遵之以誨化斯民非其道不道非其言不言此余心哉至禪學佛經家異端者流余方斥逐之不暇何以記爲非爲佛事記爲瑞碑記也夫碑何以瑞名哉襄陵西南隅有興樂寺積大藏經六千三百四十卷

未經檢閱者蓋二百年於茲矣鄉氓解倉等筮日集諸僧虔誦者累月事竣勒碑採一石磨之山水畢露神象交輝噫嘻此異事哉亦善念之爲感召者也一時觀者趨蹌舞忭稱慶僉曰瑞哉碑也固請余記余以爲斯民好善之心有可以掖而勸之者此類是也佛教之流於中國幾千年民之信之不啻淪肌浹髓語之以周孔彼茫然無適也挽邪而之正也難由善而之興也易余進諸民於庭而諭之曰齋僧誦經護法建醮誠善心哉心

固善矣顧用之何如耳譬之水一也用之以溉田則善用之以灌城則不善爾誠由一念之善擴而充之推此心以事君可與爲忠臣推此心以事親可與爲孝子推此心以御衆可與爲仁人推此心以睦族恤黨可與爲良民義士獨不聞一念而善景星慶雲一念不善妖星厲鬼古之人業有明言余諄諄執之以率民者爲人心計也藏經當誦而聖諭煌煌尤當誦也法門當崇而周孔大道尤當崇也况爲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迺列祖

貽之以垂訓者何殷且懇與爾能究心余言當必有憬然悟油然而興蹈仁迪義歌雍舞勺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而豈但區區一卷石之瑞哉余特取其好善之心姑記之以爲襄民勸

新建東關郭門記

李弘道 邑人

襄陵之東關故建有郭門焉固重門待暴之義哉第其規模尙褊制度弗華積日累年又就頽圯是重門不足以待暴矣新之大之非牧宰之正務邑士若民之同情

深願者耶至參以堪輿家之說又有不容不新且大者  
藐姑射之山峙於西北脈氣隨平水而下東南抵濱汾  
之地結矣因成邑治邑之東關脈氣尤萃卽汾水洶洶  
而來有射關逼城之勢至則盤盤乎繞向東而至南焉  
此豈盡人力能禦之哉實脈氣之結難潰也以故郭門  
之建最宜高偉高偉則脉氣藉之益壯鎮汾流而永永  
如昔矣此一說也東青龍方屬文所喜者秀聳所忌者  
隱伏故知樓閣巍峩乃爲秀聳之翊而水光接此抑又

相映而交輝矣詎非啓一邑文明之運乎此又一說也  
而於理俱當焉胡可以末務視之北海陳公始令是邑  
覩郭門隳陋卽以改建注意時當初政未遑也旣期月  
政教行而邑底久矣則曰興地利起文風其在斯時乎  
余何敢怠焉爰是鳩工度材筮日興役甫三越月工乃  
告成廣袤至四十尺高至五十尺壁幹井竝以石奠基  
以磚甃表而繚以周堞幹井之上爲通閣通閣之上爲  
通樓蓋庶幾所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者且遠倚西山

若屏而近臨汾水如帶東山在望著且見且隱之形南  
北清虛會玄冥祝融之氣河東巨觀詎不數此也乎如  
此允華成於公之創建如此規制見於公之情思且一  
切財費多公曲處而出於有力家之樂輸者第十之二  
三耳振久廢而成遠圖創新規而貽永利公之德直與  
門並永已哉固將與姑山汾水同其流峙矣爲是二三  
父老欲勒之石以志不磨乃屬余爲記余雅重公公輔  
大器著廉明於百里之試者表表也是故不以無文辭

卽次第前事而志之且爲之說曰天下者一邑之大者  
也治天下者一邑之推者也公指日間膺天子召授之  
華要嗣晉之鈞衡則夫敬以體主上仁育義正之心以  
寰宇爲郭郭以要荒爲關郊需羣才爲楨幹設險要爲  
重門啓文運之方新回狂瀾於旣倒奠我宗社保我黎  
民蓋舉此而措之耳此又襄土若民之所望於公者余  
并表而志之爲他日之左驗云公名勗號霽曉山東莒  
州人癸未進士

重脩武安王廟記

王應吉

襄城之乾隅故有王廟建置之始無可考嘉靖中重脩歲久復圯又卑隘逼淺非所以妥明靈肅瞻視也里中二三父老謀改建擴閱以稱崇祀之心乃募義金前後得四百餘兩計工不能爲費之半而儀賓盧訓獨殫心力經營數年又得利金五百餘兩財始足而工可舉也於是市材陶甃撤舊更新爲殿者三間崇四丈五尺廣四丈三尺深三丈五尺饗亭稱是殿之左右別爲二祀

祀王之子及孫墀之週迴爲廊計四十間中圖王之始末稍前立坊爲儀門又前爲樂亭爲大門繚以垣墉飾以金碧巍然煥然厥制備矣經始於萬曆二十二年告成則二十七年也乃屬余以紀其事余按王沒於建安二十七年迄今千五百歲矣其褒贈之典代以益崇寰海之內無不廟祀自古有功德於人者死則必食其報然其功德有及有不及則人世亦有祀有不祀獨忠義之事接於耳目而有激於心則不必功德之及我而槩

相感泣自有曠百世而不能已者所謂民之秉彝也當漢之季天下大勢已歸於曹一時智勇之士非受心膂之托卽膺爪牙之任視漢帝若贅疣矣而王以蓋世英雄獨委身於昭烈傾蓋之間藹若家庭之親草莽之中秩乎堂陛之分扶持正統誓掃羣雄艱危頻值壯志不撓及操縻以殊禮而王訖無二心去彊就弱繼之以死非忠義之尤著古今之罕儷者乎其廟祀徧天下固宜也或以王之守荊州也戰曹仁降于禁斬龐德吳之君

臣不遑寢食操之父子謀遷都邑乘屢勝之威北向宛洛可以長驅中原光復舊物惜也蒙詭其謀王乃失利昭烈終偏安於一隅令人憤懣於絕吳之失策余以爲得失人也成敗天也天之所定非可以智力較而況事有出於成敗之外者非可以淺近窺有如荊州不失中原果復則王也再造之元勳如馮如寇侯萬戶圖雲臺已矣將不以功而掩義乎孰能繫人心於百世之下若此也嗚呼王之生也則扶漢運於式微王之歿也尤植

天常於千古所謂皆天定非偶然者區區成敗之迹可  
以論人事之得失哉王之威靈唐宋以來歷有顯應凡  
所祈禱而吉凶禍福無不先示其幾蓋忠義之氣造化  
之正氣也如日星之在天無時不照如江河之行地無  
時或息其有感而輒應理固然也今廟貌崇隆肅肅靜  
密神所居歆瞻英姿之在上凜生氣之猶存將使君子  
有所慕而爲善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惡則是舉也又  
有裨於風教者大矣遂書以爲記

修龍澍峪記

李弘道

藐姑射之山峪亦數矣龍澍其名者耶余束髮時往焉  
事祀也甫至麓已見鬱鬱蒼蒼隱有佳氣少焉逶迤於  
中則有青松秀列翠嶂雄盤野鳥聯鳴白雲間出何化  
工之麗也神之寓之寧不其所而昔人廟龍澍神漢神  
醫華公佗及東嶽諸神於此也有以矣爰瞻貌宇或低  
或昂或正或側咸以使人刮目而其中龍澍華公廟則  
又甲焉甲之連以樓棚懸崖橫谷之勢可愛也余祀神

既四顧徘徊忽不知陽輝之薄西矣且也歸而不能忘  
焉閱三年來又見樓棚以南建一石橋依然長虹之卧  
之狀乎以其由郡伯毛公我山命也名我山橋云再南  
爲靈官廟而靈官廟西則有孤聳於崔巍之巔直逼霄  
漢者真武廟也於乎峪之氣象異矣余豈直歸而不忘  
卽至竊祿中州退思間猶戀及於此也無何而萬曆壬  
午春龍澍華公廟并樓棚以不戒火焉峪減色矣誠不  
能不以之興嘖而諸父老毅然鳩工度材復創新之一

時四方財力爭相薦焉則實余之願也計工始於是歲  
之夏成於明年癸未之秋曾歲月之幾何哉而廟與樓  
之規模宏敞卒比昔過之棚易以石又視昔而堅矣餘  
東嶽諸神廟亦盡修葺於乎峪之氣象不又異乎余誠  
聞而愉快焉是不宜默默而已遂因諸父老之請而爲  
之說曰宇宙間有足以維世於不衰者善爾已大上生  
而善其次學而善其次有所慕有所畏而善三者品不  
同而善一也卽生與學者無論世人之情諭之善戒之

使勿惡漠然也至以鬼神福善禍淫之義語之輒回心而嚮善此何耶卽慕福而畏禍也爾父老之殫心於廟與樓也但曰事神已耳不知有廟與樓若此而人登之其無慕乎其無畏乎而善心因之生已是峪走祀半河東吾知其善人者多矣此則余之所取於爾父老者故於敘峪景顛末之後而以是附之見余之素愛於峪者非徒以景之麗謂其足以妥神而化民爾至峪曰龍澍或曰龍鬪則有元人所記一僧持鉢自稱龍澍置雙鑊

而捕二蛟之鬪之說在顧真訛余不能定焉用俟世之知古者

儒學新建奎樓記

沈光祚

邑人

國朝之廣襄陵學宮也自嘉靖甲子始始宮面城而城未門山川嚮城城爲政旣門則陽明靈秀之氣皆領於宮宮爲政已因得環瞰羣峯潤滋沃澤爰晶爰灑是穉名譽博碩代興彥豪輩出煌煌乎泰曦哉迺者天佑斯文地靈杰應魁人哲士曰熾隆焉產於斯仕於斯不問

主客而崇道作人之意有如和倡應嚮也者於是子衿述形家言於令君馬侯曰襄以東爲巽是宜宮已宮矣宮又以東南爲巽是宜塔已塔矣然巽生於乾宮之西北爲乾位維乾有址一似懸之以待請樓以鎮之誠樓則左汾河而嚮龍澍右姑射而背霍山形勝所鍾與文筆泮池交相輝映清風漾爲文瀾旭日光乎天柱魁柄之兆一啓城闔可鏡矣馬侯欣然會心曰苟利襄鬻唯力是視吾食水而已敢有其祿於是捐俸斥贖緩爲諸

大夫倡諸大夫如都諫念塘李公應以多貲且倡鄉紳父老子弟翕然樂助金旣集乃大舉事先築土礪石高八尺爲臺東而西長八丈有五南而北遜五尺焉建樓三楹於上高七丈有五名曰奎樓前爲卷棚五間東西爲廊共六間卷棚前爲月臺高七尺其橫廣殺樓基三之一縱又殺橫廣五之二又前爲池池上跨橋三洞閑以石欄干縱橫橋之廣共二十七丈東西近南名爲門一座四面牆以周之工肇丁巳之春浹歲有半告竣事

爲費一千三百有奇更以餘緩修敬一亭尊經閣閣藏羣籍侯所自購建牌坊四座曰名諫崇文者居文廟前左曰重臣嘉惠者居文廟前右題進士鄉貢姓名者並居衙前更擇俊乂授餼所修書院中無非擴充奎樓之盛心也諸大夫父老子弟偉侯功圖紀諸石屬余爲石言余惟奎爲白虎七宿之首其星獨多其度最廣襄於皇都爲虎位而鬻地曰恢默符奎度之廣奎樓居乾乾爲元始爲天門傳曰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斯樓足

以當之矣諸生得其門登斯樓絃誦游息於其間者能無仰止之思乎蓋厚靈者耀彩鍾異者流祥將必有至人出焉以應之矣况以唐虞故都文明首善堯當午運今也丁年是天合也樓爲北極示我周行拱挹圖書平臨喉舌是地勝也後先型範以賢侯之鼓舞兼先達之表率是人成也一舉而三資得焉吾襄科目得人之盛寧有旣耶在宋濂洛關閩大儒輝映故五星畢聚於是奎見而文昭道協而治備明興二百五十年文教聿彰

煥乎盛矣襄爲人材淵藪諸士摛華攄藻將掇巍科服  
大僚豈無紹往詔來以文名世如諸君子者乎果其能  
是將羣而居聚而游斯樓與有榮焉否者其如樓何矣  
學在身體非以飾詞在復性非以崇名由諸君子以至  
孔孟希之卽是耳善乎文山先生之贊曰悟奎之義得  
奎之趣車載斗量不可勝計深有當乎侯之建樓意也  
後之人文煥發科第蟬聯名卿碩輔黼黻王猷皆侯之  
貽以永永哉是宜記馬侯名逢臯三原人癸丑進士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十九

重建晉橋記

高邦佐

邑人

古循良之吏政必蘄於利民利必蘄於永久而粉飾之  
迹近名之心毫不與焉奈何吏治日偷由斯道者鮮矣  
以今觀於邑侯馬公蓋其人焉吾襄北 之外不數武  
爲平水上遊有津梁跨其上名曰晉橋某來舊矣路當  
子午往來如織有不可一日無此橋者萬曆癸丑六月  
霽雨肆虐河水暴漲一夕橋忽傾圮經由者褰裳以從  
率患苦之顧其爲工也鉅其爲費也奢而其爲力也

衆咸鯁鯁然虛此橋未敢復望其成卽成亦未敢望之  
旦夕已公以海內人豪來宰是邑甫下車周咨疾苦加  
意拊循百廢具舉一日臨河目擊其狀愀然作色曰大  
人舉事勞民而利民則爲之勞在一時利在久遠則急  
爲之等勞耳自我則事半而功倍自後人未可知也見  
民之害不能祛已不任其勞而以遺之後人令職之謂  
何亟謀諸父老揣廣狹度崇卑量經費凡旣舉矣遂請  
之當事力任其成報可則先蠲俸金爲經費不足則斥

贖緩以佐之士民感公之德爭輸貲助力以成其志公  
矻矻然經營指麾若視其家人子弟之阽於危也力募  
諸民物給以直上不煩科徵下不虞賠累經始於甲寅  
正月訖工於乙卯十一月橋高二丈二尺長九丈廣二  
丈三尺下開三孔上植石欄河之兩岸甃以石堤以防  
衝射上爲棹楔者二神祠者二壯麗巍峩幾隱隱若長  
虹之盤踞也不惟克復其舊抑且增勝於今糜金錢七  
百兩有奇粟麥四百石工竣諸經 者其始末請紀其

事余謂斯舉也蓋一事而衆美具焉視民淪胥不啻已  
溺至仁也水無衝決往來利涉至惠也煩勞之役毅然  
仔肩至勇也俸餼佐公不以自潤至廉也市物募工毫  
無偏累可以觀公不動聲色規畫井井可以觀才畚插  
繁興人心胥悅可以觀政不寧惟是周官徒杠輿梁以  
時告成王政所急公集衆善以成一勞永逸之舉誠深  
識治體者寧直便利此一方民耶嘗攷史冊所傳循良  
之蹟視國如家視民如子陂池溝瀆之屬屑屑盡心焉

公率作興事政類此孰謂古今不相及哉奈之何今之  
牧民者多不利民而自利卽知利民率不能計久遠而  
圖近利其心亦以有近利卽有近名彼迂遠之名吾何  
利而爲之故惠民之政闕焉不講而一意於弔詭炫耀  
之迹以駭人耳目民安所恃以攸暨哉而又奚惑乎循  
吏之寥寥也若公之不有其名而名與澤流無窮已時  
豈不毅然行古之道者而可槩見耶公精勤舉職不敢  
自暇自逸此特其一班爾諸媿政芳規更僕未悉使世

之仕者皆急急爲民圖永利無粉飾近名之心若公也  
者則天下可幾而理矣公諱逢臯陝西三原人癸丑進  
士

高氏祭田碑記

高邦佐

古者卿以下必有圭田此祭田之始也夫非以報本返  
始不忘其初也乎自宗法廢而祭田之設家蓋不數數  
見矣余有是志而未之逮也萬曆甲寅讀禮於家用價  
一百三十三兩九錢八分置臨汾縣北陳里李化麟楊

汝清水地二十二畝八分三釐每歲夏麥九石一斗六  
升秋穀一十八石二斗二升校數歲之常可值銀十四  
兩四分田賦均輸三兩六錢五分歲入約可十兩六錢  
一分此其大凡也然不爲之制則弗經不有所統則弗  
率議每歲拜掃祀始祖高祖曾祖及祖禰牲醴品物諸  
費動歲入什之三餘悉貯之以備脩葺祠堂及公所不  
時之費仍置籍以紀其數稽覈指麾屬之本支之長出  
納輸稅徵收區畫推子弟之賢而殷實者司其事公推

者不得引嫌推諉每歲定於蜡月合聚本支一核其詳而驗其實焉任事蘄於責實支費禁其虛糜庶幾免於弗經弗率之患乎第事之始不可不慮其終有共舉不可不虞其廢藉令後之人有私其田而以自鬻或利其入而以自肥無論祖宗在天之靈心亟殛之吾本支之人宜聲其罪而執之官用昭其忘本之慝而服其不孝之辜俾是田可垂之永久而歲入不至於漏卮斯善矣然此特爲之造端耳嗣後或克拓之倣古圭田之制或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十三

推廣之效范文正義田之舉余與族之賢者宜先後勉之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錫類之孝其在斯乎是爲記

創建浮橋記

李瑾 邑人

襄邑東郭外瀕汾每夏秋水漲洶湧瀾湧東西兩岸俗稱洪河云然實四會八達通津故渡舟有覆沒之患卽安瀾亦有厲揭之憂辛壬浹歲汾再鳴舟覆溺死者甚夥時余方填撫薊門聞之惻然因憶往年使臯蘭登金

城過黃河見浮橋橫亘乘水勢上下履如平地不虞衝  
決不患沉溺宴然也旋日經絳州離門外逼汾亦有小  
浮橋一道遍訪宇內如襄陽泗州浮橋北比余襄何獨  
不然私願勃勃藏之胸臆癸亥春余叨內移過里會邑  
大夫韓城衛公首詢地方利病因具陳夙見以建浮橋  
請衛公慨然任之余卽捐七十金貯公帑無何衛公以  
考績赴寧武越忻口得本橋式乃更新議遂捐俸爲合  
邑倡一時士民樂輸卽鄰壤如臨絳太曲鄉寧諸處捐

助亦多功成不日余旣以公表善則名橋矣自甲子及  
辛未凡八載往來便之若坦途然雖中間秋水暴漲不  
無衝決而少毀旋補行人無阻厲揭悉免勿問覆沒矣  
突於辛未夏秋三閱月靈雨滂沱溝澮皆盈建瓴而下  
以汾爲歸潏沆澎湃橋木盡挾之而去是時牧吾襄者  
爲河陽薛侯下車兩載殫精民瘼聞波濤聲愀然如己  
溺夜半履河濱力與河伯爭爲保橋計而無奈滔天之  
勢何支柱無從補葺罔施已而禦寇捍患稍間輒思爲

地方垂永利以不失前人德意博謀諮度謂弗如浮橋  
便預計東西岸相去八十餘尋須聯八十餘艘更須先  
鞭石燒灰築堤兩岸爲基而後從事於是捐俸若千金  
用風土民之尙義者共得輸助若干金伐材造巨船六  
十一橫鋪留隙以疏奔濤上覆勾版以便往來仍栽椿  
上游以維舟列檻兩耳以範行而又縮以鍊鍊重以巨  
纜水泛則斂之岸傍宛若魚貫水平則布之河中依然  
卧波咄嗟可辦高下常凝橋兩顛則各以小坊表之東

曰浮槎河衢西曰長虹普濟經始於崇貞四年十月工  
訖於六年五月通計費一千三百金蓋視善則橋之數  
事集而用不侈功速而民不擾其惠州遺芳哉倘自此  
以往脩補不替收挽不愆閱歲當永永矣然邑士庶所  
深惜者侯一片節愛真心滿腔興除至願不獲試於安  
常處順之曰而適遭乎凶荒多故之秋薪膽俱歷紛應  
獨苦居諸易邁雅念尙鬱如浮橋一事規模雖建岸基  
未就所望於後之當事者考前績而竟大烈以貽地方

千百年利賴尤亟且切焉是役也侯提綱於上區畫周當綜覈清嚴而登記出納夙夜監督則省祭段成綵等得備書以彰其勞勩云侯諱所蘊號行塢河南懷慶府孟縣人戊辰進士

喬氏宗祠義田記

李 瑾

宗祠義田之設所以萃先靈給族姓也宋范文正創爲義田之制貧窮衣食有給婚娶凶葬有贍出入經收有紀見之錢公輔記者悉矣而合族宗祠近世名家多有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十六

之其制以始祖爲主而以支祖統揖其子孫俾羣萃而展孝思生雍睦焉非卽一家四世之祀也然未聞有祠田兼舉者吾襄虹橋喬公始兼舉之公至性過人其行事動法古人少以文章名鄉省繼奉恩旨拔最明經晚仕關中富平丞卽倦歸恢祖父業憇寓淮陽歲乙卯值清明節望西遙奠因慨然曰吾族頗大而宗祠未建族繁多竄而有無不通水源木本之謂何期出五百金建祠置田以慰我素心寄書合族更緘示仲子堯仁先付

百金俾庀祠木料期越禩旋里觀厥成無何於丙辰三月病逝會堯仁以省視至淮長子堯典與堯仁扶公柩歸營塋事卽請族衆及戚友之長年者哀泣焚香柩前輸金足五百之數擇族人之賢能者董之營購告竣祠因北關路東郭氏舊基建中饗堂三間祀始祖而以二世三世支祖列配左右相連兩間作板棚貯義田租粒祭器什用南北廂樓房各三間其北房乃族長喬楫川所輸慕公義也前房六間中一間爲大門族人感公德

又通饗堂後置小軒祀公位祭期定於元旦清明孟秋十五及孟冬朔冬至粢盛牲醴以義田租入辦之祭之日族長少咸集祭畢燕享藹然同氣之聯焉田購得五十餘畝附郭常稔者十之四有臨汾地界稍次者十之六其租入約歲獲五十石荒年賑給以極貧次貧爲多寡而本支則加厚婚娶凶塋各給助有差義田差糧皆取給於租其有剩餘積爲繕脩祠宇續買田畝之用受賑者不得以次貧同極貧亦不得以已身差糧權爲稱

貸其治辦出納簿籍文券收藏公子孫與族人之賢者  
輪流經管如有所私及怠忽悞事者族衆共非責之余  
惟晏平仲敝車羸馬而以贍養三族彰君之賜范文正  
公自奉極儉而以恤貧活族之義遺其子孫然皆身都  
卿相享厚祿公資不過祖父業官不過八品郎而行義  
若此可謂人倫中之表表者矣余又惟莫爲之前雖美  
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公作法於前二子畢力  
以成公之志而又脩葺之恢拓之是真美而可傳矣余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六十八

叨公親公仲子堯仁述顛末請故記之公諱可與字允  
學別號虹橋膺萬曆壬寅恩薦

修三真君廟記

高士望

邑人

襄之有靈顯真君廟舊矣創自漢代建始元年至明隆  
慶六年始恢宏而壯麗之增真武關公神像更名三真  
君廟巍然一邑巨觀也夫真武關公英靈顯赫固昭昭  
在人耳目不具論已說者謂靈顯真君卽古后羿是也  
維時十日並出帝命羿射之得免人每訝其不經乃千

載而下土人猶謂神能禦災捍患一方賴保障焉余未深信其說然居斯土則又聞之熟矣萬曆癸丑余謬成進士第方觀政戶曹會六月聞邑大水勢若稽天一時津梁厓啌爲之泐崢瀆瀑若藐姑射一帶家淪戶溺漂沒者不知其幾千人古稱懷山襄陵其今日之謂乎然邑治與石門峪當逼射之衝時有巨石若屋者自石門遺灑往來硃矾前却出而適塞其坎口水緣是北注而南關保無虞迺市廛中猶滔滔流而若溪廟中水深數

尺垣墻及廡廊神像悉爲浸毀噫非巨石南關其魚乎雖然幽澗積岨礧磬確勢有固然未易轉若屋之石卽石轉矣胡坎口適塞有如此者然則土人習聞之說千古猶若合符非神力當不至此矣里人若梁之晉等慨然募化而更新之移兩廡雷神大歲殿於後之左右側更於大門傍設兩耳門門前豎坊不勞而諸費悉致於是圯者舉闕者補而側者就正明神永妥歲祀其罔或替乎丁巳春工始告成余適奉命還里瞻其中得復

觀舊日威儀則諸君贊成之力居多也特記而勒諸貞  
珉

重脩城隍廟記

蕭譜元 邑令

襄之有城隍廟也蓋於卜邑之初一時並建世代無可  
攷嗣後曾經補脩於正殿前則增以獻殿左右耳房二  
門外增以兩傍厦舍通道捲廊儀門對過則增以樂樓  
五間規模宏濶度制周備較舊宇殊爲壯偉每於四月  
之二十一日羣集四方貿易之衆輦輸轂運百物輻輳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十

有無相通各得其所居者行者稱爲兩便歷年旣久風  
雨剝蝕傾欹圯敝漸有莫支之虞且以寇氛驚擾城守  
戒嚴一切賈旅禁絕往來何敢復舉集會之事是以廟  
貌黯淡人情鬱塞怨恫缺望之端且交見於神人不佞  
受事茲土目擊其狀慨然有動於中第連遭歲稔時詘  
難以舉贏姑爲有待延至丁丑之春遂進父老而與之  
謀幸諸生士民輩雅有同志各捐金輸力庀材鳩工相  
勢繕葺重施丹堊向之傾圯者不惟奠若磐石而且煥

然一新落成之期卽與舊日之會期相值賈旅依然攜  
貨捆集復見漢官威儀矣厥功告成士民乞言不佞以  
紀其事余惟禮隆報本例禁淫祠諸凡無功德於生民  
者不在崇祀之列而城隍之神爲一方所倚毗 陰分  
陽不惟與邑令相爲表裏而福善禍淫禦災捍患威靈  
赫濯兼幽明而屬其統攝其有功德於生民良懋民之  
美報厥有繇然今神賴民以輪奐其居民賴神以陰隲  
其祐異日者祁寒暑雨之咨天札沴厲之害人事所不

能挽者將一一祈之於神而無叩不應化災爲祥和平  
之福成民而致神者永孚於休長民者亦得席其餘澤  
以與斯民相安於樂利也斯固先王神道設教之遺意  
而可繇不可知之衆鼓舞於齋明盛服之中亦何名言  
之與有語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有其脩之莫可已也  
興廢之機倘亦有數存焉不佞適逢其會嘉與士民通  
變以趨宜亦何敢貪衆力爲已功至其慕義樂施則倡  
之鄉紳而董其事者有鄭丞實代余之勞尋遷令以去

例得勒其姓名目誌一時共事之雅云

好生庵記

劉餘祐 兵部尚書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四序相宣五行相佐日月以麗之風雷以鼓之雨露寒燠滋培孕毓之而後鐘靈萬物於不息第付托有權苑枯任數未嘗因人疇籲而予授焉若夫叅造化輔生成普仁慈於無量有覺皇之教如觀世音菩薩以金剛幻化身寂然無形似不能與螢光燭火同昭然散之則千萬億身即中天杲杲亦莫能擬

其燭照凡遇瘴鄉厄會若醫師貯藥聞疾人輒荷囊而馳名方療之白衣五印是亦其千萬億兆中之一也綿瓜瓞衍螽斯誠求者如扣鐘呼谷罔不立應故上之普陀洛伽瓊宮貝闕王封帝錫尊禮有加天下士女志心皈依無倦色次之天竺靈峯瞻仰供奉要亦數百郡甚至山城水國僻里窮鄉莫不有香火在往余出守平水皆亦蕃胤迺多不育因虔許每歲刊施白衣經二百卷并謀建好生庵於襄邑之東南趙曲鎮議者謂佛境清

幽須蔭菁淒寂之地余曰不然巒迴嶼遶枯坐荒山更不若通衢要地櫟還輪蹄之會使若遐若邇若士若女往來祈禱無航津梯嶺之艱想聖心未始不以爲善也於是咸生懽喜爭助金錢遂囑郡吏朱宗堯鳩工命匠成殿宇三楹禪堂門廡漸次巍煥復延衲僧方育昕夕焚讚懼其久而湮沒復謁余言以永之噫嘻一麾之轍倏經世五載殿宇旣峙於康莊而余亦舉五男二女且有蚤成名者矣靈赫如斯其能忘生生之自哉敬爲記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十三

遊龍澍峪記

王維屏 邑人

霍山分嶺穿汾遶西而南爲姑射一帶迤邐襄治西南二十里望之蒼鬱而如雲者龍鬪峪也峪深七里許蜿蜒而入逕多紆迴石隘木坊若堂奧之有門戶峯迴徑轉依隈面陽爲龍澍陀郎神祠祠有亭亭南臨深峪穿地甃秘窟三孔啓窻俯瞰深澗遇秋水暴漲聲若轟雷窟之上舊有迎薰亭亭東突起接崖架木有飛閣雲廳先達題以空中樓閣酷肖焉新燬基存指日再造亭之

西南凌壑橫亘爲我山橋巍峩勢若喬嶽下卽水出峪道也橋以南稍上西向爲趙元師祠祠西有峯直突不啻數尋梯石而登四絕無倚俯矚羣山俱出其下真武頂也頂後鳥道而下當谷有東岳祠祠南另構地藏王廟廟南陰山石孔有冥府懲惡狀警無忌也谷北漸盤而上二里許爲三皇閣地勢與真武頂相高下俱震向廊亭門坊層疊峩厓峪中之巨觀也閣爲峪中來龍東折而良伏而稍仰者爲關聖祠繇嶺轉巽盤曲而下值

稍阜處卽建小祠者三土地牛馬王各神居焉遞下與陀郎祠通鑿道穿逕西南方踞峪駕橋者子孫神宇與我山橋對隣歸逕也旁山乏木無色惟此峪翠栢叢生自挺於巉巖峭壁間冬夏深秀點綴多姿其神受命如響歲清明期四方赴禱者往來如織遊者息者飲者歌者穀擊肩摩山林也而城市矣余於天啓乙丑夏拉友持易倩居數月爾時枝鳥和吟山花貢綉晚風弄扇夕月送燭塵氛迥隔心竅若開不啻人間天上旣而俗絆

塵迷恍若隔世山靈寧不我嗤耶形違神親夢寐難  
勝地重逢俚言勿記皆崇貞癸未暮春同遊者姊丈張  
生允宸弟維憲書之者門人王升秀也

重修趙曲鎮

宣聖廟暨社學碑記

謝國傑

邑令

治人事神胥守土者責而人情未協事弗舉也今歲壬  
子

上御極十有一年文教覃敷禮陶樂淑之化遍洽海宇余  
承乏襄陵令亦日思興學育士仰佐宏文盛治數載以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十五

來政通民和境內廟宇關祀典者漸次葺理趙曲鎮士  
民乃以重修 宣聖殿暨社學請余閱邑志中前宰李  
君碑記知趙曲之有 宣聖殿也創於遠代飭於前朝  
而社學建其旁自西平張君始在昔巍然壯麗茲俱頽  
然將廢矣夫膠庠黨塾聖王竝重使俎豆文章之地鞠  
成茂草果誰之責也遂因士民請捐俸倡始而鎮之輸  
財輸力者皆歡焉恐後於是庀材鳩工擇老成士若而  
人董厥任肇事壬子仲秋歷數月告竣殿內肖像兩廡

設主飛翬連雲金碧黝堊舉昔之巍然壯麗者復見今日其右廣射圃以爲觀德地其左因社學遺址并爲更新前祀文昌後作講席東西列書舍十餘楹教鎮中子弟之秀者從此樂育有地戶誦家絃而人才輩起永宣聖之教澤揚

熙朝之治化余守土責或藉以報無戾特書顛末勒之貞珉

創建文筆塔碑記

崔瀛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十六

古今名世挺生必鍾靈於三光五岳而振興人文開風氣先者則惟當事之偉人是賴襄城姑山右峙汾河左環平水澄流潑遶如帶夙稱形勝之區議者謂東南低凹宜補築文峯以作關攔昔萬曆壬子西蜀楊公曾於城東南隅創塔七級屹然矗立後緣勢逼城隈毀爲頽址嗣是質之形家又謂收鎖水口當在汾水之東四十餘年竟同道旁築舍建寧謝侯福臨茲土數載以來百務具理一日延諸紳士備詢塔峯易置之由乃毅然曰

文筆未豎守土責也遂卜吉鳩工舉事不煩民間一錢  
一粒而磚灰之費悉捐浹歲俸資十越月工竣趙君叔  
漸偕三五友語余曰謝夫子美政班班不能縷悉建塔  
一役嘉惠襄人者溥矣予且沐其教最渥盍一言記之  
余曰偉哉謝侯之功乎因思人與地相需事與時相待  
曩之建建以壬子今之復復以壬子非時使然與若夫  
人地相需則縮聚風脈固以地氣開人文之先而謝侯  
經營肇造尤以人事開地氣之先也余見塔之成也挺

出漠表橫鎖安瀾更喜岱巔巽峯與新峯遙相顧朝混  
青天爲一色收烟光於千里登眺則晴嵐拱揖憑瞰則  
錦濤曲盤洵洋洋巨觀哉其上應星躔在東爲文房在  
南爲堯翼靈秀交萃無美弗彙光岳之瑞氣畢集此焉  
惟我謝侯玉樹之標可並高於姑射冰壺之搯堪比潔  
乎平流行將榮躋崇階風清臺閣接彤雲而近紫薇不  
啻置身百尺上也况層圖甫構而黃許二子聯步蟾宮  
已有明效從此英喆接踵衣冠蟬聯稱彬彬郁郁之盛

良由擎天一柱啓之則謝侯嘉惠襄人者詎有涯涘哉  
余知泰山北斗將奕世仰之矣是爲記公諱國傑字祐  
槐福建建寧鄉進士

銘

封從仕郎靳公誌銘

元靳柱進士

故考名克傑字溫甫世居平陽之襄陵肯其堂市藥活  
人未冠而罹變祖大父早逝祖妣曰氏婺居而慈育之  
英俊過人隱德不仕旅跡天下之半所游接者皆名士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十八

大夫如山東梁宜張子素又如達與權安行之咸取其  
信義以不外聖賢之囿凡葭葦同里有匱乏不振者咸  
周濟之嘗曰人富於物何若富德昔竇諫議用之以貴  
其子于公用之以昌其後永世流馨况余祖考福威以  
義制財以恕待物而令名考終伯考出官於外父考閨  
夫溫良季父善夫剛正雖不名於時俱爲鄉人稱敢不  
自力有忝於家範乎姊二人妹八人皆適人而亡弟有  
四存其二曰士良士原子有五一出亡於外一嗣其弟

乃挈柱暨昭僑外師而繩之再十年柱以丙午進士及第官絳之正平尹封故考從仕郎集賢院都事故妣白氏贈宜人羅氏封宜人劉氏未貴而卒次昭主文絳州次奎以洪武四年貢士官承事郎戶部主事再轉萊州府經歷文一選壻嫁之孫有二女孫二俱幼故考捐館於洪武甲寅七月之七日壽七十有三嗚呼自曾大父及柱先考鄉以善稱者百有餘年逮余儕輩朝誨夕砥礪成器推榮以報席罷兩世非善善之多乎何靳氏

之門而相之吉也爲其後者既知上天報善之明當思祖宗累善之久而子孫之繼善可不遠哉嘗聞祖宗可誅而子孫哀銘之禮也祖考不顯於官用子孫貴以官能仕之忠父子一體其於銘弗可已也銘曰 靳氏之族之系市藥活人富而能義教子求師何必曰利桂祿之名榮哉兩世一踵前修一開後裔所交者朋非士則卿卓犖當世慷慨平生官封集賢稱是簪纓報之罔極哀寫誄銘旣祔且鏤垂此令名

禮部侍郎邢公誌銘

岳正閣老

遜之諱讓族居平陽浮山分襄陵塋故關鎮西平原者  
塚多至不能數曾祖伯川祖敬初考茂政娶郭氏生三  
子遜之其季官至禮部左侍郎罷歸成化七年八月十  
八日卒兄訓遣信訃正正輟泣問狀知遜之初甚適其  
卒朔旦偶拈易自占得臨卦愀然曰詎應胡宗歟胡宗  
蓋談命者去年謁吏部尹侍郎同仁同仁漫戲宗曰誑  
者何之又曾誰誑乎宗因舉遜之對曰明年八月此公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八十

果凶當信宗非誑者後遜之亦聞此言怪易卦辭八月  
有凶符宗故不樂云數日果病幸間朝使董主事齡者  
過談移時去覺腹痛不止翼日日將落就絕或陰翳雷  
雨遶舍霽而復作者四日遠近傷感悲及行路發書遜  
之遺言要銘於余余尚忍銘遜之邪遜之幼能自拔年  
十八領鄉薦不利春試入大學嘗居古廉李先生講下  
與山東劉叔温並價年二十二登戊辰進士第選翰林  
庶吉士一年除檢討適先帝狩北北使請歸駕朝議疑

不荅上疏言奉迎事宜謂當顧義理不當論事勢今若不逆詐而往迎彼或食言則詘不在我將謂處分已定北使去度關無及臣愚以爲內廐饒馬追煩一騎而已由此揚善等始有瓦刺之使先帝旣復辟獻密忠者爭自陳得賞正時承乏內閣石亨語余欲以此疏聞遜之時守制覓草不得不果遜之起復與人言未嘗一及之北監從來不會饌師生餼生料料半折鈔鈔出京稅課額無定不得時給給者往往以故去官鈔遺下號久不

支數率見侵盜自古廉柄學政始用資官諸費師生吉凶病厄貧不能存者多賴以濟古廉亦用是彥名成化二年遜之自修撰超主國子一意起廢不顧慮法有言者輒曰如媿古廉何初鈔用輕且陳敗人不難棄近稅聽半鈔錢錢用差重遜之又離監任衆乃造意要不次受給得此錢火熾鼎沸鍊就詔獄遜之竟以前祭酒抵罪坐除名爲民將歸過余言別曰兄頗聞日者言弟今年欲死乎弟不死諸公槩得錢當黜弟爲引伏全之古

所謂有陰功者不死謂此等爾距今前兩月人喧傳遜之已死余出其近所寄詩與辨且遜之死不死何與人譟之乃爾豈世所謂有命者真邪遜之資度寬敏外樸而內明決於菽作爲文字章句簡重受咀嚼點畫清勁近李北海尋常自處卑下衆皆好之及得政則定力不爲搖撼者少動在國子求用古法教新士告不便持不易轍人始毀之竟胎禍焉在官凡三出使奉詔主考南京鄉試得文獻通考等集因購書數百部聚襄陵學

宮期惠來士持節封肅王王富饋遺不訾並不受時不雨代祀北獄輒得雨聚梁氏甚賢明嘗與遜之母郭氏累受封爲恭人三子震霖邑庠生需幼女二未笄壽四十有五而已兄訓有隱操謀以今年十月二日葬之西平先墓銘曰理行氣從在人惟逢福際其會禍或值悖不我負理氣妄其使其會與悖人孰能外我銘遜之可以無媿

襄陵行署栢銘

徐越御史

欽哉爾栢爲我儀刑志正體直與物無撓不矜奇節不  
露威稷自上至下如準如繩察其文理如衡之平古處  
之質端慤之形鎮靜不動風雨不驚厥衷穢者畏爾之  
馨厥氣餒者媿爾之貞厥枝蔓者爾戒勿生厥依附者  
用爾示懲改柯易葉非爾所能嶽嶽堂右堂上兢兢

續增藝文

請減塩課疏

邑人

李時謙

塩院

題爲商累未經 上聞

聖恩無由下逮請除空納之加徵解商累實以養課源事

臣伏見

皇上至仁至聖遇災傷則免錢糧念饑荒則發賑濟蠲丁  
減賦時切民艱四海九州誰不歡呼感動卽愚夫愚婦  
皆知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一

皇上之爲聖君而獨有此商人望

恩日殷告苦倍切則今日之河東是也河東地僻商小當  
天威殲逆兵精浩繁之際雖每引加五分又加七分而年  
年遵納不敢稍有逋欠者其急公之分然也查額徵二  
十餘萬僅此五百商人自罹水患以來富者窮窮者走  
每逢比限歔歔愁嘆真堪惻憫運使

臣

張鵬翮嘗向

臣

言諸商措辦維艱而餉課又不敢緩縱近來塩花漸生  
曲加撫恤其如疾痛已深一時難復究將奈何闔司商

人李琮等今年三月十七日以加增五分七分籲懇

題免<sup>臣</sup>謂協餉未解雖批查而未敢遽也五月初一日

復籲懇 題免<sup>臣</sup>謂協餉未完雖批查而未敢遽也今

七月二十三日又復籲懇 題免咸稟原額之外現今

加徵實無所出况當池淹之後六七年來典鬻多有商

人之有塩池一如民間之有田地田不收則賦蒙

特減池不產而課仍全輸原額猶慮拮据矧復加增乎<sup>臣</sup>

據其狀稱河東自康熙十五年軍需孔亟每引五分加

徵諸商俯首輸將實望當日原文有事平停止等語誰知五分之加未減至十七年因淮浙有割沒之名波及河東又加每引七分在當日部覆河東原無割沒而比例有給塩二十五斤之議彼時諸商以戶口有限塩食不盡卽哀告前院徐誥武具 題空納加徵錢而不受塩歷年奮自爭輸以仰體軍需匱乏故也迄今無割沒之實而有割沒之徵暫時之急公竟成無已之苦累更痛十八年霽雨爲虐池遭水患又增秦餉一萬餘兩今

日典田明日賣宅隨限受比枷椶敲朴號泣聲聞四野  
今又懷屬改食長盧戶口愈減完納益艱邇者

皇上東巡萬民均沾雨露况今海晏河清

王師凱旋五分者應遵部文事平停止七分者更宜念空  
包之苦拯救除革叩乞極力疏請豁免七分五分庶殘  
喘可息正供不累等情臣隨再行運使確議去後據運  
使張鵬翮詳稱河東商課屢經加增前院傅喇塔目擊  
困苦情狀 題請蠲免大部以大兵尙未全撤不便卽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

行停止諸商復勉強完納又歷三年逃亡相繼皆云每  
引新增銀五分與加增銀七分係正課外節次加徵拮  
据已歷九載窮苦萬狀力實不能三項並納查河東之  
商築畦澆曬辦塩出場賣與運商得價完課竟與淮浙  
之灶戶等爾近日懷慶六邑又歸長蘆行塩地狹辦課  
更難今四表昇平大兵盡行凱旋太平之盛無逾今日  
所有新增五分應遵照部文事平 題請停止至七分  
加增查部文內云河東原無割没今兩淮等差旣加塩

入額河東亦應加增等語但河東商人按引給鹽轉賣與各州縣販商非係自己經營四方從前原無割沒之例較之淮浙不同自奉部行商人不願加鹽而止空認賠課又與淮浙加鹽者不同初不過暫爾急公茲入正額徵收窮困難支無怪乎衆商之哀籲無已也恭逢皇上仁同堯舜視民如傷本司目覩商困情真安敢緘默伏乞 題豁以蘇商困等情到 臣 看得割沒一項原爲姦商夾帶私鹽照依多出斤重割而沒之於官以示罰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四

有則填有無則填無此往例也我

朝酌而因之邇來每引限註割沒易其舊矣河東較淮浙長蘆鹽法各不相侔他處利於鹽多河東利於鹽少雖加徵七分亦惟空包割沒而已非如淮浙長蘆之添帶鹽斤也特其時鹽花盛產勉力輸納猶可支持厥後池衝鹽稀艱窘日甚卽屢欲邀

息而羣孽初平恐兵餉未裕何敢冒昧陳 奏今則世泰民安普天共慶事事復舊一切皆沐

皇恩合無請乞

皇上俯念河東七分不過一時之偶增原非同舊額之定數雖割沒爲各差之所同而不帶塩斤實爲河東之所獨

睿賜豁除以解商累至若每引加課五分前部覆以大兵尙未全撤未蒙允行此則各差皆然我

皇上視天下如一家視萬物爲一體 特恩自有

聖裁非臣之所敢妄議也因叙商狀司詳略節字多踰額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

伏祈

睿鑒勅議施行

禱雨疏

趙懋本 邑令

伏以帝德好生瑞穀賴甘霖之潤天心仁愛嘉禾藉陰雨之膏石起零陵知霽霽之必至雲擎峴蓋識霖霖之將來十日爲期羣望龜浮龍躍三時不害全需雨順風調丹誠邀鑒赤縣蒙庥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民之本在歲而國之本在民無歲則無民無民則

無本是知歲與民所係甚重而且庚與癸豈可相呼當  
世際昇平雖無煩天河之洗而時逢乖運亦難免旱魃  
之灾然民命攸關且國本在茲故成湯有桑林之禱魯  
僖勤鳧繹之祈周王撤御樂之三漢文下減租之詔在  
昔賢王哲后不廢勤民何況俗吏卑官敢忘請命他如  
雪埋冤而雨傳御史之號更若祭東門而霖爲孝婦之  
施援古證今原可挽回天意隨感而格無不俯合人心  
恭惟 昊天金闕玉皇大帝陛下仁育萬物德濟羣生

甘雨和風赤子受無疆之福歲豐年熟蒼黎蒙大有之  
庥夫何勝六斂跡于去冬豈期商羊不舞于今夏已種  
者憂其枯斃未植者委之荒蕪行看鴻聲遍野將見鵠  
面盈途 聖主勞心已頒修省之 旨官民束手虔伸  
祈禱之忱雖蒙鑒憐未沾霰震但念襄邑本屬堯封顧  
茲氓蚩猶存古遺從前苦遭荒旱已屬焦頭爛額之餘  
今年再遇蘊隆必受化離啜泣之慘迎龍無益豈敢卸  
過于人焚巫可羞自必省愆于已懋本一行作吏愧汲

短而井深三載臨民實素餐而尸位或涖民酷虐施慘  
毒之淫刑或怠政奸貪孰朝廷之法紀或徇情固執斷  
獄之不公或行事乖張措施之舛錯倖逃國憲宜受天  
誅寧置重典于己身莫散灾禔于黎庶卽有不法兇暴  
肆志豪橫以及無識鄉愚存心狡詐因而上干天怒遂  
至降罰生靈此皆失教於平時應加臣罪願甘身代其  
災禍望釋民青第改過自新曾聞見許於先聖而齋戒  
沐浴不嫌祀帝之惡人今臣閉閣靜思已知悛悔率衆

望闕哀籲懇乞垂慈伏願聖澤覃敷帝德廣運命啟海  
藏早賜優渥之恩勅下龍宮大沛滂沱之澤雷聲送雨  
出自姑射山頭嵐氣蒸雲快覩巢溪春漲不願飛虹雨  
霽總期平水拖藍一體同仁勿東晴而西雨四郊霑足  
使禾潤而土膏民解倒懸之危官免鰥曠之誚庶上原  
下隲盡皆與翼之苗而蔀屋苑簷均獲盈寧之慶從此  
含哺鼓腹野有擊壤之聲抑且信心皈依戶秉焚香之  
祝臣等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梁貞女傳

喬瑞圖

貞女梁姓余業師闇公夫子之孫女也貞其節乎曰否  
梁亡而夫存何貞乎梁氏貞之者何貞其知命安貧也  
何知命安貧乎闇公先師邑之醕儒也生子三學先覺  
先季先學先卽貞女父也娶余族系我公妹學先卒喬  
氏再嫁貞女甫四齡喬欲隨之先師以暮年家貧且係  
女子亦不甚強留貞女聞而哭曰父亡母嫁使兒又隨  
往祖公零落膝下能不痛心乎雖死不去先師及隣里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八

無不涕泗而大奇不數年覺先季先俱卒先師亦逝嗚  
呼一門鬼錄何此其極貞女服經衰涕泣過閭里中無  
論老幼見之皆爲垂淚遂寄養於舅氏家皆關清之邑  
庠生亦清白家風爲其子求婚系我公許之嫁三月而  
翁姑歿再迫地震所有殆輒盡矣而夫又弱懦不振復  
感病竟乞丐於閭里中夜以數椽蘆蓆爲屋夫婦雙栖  
風雨漂搖貞女總不出一怨言舅氏招亦不往丁丑歲  
大飢夫婦間離者甚衆閨謂貞女曰時飢甚以汝如此

之人另嫁別人猶可受富貴我得些許亦可聊免飢勿  
爲我悞也女不言隣人婦女亦勸之女終不言旣而勸  
之者數始曰余之命也夫倘再嫁亦如此窮奈何不如  
守舊若過荒年紡織尙可度日語未畢而啼泗嗚咽不  
復成聲勸之者亦泣數行下嗚呼今之鬚眉丈夫朝受  
秋胡之金暮從使君之騎豈少也哉聞貞女之風亦可  
以少愧矣貞女旣不嫁里巷敬愈甚前邑侯惲岱存夫  
子聞而憐之収其夫於署中畧有補益貞女復佐之女

工安居數年貞女忽感病於戊子十二月卒梁氏絕貞  
女爲人大抵口不言而心重以五六歲而受艱苦於茲  
宜其年之不永也

祭壽耆盧存之文

李 昉 郡守

賢豪之生也不偶蓋山川清淑之氣旣萃於厥身而又  
必歷之以艱難險阻如玉之待琢金之待鑄而後成器  
此非但得於天授者獨異而需於人力者更深且其蘊  
積於當躬者甚厚而發越於後昆者自隆也粵稽往古

無不皆然今觀於公而益信公家本耕讀非有席豐履  
厚者以爲資身之策也往往貧不能自立若有神物爲  
之助如於稠人中得遺金於饑餒時獲飛鵠其大較也  
至於今鄉之人猶傳以爲異性能濟人利物常拯人於  
危難而勿責其報雖出囊中金以酬之堅辭勿受負氣  
果敢當明季時劇寇猖獗輶驛勿通數百里無人跡公  
爲齊民能急國家事應募而往輒能得其機密軍事賴  
以無悞刀劍林立不爲動色走空山中同行者死於虎

尙能奮力奪其半體以歸嗣後遂無人再敢應募往來  
伺敵者公一人而已歷數年後家道稍裕益輕財任俠  
雖業陶朱白圭之術而重然諾好施與其天性然也年  
八十有八老而益壯有巨盜數十人夜犯其家取中樑  
巨木渡汾而去公於嚴冬時隻身憑河躡賊賊衆驚散  
盡奪所劫而還其胆畧過人誠舉世罕與匹平生雅重  
儒術屏佛老病危時獨舉此以垂戒子孫無一語及家  
事其胸中所見者大更出尋常萬萬矣至於保人名節

一代人償債恤族黨焚契券種種善行未易更僕數此雖  
本於天性而得之於陶鎔閱歷者亦復不少是能以人  
力之勤而成天授之異者也其享上壽膺 恩榮宜矣  
迄於今孫枝秀發榮登金馬之班不特仰山斗於士林  
行見作股肱於 王室是知繩武詒謀交相爲用而益  
信公德之積厚流光者正自靡涯也嗟等承乏此邦兼  
辱譜誼知公之行事最悉今於其葬也悲典型之既逝  
欲景仰而無從爰作哀章以申微悃嗚呼惟公之節歷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一

久彌光惟公之名遠而益芳姑峰奕奕汾水湯湯水流  
山峙實與俱長卜其宅兆於彼高岡喬松古栢樹色蒼  
蒼行人隕涕飛鳥迴翔知公世澤莫可較量貽厥後昆  
以熾以昌牲牢束帛聊奠一觴

重修襄陵會館記

邑人

張元聲

密雲  
令

天下之事功天下之精神爲之惟精神有以貫徹於始  
終則無事不成無功不舉可以歷永久而不廢余襄明  
李官宦京都者皆僑居旅邸求所爲憩息燕會之所者

無有也前輩大司馬李公諱瑾忠節高公諱邦佐大京兆沈公諱光祚方伯翟公諱師雍彰德郡守梁公諱一龍督師監紀郭公諱守邦峨眉令喬公諱堯仁諸君子毅然念之鑿金公置本縣指揮鄧公尙信私第前後兩進計中廳五間後廳五間東西廂共四間前門房五間坐落西河沿永爲襄陵會館堂額萃升取大易聚而上之之意凡襄之上公車厯仕宦者皆得寧宇焉且定爲規格使發越者以次輸金爲館中修葺之費此前輩諸

君子精神之所效也洎國朝定鼎初襄之宦京者落  
落晨星居亭無主竟被豪強竊踞順治二年開封府丞  
崔公諱永祉通密道王公諱維屏者具呈當道力爭幸  
值大司馬張公諱宣者鍊面斧斷襄之館趙璧復歸使  
後之連鑣而發者得以攸芋攸躋此又崔王兩公精神  
之所效也但規格廢弛輸金者有名無實而墻垣棟宇  
漸就頽圯康熙十八年京師地震延及會館半爲瓦礫  
襄之議葺者至再至三竟成道旁之築卽余叨任密令

界在眉睫而王事鞅掌亦未暇舉每一念及滋愧前輩者實甚時有州二牧李公孟元封儒林郎張公應昇州二牧李公宏森者挺然身任余以附驥爲快一時翕然同志者又有侍御李公時謙東安令喬公運閬專城李公宏寶內閣中翰許公克猷進士薛公兆麒州二牧裴公耿王公綦淳裴公聰二尹徐公允禧恩拔翟公維藩貢監郭公于京劉公元漢孝廉張公纘朱公澤浦李公簾諸君子量力捐輸共得三百餘金爲庀材鳩工之需

其時貢監王公宸適在京都不但踴躍樂輸力成盛舉且任勞任怨與文學楊公伸董理度量於其間是役也經始于乙丑四月落成於本年七月而飛輦輪奐燦然維新前君子創始繼造之宏模或可藉此以不墜矣余因是念之襄之力非加益也襄之人非加衆也前此猶豫而未舉今乃不日而告成謂非同志精神之所效何以至是而余更有進焉夫善始者貴於善成善作者貴於善繼使非深計熟思共圖永久安知異日不踵前此

之弊惟望諸君子奮其精神貫厥始終則天下之事功皆從此出寧第永茲堂構爲襄邑之福利也哉

重修城隅塔碑記

邑人 許克猷 吏部

夏侯宰襄陵之六載脩復城隅塔旣成集諸紳士登眺仰薄雲日俯瞰輿圖表帶山河屹若擎天一柱大哉觀乎襄其復振矣先是有明以來城巽隅舊有塔蓋蓬溪楊公遺愛云無何廢去襄中微乃歸咎地之不效靈也康熙壬子建寧謝侯改營汾水之東襄人德之方楊侯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四

以城隅低凹如故關鑕未立風脉奚聚歲庚申夏侯福臨茲土勤恤民事凡所興革細大不遺公餘集士夫吏民咨一切興廢事僉言襄俗之敝非獨人事地氣亦有之大者莫如塔侯慨然曰吾曩者亦質之形家言以璧水則文星以縣治則下煞均宜塔且襄之往事已有明驗矣苟利於襄何勞之敢辭會歲祲以時詘民貧每懷靡及歲乙丑齎使李公奉

天子新命巡視河東甫及襄亟訪士風民俗與往時孰善

蓋使君嘗居襄矣習襄事既稔因念襄人士素德楊侯塔切切焉願舊基之旦暮復者也會侯入謁具言縣治興廢狀使君欣然曰修廢補缺良有司責也吾當與若身先之捐俸予侯侯志益力有以役大繁費慮者侯曰吾聞之開百世之利者不辭一時之難造萬戶之福者不惜升斗之費吾籌此五年矣及今不成後將何待立捐月俸若干緡以風吏民於是諸寮佐及薦紳士庶爭先樂輸侯乃擇士民之良者若而人俾董厥事出納有

經傭工有制侯時時身親督勞之民用丕作又以餘力修澤宮之弗式者類池門壁煥然維新復於東南城角啓建魁星閣轟然峙立雖創始寔復舊也是役也自仲春以迄秋杪閱月者六力役不以煩農民材木石甍絲毫不以煩里甲而塔且告成矣許克猷曰非天不生非地不形儒者每後造化先人事余觀詩書所傳嶽降川鍾實生名世豈虛言哉夏侯造襄久生聚教訓罔不既厥心矣而又重之以地利使生斯土遊斯庠者莫不興

起其耳目振厲其心志造化隨人事轉移必有名世偉人拔萃軼羣疊出應其瑞者吾見襄俗之駸駸起也且是塔議復久矣前乎侯者度費計工不知幾經籌畫卒不果舉距今五十餘年而後使君倡之夏侯成之不期月而告竣論者謂天下事之需人以舉而吾道可爲盡如斯役也長民者又視其官如其家不自愛其才力以與蒼生謀如使君與侯而獨易一塔哉使君廉惠多才凡所設施一以利民爲本尤好造士其所爲與侯之治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六

襄者大體類出一轍君子謂二公皆天下才也召棠萊柏行遍宇中豈惟楊謝是繼余故樂志其事勒諸貞珉以風後之君子使君諱時謙字蘓庵順治辛丑上第由潞城令擢今官侯諱紹軾字素瞻關東貢士

重修襄陵縣文廟記

宋繼均

邑令

乙酉秋七月余於涖任之明日首謁

文廟但見正殿僅蔽風雨外而戟門剝落兩廡荒涼兩齋徒留棟柱漸成朽木四面久廢墻垣鞠爲茂草明倫壁

立泮沼成蹊惟餘碍道蓬蒿盈堆瓦礫不勝徘徊太息者久之退攷邑乘及詢老成紳士始知襄邑學宮古制宏麗幾甲河東遭乙亥震毀後之蒞斯土者無不奮興思仍其舊或值緣事或因歲祲雖日事脩葺迄無成功余則切切以是爲圖然亦不敢先事告人以故數年來究於無補歲己丑野鮮荒穢邑就餘間思進諸生而勗於學以副

聖天子文明之化緣率諸同事相度基址經營物力漸次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七

興工於前巽門俗呼小南門外有泮池焉壅塞不知從始余則因制而疏鑿之凡蓬蒿瓦礫則窮力而刈除之繪綵正殿丹堊櫺星旁及戟門兩廡稍加粉飾增華明倫堂重建東西齋房濬內外泮池築內外宮牆而禮門義路及 啟聖諸祠無不修理更於明倫堂之東北隅增置三楹爲春秋祭享庖厨之所重製籩豆爲祀典光凡此鳩工庀材不敢以毫髮干之間里踰年工告竣固不能盡復前此之制度然一望而知爲宮牆者非特爲

觀瞻地或於聖賢之靈庶幾少妥云聖賢之靈既妥卽諸生之學業有成將以明體達用爲

國家作人慶豈止異日取青掇紫之藉哉乃若尊經閣奎星樓諸蹟當竣後之君子至今日之速功用而節物力者禮房李丕振亦與有力焉爰爲之并記如左

重修庫房碑記

周之翰 邑令

余叨膺

簡命卽以修廢興治爲己任及下車之日覩其城堞頽然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八

公堂雖頗修葺視前規稍隘官庫止留餘址以傍小房典吏居乎其中因慨然念之曰襄邑被坤震後歲月幾移司牧數更而修者十之一二缺者十之八九是余之責也夫是余之責也夫因思爲政之要先務其急則庫房之設

國帑於是乎藏祭祀之粢盛籩豆於是乎存縣治之器物圖書於是乎掌記是烏可不急爲修葺乎乙未丁酉間軍需偶興而未暇也今

聖天子文教既已廣被山海俱已清平且歲和年豐值此農隙於是集群材會衆工因其舊址建磚窰二孔下以大石砌其基使歷年可久是役也於戊戌歲四月二十二日起工於八月初十日告竣其費用之資皆捐已俸未嘗一木一石取之民間尙願百廢俱興庶

上可報厥職下可慰民望余亦可眺望藐姑逍遙琴鶴矣於是記

重修汾河石隄記

邑人

邢以愨

舉人

襄陵逼近汾水衝擊足慮先明神宗代邑侯蕭公爲石堤以備水患當春夏暴漲不至西衝者惟堤是賴乃歲久水激丁亥夏巨浪漲溢遂至傾圮居民憂之幸 邑侯宋公視民憂爲已憂俟水涸將圖之適 上憲賢勞于公命山麓除道櫛風沐雨越兩月始返次年戊子春公集紳士耆庶于鎮汾樓曰信而後勞君子所慎余未孚民情安得遽役民力但此堤不修滋患將甚東關廬舍其爲沼乎堤成而世被其利爾襄人當无不協力以

助者僉曰唯唯因而鳩工庀材卜吉興作先以木柵壅水東流而後實土甃石以成不拔之基夫倩于民費出于官堤之廣袤仍其舊而心思制度較之前人又倍過之是役也始自戊子仲春畢于初夏功竣之日士民躋堂稱觴以頌公德因而建祠立石屬余爲記聊誌其畧至于公之治行車越難以枚舉他日甘棠之詠自紀其詳茲不贅公諱繼均別號穉溪古蜀郡南安人丁卯科鄉進士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一

襄陵城南修築道路茶菴記

邑人

翟維藩

拔貢

粵稽王政雨畢而除道乃辰角初見之候今之九月也夏令亦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誠以行旅出塗王政要務不可不亟計也我蘭陵惓公來宰茲土下車之初卽重建東閣以鍵風脉完固城郭以重地方五載以來諸廢漸舉而尤殷殷于除道之令邑南至東柴十里其地淤下每值霖潦竟成滙澤往來行人實病之公軫念于中久矣會邑中紳士以修築請公卽倡輸勸募擇練達

者董其役道之兩旁甃以灰石運城中地震瓦礫填其  
間歷數月而工竣未嘗迫民以力役而急公趨事不謀  
而合又于道左重建水月庵立茶房命僧焚修施濟行  
人公復捐俸置田使常住爲永遠計誠善舉也夫襄之  
爲邑平水下灌汾流旁浸城南多水田植蓮藕故荷香  
十里爲邑之一景今修築之後道路不混于草莽行旅  
无憂于泥淖是襄邑之休美足驗王政之醕脩也公諱  
東生號岱存江南長州府武進縣人辛未進士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一

書張潞公碑陰

邑人

李宏柱

乾州  
牧

昔余從先君避兵京安蓋元張潞公故里也先君篤學  
信道每矜尚古人風節而尤欽仰潞公嘗謂余小子曰  
先生一代偉人其大節竣行載在史冊文章力追作者  
遺集具存然當少年時頗事冶游不爲曲謹細行父母  
憂之先生一旦改悔南浮江漢受業李存仇遠之門蔚  
爲名儒以隱逸徵游歷清要位至公孤作世柱石使先  
生不悔或悔不力學亦何能立功名於當時流聲施於

後世若此哉易曰不遠復勿祇悔爾小子識之式型先哲是在人耳於時余尚幼然亦驚下不克自振以至於今先君之音徽在耳而負之多矣庚寅冬余自廣西判讀禮歸一官雞肋無所建白於時每憶先君言未嘗不爽然汗浹背也辛卯秋表弟王德友自京安來語余曰潞公歷世未遠而邱墓無存宗族莫考雖公表著天壤不以此區區爲永暫而游釣之鄉反泯焉罕知之者其何以表先賢而勸後世耶記云鄉先生歿而祀於社如

公是其人也余將泐珉於里門使尙友者有所矜式焉余躍然曰公先君之所景慕者子之及此其猶先君之遺志矣乃爲大書於石曰元名臣潞國公蛻菴張先生故里先生諱翥官翰林承旨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功封潞國公

吏部文選司主事許公墓志銘

王奐曾

御史

壯其先生之在中書余時爲行人兩人旣同進士舉又皆處冷局中書猶左右相國有筆墨之役有輪日上直

之勞行人則惟事會食坐耗太倉官米已耳於是兩人者朝暮過從風雨無間壯其之言曰學而虛度時日仕而空糜廩祿吾與子今日皆蠹也不可不慎爾時余正若閒寂聞其言心甚躋之於是壯其謀爲西清典畧余亦欲述太行故實以塞素餐之譏且舉今昔是非得失之故以示後之君子而積習久錮士大夫漠視身外持論顛倒不堪入耳煩憊損神捉筆欲嘔歲月如駛訖弗能就未幾余以司銓艱歸而壯其遷職西部遂選爲冢

宰之屬而壯其歿矣嗚呼壯其之爲人其可沒哉進則僚友之望退則鄉里之模蓋當代不可多得之人也壯其先生許姓諱克猷號敬齋壯其字也世爲襄陵人曾祖光竒祖尙廉父贈徵仕郎祥吉歷世俱不仕而贈公輕財樂義每以濟困拯急爲心閔族人之貧不能及時婚葬者置義田賙之於臨汾下靳村道旁立茶庵捐肥田爲資以濟行李之困今且將百年矣娶趙孺人得克讓子之爲壯其兄再娶李孺人乃生壯其而壯其之事

兩孺人則皆得歡心焉猶憶余兩人每聚談以崇正闢邪爲挽世急務而壯其奉北斗持齋不輟余屢斬之壯其嘗默然旣而曰子未聞和靖先生之誦經乎慈親之命詎敢白耶中書俸四五金耳枝梧俯仰終歲竭蹶壯其以兄讓勤家廢學乃爲之那貸援例入太學焉是二者卽小事然壯其之所以事親從兄可知矣其在刑部主浙江司事而以才署福建司逆旅阿某之獄昨日之宿客死於塗而擬主人以大辟誠爲未允壯其抵司

輒爭之大司寇因以疑獄上囚竟得免旣調吏部司選不平其心訴訟盈廷壯其每伺其隙而折之姦窟失據猾吏吐舌需次十年之太守一旦入叙人稱平焉時陳文貞公爲家宰倚之不啻左右手然而壯其先生竟歿矣歿之日五十歲耳越八年而里人咸追仰其行言之當事祀於鄉越十七年始葬當壯其之歿家在京邸太孺人四顧無依獨携弱媳抱孤孫歸里聞者無不含辛嘆其艱也呱呱之兒當時未能扶櫬今幸已成立能舉

葬事矣茲年葬在汾水之東距縣治十餘里先生生順  
治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康熙三十九年九月初二日  
配崔氏邑庠生伸女封孺人生順治十年九月十九日  
卒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十五日享年六十四歲副翟氏  
張氏梁氏男成漢邑庠生娶劉氏知山東歷城縣元琦  
女女四一字知縣喬運閻之子蟲一字歲貢張兆登一  
適州同徐宏一適州同裴叔度孫男一幼嗚呼壯其與  
余同齒而生後於余今其歿乃已十七年乃已俎豆於

至聖之廟鄉賢之次乃復使余爲之志嗚呼悲哉余今  
乃志壯其先生也葬之期則十月二十也嗚呼悲哉遂  
銘曰郡之南邑之左龜龍互盤平汾交鎖瑞氣彌漫哲  
人斯妥七代綿綿醞烝如火從此千億玉牙珠顆太虛  
不言質之以我

禮部祠祭司主事張公墓志銘

呂履恒

給事中

曩予未第時聞給事彭無山先生之名而願望見其後  
甲戌與霍南張君同舉於禮部霍南出無山門下將介

紹以通予予以需次遠遽去又不果見閱十年甲申予  
自山右

召入西臺霍南官中書舍人復聚於京師而無山先生撫  
粵東旋卒於官悵悵者久之因爲輓詩介霍南以達焉  
爾時諸同年聚京邸者幾三十人而胡春坊孟行顧編  
修書宣汪編修安公皆無恙每燕集則三人者爲之倡  
戶外履常滿觴歌交錯或射覆祈爵中輒大笑不休何  
其盛也及夕撤前席各徙倚竹石間仰月披風霍南獨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六

與余語不倦今年丙戌霍南病予不獲數往視俄而訃  
至行且歸葬矣其子再敞以狀來謁銘予與霍南誼至  
厚又有感於今昔盛衰之際其何能辭遂按狀而銘之  
霍南諱纘字禹服世爲山西臨汾人籍襄陵曾祖春雷  
以隱德賜壽官祖崇祚贈儒林郎考諱淑寅明經贈徵  
仕郎前妣劉孺人妣翟孺人生二子霍南其長也霍南  
生而英異初屬文輒出驚人語父竒之使從學錫山瞿  
先生研精古義辛酉遂以經冠其儕甲戌成進士官中

書舍人遷禮部祠祭司主事

勅授徵仕郎能勤其官性孝友事叔父允式公如其父叔母如其母人以爲難及病危其子至自里猶伏枕顧問叔父母不置又手掬向所落齒悉含之而逝嗚呼霍南其全歸矣霍南平昔爲人孤介少可多否與無山先生性行大相類向使其職在司諫必能侃侃建白天下事於民生有所裨補不但祇承大祭蠲潔於壇墀禮齊之間而已也然孝友因心施于有政能事亦略見矣雖使

霍南得行其志爲諫官宰相於一時或以直賈旤亦無恨顧於霍南何加損耶霍南旣寡合獨與予善或以予非無益於霍南者憶燕集偶語猶昨日也而孟行安公相繼而隕書宣卒於使楚今又喪吾霍南予行且衰矣追維曩昔教戒霍南不負予予負霍南耳昔毆陽永叔誌張子野之墓述東京人物遊處之盛而致慨於賢豪之不常聚且不獲久存於斯世也嗚呼豈不悲哉霍南於康熙丙戌十二月一日卒距生年順治丁酉得壽僅

五十惜哉配張孺人子男二再啟廩生再驚生員過繼  
稱降服子女一幼孫三將卜葬於臨汾之祖阡銘曰  
歸來兮天之涯同人于野兮咸咨嗟爰入幽宮兮此爲  
家山有脉兮水有涯纍如葛兮縣縣如瓜萬億斯年兮  
德音不瑕

壽耆盧三樂贊

李 紱

幽并義俠唐魏勤儉此公之貌非翁之神也排異端禁  
佛事其識甚高性甚澹也年上壽道積于厥身發爲文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八

章施於子孫庶幾得翁之爲人也

新增藝文

請量遷教職疏

盧秉純 邑人

爲敬陳管見事竊惟科目出身之縣令其因材力不及  
改選教職者本我

世宗憲皇帝曲爲矜全不忍棄置之至意而轉爲各省督撫  
易於驅遣毫無顧惜之便途或半年或數月輒以書生  
迂拘題改教職迨於改教之員太多

世宗憲皇帝欲令引見而督撫之題改者頓減於前此種情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一

形諒已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矣 臣以改教諸員委係拙滯短於吏治者

固不乏人而其中未必盡才力不及之人也或不善逢  
迎趨附失上司之歡心以致勒令改教者有之或名節  
自愛不肯與奔兢巧捷之徒追隨俯仰情願改教者有  
之至於一經改教總其人悉心極力整飭文教而本省  
督撫以由縣令而改教職不便復爲保舉竟使淪棄終  
身殊爲可惜我

皇上仁育萬邦雨露無私凡被叅無據之廢員現許查照  
往例具呈都察院以憑核明彙奏引

見請

旨此等改教之員現任職事與解任回籍者似爲有間且  
教官訓士非但講明理學卽政治事功亦所研究教學  
相長豈無化短爲長之處一省所轄百十員中豈無一  
二可復用之人似當量爲遷擢以示獎勵倘蒙

皇息令該督撫於每省之中或許酌薦數員觀其才猷以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一一

待錄用或於計典之中准其擢薦或於俸滿之日酌量  
陞遷<sub>臣</sub>知旣退復進之人其感激圖報必更切於初登  
仕籍之年而講習更歷之餘其練達老成必不等冒昧  
任事之日蓋生當

聖明之世凜凜焉無一人敢於自恃者亦欣欣焉無一人  
忍於自棄也<sub>臣</sub>愚昧之見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龍鬪峪華公廟記

王應吉<sub>邑人</sub>

襄治以西山之列也若翠屏然薄南爲龍鬪峪相傳曾有二龍相鬪故名峯巒峭絕松檜鬱森誠神樓之所也入峪數里許飾宇塑像稱佗郎神云蓋以爲漢神醫華公佗也或曰大郎者訛也佗廟豎此不知始自何年第覽本傳佗沛國譙人也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醫法精絕至有斷腸刮骨而人獲全者故迄今以神醫稱而佗廟豎此豈亦後之人慕而崇之與歲時清明祓者常數萬人余至其處因攷焉止見一碑曰現應

碑之記許兒以痞幾危其父詣神而祝之明日兒忽口代神言傳其方藥凡若干味且曰吾某也特救爾痞當不日愈已而果然然余知神之英靈果寓於此蓋昭乎其顯且明也於戲哉神功之普茲可推矣一許兒詎盡乎神耶竊按周禮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夫醫之下十全乎六而神之功靳於一兒殆非然也今其方藥之傳獨於孺子乎及之他無聞焉何哉試觀水藏地下靡所不有猶精神命

脉流通於胃腸肢骸者然第人不獲盡見耳迨湧而爲泉出之山下亦一氣之餘洩若曰水專在是則舛矣神於孺子亦山之泉耳庸足爲神限哉矧神在當時通數經舉孝廉當衡者辟而不就又不專爲瑣瑣方技者流生無遺行則設有顯靈昂於太虛罔所止界諒不以許之一祝而私厥子矣嗟夫彼穹者神曷其有私倘行負神明數數焉惟神之迪保是祈亦徒耳苟爲善神必陰隲之矣曹翹曰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范文子曰德福之

基也無德而受福猶無基而築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旨哉斯言列於君子之林者味焉若云如俗傳而已也不已蹈藏孫氏之故習乎有識者詳焉或以余言爲不謬

姑汾書院碑記

陳朝書 邑令

古者廣學校以造人材國有教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按古侯封百里不過卽今之縣屬而學校之設如此其廣故其時人無不學其學者得以成就人材而進於道我

國家文治昌明道化覃洽太學及府州縣學亦既備矣又命直省廣置書院所以陶成多士者典至隆也顧省會書院有

頒發帑金以資廩給而郡縣勢不能徧逮其通都大邑捐之守宰輸之士民俱不踰時克舉獨褊小之區物力維艱而長吏亦往往畏難而安焉襄邑爲陶唐氏畿內之地土樸而愿文風初不下於列郡然而挾策吟咏之子或以窶貧而不能肆其力或偏處一隅寡聞見而不克底於成儒效濶疎人材放失伊誰之咎歟蒞斯土者職在牧民訓士尤當仰體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五

聖天子敷教之盛心有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之選未可鞅掌簿書遂視爲不急之務而苟以自諉矣邑有姑汾書院僅存其名而已余下車訪尋故址不可得儒學教諭孫君孝純訓導李君岳縣尉陳君在中與余有同心計圖興復但卜築之費不貲而脯修膏火諸需所當爲之策久長者未易一朝辦也遲之

明年迺進都人士謀之僉曰是我襄人士之心也請亟行余捐俸爲倡都人士亦各輸私錢以助共得三千金有奇乃舉劉文純崔星梁遂等諸紳士司捐項出入而董其成工興於甲申夏五月旣望告竣於是年之季冬先是周覽地輿購得徐氏別業廣袤若干步位巽面離汾水環於左姑山峙其右鍾毓靈秀佑啟文明豈偶然哉其講堂廓如其學舍奧如有亭翼然有池淵然曲水流清喬木聳翠蓋無畫棟雕梁之盛而因地之形盡人

之力以成茲勝概有適相當者榜其門曰姑汾不忘舊也俾邑之士子晦明風雨絃誦其中生意滿前會心不遠相與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而爲之師者仰鹿洞鵝湖之範爲之弟子者懷春風化雨之思士品文風進而彌上也其亦可拭目俟與嗟夫學術之敝也日從事於語言文字之末而躬行幾不與焉矣附會六經逞其胸臆固執一義遂其偏私聽其言則賢人無以過攷其行則庸夫有不爲至於探蹟索隱反操入室之戈鬪靡誇多

徒艷雕蟲之技雖讀書破萬卷亦何益之與有凡余之  
所以經營圖度而務望於諸生者則在反求之身心之  
內實踐之日用之間經義治事程其功正誼明道見其  
志毋盜虛聲毋希速化毋始勤終惰毋見異思遷毋徇  
人而枉己毀方易圓不守律度準繩之正毋外君子而  
內小人假仁借義貽害於性情心術之微敬業樂羣相  
觀而善則闔邑之士風丕變而羽儀

盛世黼黻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七

皇猷用以輔文治而俾道化者不外乎是諸生其勉旃茲  
因工成誌經始落成之歲月並述所屬望之意勒之於  
石而都人士以崇儒嚮道之誠抒樂事勸功之懷皆不  
可沒乃善也

重修姑汾書院碑記

周貽組

邑令

邑有姑汾書院由來久矣乾隆丙戌歲邑令西蜀陳公  
訪其遺址倡修重建講堂學舍規模巍然迄今四十餘  
年邑諸生春夏絃誦得以藏修息游焉顧歲時遷易難

免風雨標搖兼以東西兩隅房舍缺如歷任諸君皆有  
意興修而未逮也余於己巳冬來宰是邦下車以來接  
見都人士輒以興復義學自任適邑中紳士有願捐資  
修理之舉爰庀材鳩工經營補築因其費而董成之並  
自捐俸金添置桌几若干以爲儒生肄業之具夫有廢  
必舉有善必彰此牧民訓士者之責也矧襄邑士風彬  
彬可造比歲擢高第者科不乏人將由此而輪奐彌新  
其擴充正未可量尤爲蒞斯土者所深望歟至於延師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八

課士月有薪水歲有廩糧又當從容圖畫以待後之同  
志倡捐而籌備云

重修姑汾書院碑記

王逢壽 邑令

書院之設所以儲英才廣教化也我朝崇儒重道文運  
聿新多士蒸蒸於今爲盛凡有守土之責者皆當仰體  
聖天子作人之至意以化民成俗爲先而化民之道舍講  
學其安從哉道光己丑歲余蒞茲土月課諸生童於姑  
汾書院見其堂宇傾頽垣墉圯毀不可以列几席庇丹

鉛每思有以新之而蓄諸心未形諸議也後數月縣試  
童生假城隍廟爲考棚一切几礎器具皆民間供給民  
甚以爲苦詢之書吏皆謂舊規如此不容易也余念書  
院前多隙地重修書院卽可以創建考棚士子旣得絃  
誦之區考校亦免供應之費豈非事之至便哉爰進邑  
之紳士相與謀曰書院爲合邑文教所關而鞠爲茂草  
非所以育羣才也考棚爲俊秀登崇之地而屢假神祠  
非所以慎選舉也茲欲仍其舊基擴其規模合書院考

棚而一之可乎衆咸以爲然而苦於無人倡率余乃急  
捐廉一千兩以爲好義者勸一時紳士居民聞風興起  
莫不踴躍樂輸以助興築又念資財之重非老成者不  
可託工料之費非諳練者不能司因擇於紳士中得誠  
篤者數人使董其事官吏胥役皆不與焉於是儲埏垣  
之具購斲削之材其他屋宇所需者無不畢備乃修後  
院起講堂次及左右廳事於諸生肄業之所門闌引壁  
俱新之復於前院創建考棚十數間列坐編號每值考

課之期可以庇風雨亦可以謹關防士民咸謂人材可興也體統可肅也科派可免也一舉而三善備焉經始於道光十年四月落成於道光十一年十月邑紳士具興工竣事顛末入告於余謀勒石以垂久遠並祈爲文以記之余曰是舉也豈徒使諸生握管操觚但求獵取功名乎抑尋章摘句爲訓詁文辭乎蓋人材者風化之源也襄邑爲陶唐故都勞來匡直之化猶有存者必講明正學遠追精一執中之傳斯學之爲孝子學之爲純

臣卽偶形爲政事文章亦無不卓然可述此諸生之所宜勉實余振興書院之本心也至於肇始之由與山水羅列之勝前人述之詳矣余不復贅

重修學宮碑記

李鄴書

邑令

邑之當修葺者曰城垣曰倉庫而學宮爲最學宮者

先聖先賢之所憑依士於是端厥習民於是觀厥化蓋一邑首善之區也余職斯土適時和年豐辛酉秋學師郭君杜君商修廟事余曰善遂召諸生並諭里民之好義

者議之莫不踴躍樂輸因於紳衿中擇其老成謹篤者董厥事自大殿戟門明倫堂尊經閣咸改而更張之廡祠齋房相其折棟圮瓦而葺之墻垣補築之廟中之享祀祭器新之凡閱三十旬而成費節而工備其用實也夫襄邑攬姑汾之秀密邇堯都人文蔚起俗美風厚亦固其所顧民風之興肇於士習當茲因循既久而於首善之地揀度削屨是亦振作之一機也然則是役也其非黜堊丹漆徒爲觀美之謂其謂爲人師者朝夕講誘

其中俾諸生知聖賢之真毋心利欲以自汨其愛親敬長之良而肄業者亦當顧名思義堂何以顏明倫齋何以顏正心誠意殿廡中之配坐享祀者若而人祠宇中之鄉賢名宦忠義者若而人循名責實奮然思興將前入之道德文章人品心術時往來於胸中實而體之靜存動察之際由是處則爲人孝出悌之人出則爲明體達用之士更令鄉先生如董事諸賢卽以所聞者歸而教其子弟親黨使之崇本務而重實學庶士習端民風

可以不變李吁江袁州學記曰譚禮樂以陶吾民會南  
豐爲宜黃學記亦曰材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土俗成則  
刑罰措余將以斯役爲士習民風之權輿也是爲記

重修三教廟碑記

王道仁 邑人

三教神像自坤變以來剝落幾盡屢欲重修以肅觀瞻  
奈災傷之後未遑及也至辛亥之歲獻圖鄭君等咸謂  
村中諸凡盛事已漸就理獨三教神像闕焉茲值時和  
年豐曷急圖之衆皆欣然樂從或輸其材或輸其力爰

擇日起工搏土而肖像焉歷年有五工告成神像莊嚴  
金碧輝煌拜其下者咸肅然生敬焉諸公喜曰今而知  
神道設教之意無非欲人觸目驚心耳余曰然然余猶  
有記焉按孔子生於周末靈王時釋迦生於周初昭王  
時老子則與孔子同時而年差長焉孔子之道自秦火  
後不絕如綫幸漢儒董子輩倡明其理而孔子之道復  
明至宋儒周張程朱發其精微抉其義蘊而道遂大著  
於天下故漢時有郡縣建廟之詔而歷代以來崇祀者

且遍大地釋迦自漢明帝時有番僧以白馬駝經至中國止於寺遂有白馬寺等名嗣後一盛於梁再盛於唐而佛骨一表韓文公所以有潮州之行也老子之後和之者有莊周曹參等而奉之者有梁孝元暨北宋諸帝或戎服講老子或禁苑建宮觀甚而輕天子之尊重道君之稱故丹書跪進王文正所以有美珠之賜也至以我孔子與釋老並列爲三教且同堂而祀之則實昉於何時然余嘗爲之外畧其形跡之異內證其心源之同

而知三教之提撕乎天下者理實出於同原而並行不悖昔人有言曰孔子六經之訓忠孝履其平李老六篇之言道德創其首瞿曇三藏之文慈悲爲其本是其言雖殊而遏欲存理則三教實同一操修也乃後之人有謂道不如佛之大佛不如道之尊道佛不如儒之正者是不惟不明三教合一之旨抑實不善學夫三教者也能善學之則吾儒之道固爲齊治之根本而釋老之道亦可爲修身之借資苟不善學之勿論釋老之教爲異

端足以害已而禍人卽吾儒被服孔子稱說詩書而蕩  
檢踰閑干名犯義又豈非孔子之罪人乎我朝崇儒重  
道以王號追封孔子五代而又頒持三教之論貴得其  
平之諭大哉王言直洞悉乎三教本原之同而執一隅  
之見者自不敢置喙於其間矣余忝爲孔子之徒身列  
衣冠終日兢兢惟恐名教不容又何敢妄分雌黃以獲  
戾於先聖取譏於後賢也耶諸公曰是宜文諸石以垂  
永久余曰此不足以言文也然以首事者之勤勞與樂

輸者之功德大不可沒也卽取而並書焉亦無不可

孫厚菴德教碑

翰林  
檢討 董文渙 洪洞  
人

夫子旣沒之三載門人廬墓者將歸泣相告曰心喪已  
矣吾儕且去矣今而後雲散風流各尊所學以行其志  
並廬夫子墓亦不可得矣嗟乎深恩莫報傷如之何或  
曰夫子告養歸里設科造士門墻之盛幾與鹿洞鷺湖  
相埒諸君親炙垂廿年欲表服膺之誠盍壽其教於石  
俾後學得瞻山斗識津梁豈不懿歟僉曰善爰自庚午

冬礪石閱一年告竣同人以渙從學最早且久知之也

詳屬紀其事渙憶請益時夫子方弱冠舉於鄉嘗訓渙

曰讀古人書在明大義求實踐學其學卽思行其行苟得志於天下則傳說之霖召伯之棠皆分內事卽其窮也亦當考道名山傳諸其人爲一代儒宗嗚呼是可以知夫子之學之教矣然此僅發諸言猶未見諸行耳及捷南宮登黃甲當咸豐初元

朝廷方勵精圖治重明刑選新進召對拜秋曹主政之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五

命弼教三年常存哀矜多平反大獄考績報最司寇器重之方將列薦章授大任展厥經綸爲斯世舟楫而夫子以親老家貧毅然陳情乞養人咸惜之夫子曰否否天下忠臣皆天下孝子爲之且吾黨有人定省之暇得英才而教育之使用於世以發吾志所未逮行吾孝是亦竭吾忠矣何惜爲且夫窮達者命也達而窮者遇也不戀戀於達而退處於窮以行其心之所安者則君子之權也夫子蓋權於爲臣爲子行道傳道之間覺爲子之

日短而傳道之心切故其志也堅其歸也決由是天倫  
叙樂林下優游日以著書自娛而慕之者若東雍若高  
梁若霍陽以及父母之邦州牧邑侯爭延主講席師事  
之所至循循善誘人才輩出教先器識文藝次之故出  
其門者飛黃騰達或爲翰苑名流或爲郡縣循吏卽後  
生小子一經提命則言談舉止雅飭絕俗識者以爲有  
安定弟子風向使夫子得享髦齡再出東山慰蒼生望  
則霖雨甘棠何難及身親見乃天奪之年不使克竟其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六

用也悲夫雖然夫子有子能世其業允迪前人光以繼  
我夫子未償之初志夫子爲不萎矣明德之後必有達  
人春風化雨豈第在公門桃李哉

重修河伯廟碑記

前福建  
巡撫

徐繼畲

五台  
人

皇上御極之六年山西巡撫臣王以襄陵汾河驟漲阻賊  
護衛民生顯著靈異奏請加河神封號

詔封汾河之神 欽加乂安二字蓋曠典也先是襄陵城  
濱汾河城外築大堤捍水堤舊有河神廟隘僅一椽歲

久將圯咸豐三年秋八月粵賊萬餘由懷慶竄入垣曲  
連破絳縣曲沃洪洞圍平陽城勢如風雨襄陵距郡城  
二十餘里礮聲砰訇相聞夜則火光燭雲漢是時宰襄  
陵者爲興國州劉公率士民登陴守禦顧城小糾壯丁  
不逾數百人又承平久民間不見兵革慮賊虜至勢將  
瓦解默念賊勢不能久獨汾河暴漲地無舟筏賊不能  
渡危城或可保因涕泣默禱於水神是時天久晴望西  
北上游諸山亦無雲氣忽夜半水驟漲瀾漫洶湧濶至

里許時八月初九日也尋有賊騎數十至河濱探測再  
三徘徊而返賊於是日屆平陽城連日遣騎探水水漲  
如故至十四日賊由沁源東竄入上黨而河水卽於是  
日驟落襄民額手稱歡謂河神之祐我生民也余謂襄  
民之獲免於難固有數存然以不雨之天消涸之水無  
端驟漲至四日夜之久較之反風滅火尤爲神異固神  
之哀我襄民顯爲呵護而非劉公之至誠感神亦胡能  
響應若此耶公於事平後欲鼎新神祠以報靈貺旋去

任量移平遙意不能忘捐廉付襄陵紳士使庀材鳩工而申報其事於院司中丞王公據以入奏迨部議上得諭旨錫封號而襄陵紳士適報公謂神之靈蹟不可湮囑余爲文以記之於右

襄陵縣紳士捐賑碑記

韓 輝 邑令

嘉慶九年平陽所屬臨汾洪洞曲沃太平翼城襄陵皆被旱灾奉上開倉平糶秋停徵十年三月 輝 補襄陵任見民有饑色心甚測然卽捐廉賑粥城鄉共設七廠確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十八

查實在乏食者登册給籤領粥其年老患病暨少年婦女不便遠涉者計每日應領之粥折米著五日總領一次自三月二十四日起至五月初十日止是歲秋禾復被旱成灾 大憲入奏

皇上特沛恩綸先撫恤次大賑復加賑並蠲緩錢糧又自十二月十五日起設立粥廠至次年四月又加賑至六月止並奉藩憲告示道府札飭勸捐 輝 卽於十一年正月同委員秦公及兩學呂公杜公捕廳胡君在城隍廟

公所勸捐旬日間共上銀壹萬貳千柒百壹拾八兩遂令河東河西總理紳士仍在公所收銀先諭每村紳耆各二三人於領粥貧民之外尚有實在艱困者秉公核實清查別造冊毋遺毋濫其戶口多寡以大小中村爲差不許鄉保人等經手以杜冒濫每大口每月准領錢五百零四文所收捐銀卽令總紳士在城鄉各鎮易錢以便各村就近領取每村每月散畢一次卽將戶口花名錢數謄寫清單實貼村門俾共見共聞自始至終凡

銀錢出入皆各紳士經管並不假手胥吏儘數散畢後將某村若干口每月散銀若干闔縣若干村共若干口統共散過錢若干散數總目條分縷晰粘單榜示俾衆咸知是年大有秋今年夏麥又大稔輝始寬厥心因補叙其事曰嘗聞周禮五族相救五黨相調蓋里黨周急之義自古爲昭也今人見禽獸饑欲死尙有惻然不忍之心而況於人爲同類見行路者有菜色尙欲解囊以救而況地爲同鄉見橋梁傾圯道路崎嶇不惜捐貲修

整而於貧民升合之需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以此較彼孰輕孰重孰緩孰急必有能辨之者然而素封之家每欲留有餘爲子孫計試思目擊死亡流離之困忍而不顧其能保子孫之長享有餘乎卽家僅小康並無盈餘但出三四金在已尙不至餓斃而已可救三四目前之命噫凡人存好善之念必待有餘而後爲之則何時而可襄邑風氣純樸近古慷慨樂施者固衆卽勉強從事者亦不失爲善人今幸年歲豐登民氣復蘇共享太平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一

之福當感念

帝德如天賑恤蠲緩有加無已而此邑之紳耆士庶咸沐聖天子子惠元元之至意而翕然觀感同里相恤誼篤桑梓有足嘉者爰書名立石以垂永久且爲樂善好施者勸

朝陽洞護法殿碑文

楊維棟

邑人

往時九日携友至朝陽洞坐上室南望陽坡小阜紅葉黃花牧豎樵唱因誦余伽藍殿裏典金階句興到語也

其後二年主僧太眠募得金錢於其南建護法殿三間  
且曰如門斯屏如箕斯舌冥制色相了無着也完固風  
氣永無剝也余應之曰然夫心卽佛也降伏自心何庸  
金甲寶杵護法將軍也今之建者序者從其教而應之  
而完固冥制之說亦豈盡可廢哉他日過之借爾束茅  
題余舊句不知可引例金帶山門之故事乎否也始於  
乾隆十年三月間成於乾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是爲  
記

重開上泝吞河渠興利除害碑記

孫成基 邑人

從來治水爲農田所首重利之所在人思興之然興利  
而不先弭害則趨利之地卽爲釀害之尤甚可懼也北  
梁村東南舊有上泝吞河一渠源出浮山峪派分五支  
自巽方繞至乾地其利與幸院孫家院共之灌田千百  
畝自昔然矣迺曩時二支五支渠路由北梁村中經過  
每值山水衝激過當室廬爲毀衆有其魚之慨以故渠  
道開而復閉屢經數手迄無善策致使稅輸上上而餘

潤未沾吾農民其何以堪此咸豐庚申夏適值大旱衆皆憂懼不知所出幸賴鄉長喬公庚郭公念宗喬公長久先後集衆向予商度予曰向之被害以水由村中行也今欲防其患盍於村之東西兩旁改濬二渠令水繞村而過併將舊日渠路堵塞增高斯可以享水利無滋水患豈非居耕兩益之計乎衆僉曰善遂公舉渠長渠首各紳耆公同妥辦合毗連三村之力成一曰百年之功除新開二渠係攤貲購地疏通外其餘支三渠悉踐

舊跡而重濬之未敢臆爲增減是役也工甫告竣天降大雨灌溉之利波及隣村秋夏二田遂慶再稔於是吾農轉憂爲喜而深嘉首事諸公之力爲足多也囑余爲文記其緣起尤願後之人協力同心守而勿失去其壅塞無爲專利庶可奉行無弊垂諸久遠則更幸矣至渠規各條以及公費按田攤派另有簿記茲不復贅云

重修襄陵北館記

孫成基

京師爲人文會萃之區凡仕宦舉子僑屬於斯者必賴

有舍宇爲安集此會館所由設也余襄正陽門外余家胡同舊有襄陵古館不知創自何人因年遠無考留廓客賈從中覬覦遂據爲已有歷數十年矣余自庚戌通籍供職秋曹理諭諸逐末者先後搬去仍在北城暨街道廳署報明修葺當卽闢其草萊重新改造在里在都邀同陳著葺梁丙照諸公彙募銀五百兩有奇益以柴鹿筵農部集捐之數約共六百金擴其舊址改建東西前後各兩院正房過廳廂房對廳共三十間一切工料

所需京蚨近三千貫除募貲不敷用外余自捐廉俸百四十餘金俾得落成忽忽十有七載矣余自癸丑歸田館舍歲修有間已於咸豐己未西院正房偏西一間雨後陷毀迨庚申壬戌余兩到京都均以爲期太促補葺未遑嗣於同治甲子嘉平長男毓琇冬官逐班因命擇吉修理而囊空羞澀遲遲至今廣呼將伯集有成數五百金鳩工庀材經始於 年 月 日越數月而工告竣門庭戶壁煥然重新竊幸作述相承數年來艱苦求

濟之志庶藉以稍慰也是爲記

祭八蜡文

錢 壩 邑令

伏惟民以食爲天食以穀爲本所以常陳時夏特著粒  
民歲卜有秋惟期穀我是民與穀相依爲命而庚與癸  
豈可頻呼曩者赤地成灾民遭塗炭今則蒼天悔禍澤  
沛恩膏千紅穠稔方期魚夢之占萬綠耕耘共樂鴉鉏  
之舉維茲鼠耗敢肆鴟張我疆我里任爾潛踪食黍食  
苗公然逞惡攀條則戕其枝葉鑽穴則害及根株晝而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一二十四

伏夜而動防無可防類以聚群以分去不勝去閭里驚  
心官民束手顧瞻村落十室業已九空睠念民生一困  
豈容再困伏乞

神威大施法力網不開三毋使抱頭而竄刑惟畫一豈容  
泣血以思殲其醜類護我嘉禾庶有年登太史之書永

蒙

神佑無飢釋

聖人之慮仰副

宸衷顧茲編氓敢爲請命尙饗

楊山夫先生墓表

刑部員外郎

張道源 浮山人

山夫先生姓楊諱維棟字棟也襄陵文學士嗜書工詩

窮約終其身不求聞達故自號曰山夫負氣節崔給諫

之獄先生以身從師事之無所顧畏與先大夫爲文字

交辛卯春先大夫偕 源 謁選北上先生贈詩有匆匆一

別卽天涯之句明年先生作古先大夫爲刻所著在山

吟詩集行世且召 源 曰吾與山夫有題墓之約俟其歸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一二十五

殯當踐之乃言猶在耳而先大夫遽捐館舍追思往訓

竟成遺命悲夫今其嗣孫繩祖將卜葬先生於其祖塋

之側爰召石工輦石而豎之墓成先志也嗟夫今人握

手訂交歡稱莫逆一旦有人琴之感不相過問者曷可

勝道先大夫與先生旣篤於生前復念及身後所以教

余小子者深矣况先生爲吾鄉詩人尤先大夫所爲拳

拳者敢敬述之爲先生表

觀音大士贊

盧秉純 邑人

以聞入以見入以悟入此

三菩薩之得道與吾儒大相契合者也觀自在尋聲救苦  
欲天下皆歸極樂若一人不成佛則願一日不升天其  
願力大矣音而曰觀凡人所不能聲之苦皆可以觀而  
得之故不曰觀形不曰聽音而曰觀音微妙可思奚止  
五官並用之說也且觀人而先觀我觀自在而天下之  
苦皆從一身體認爲仁爲恕又得聖門宗旨儒曰大成  
成以此也釋曰大雄雄以此也性天之不可得聞者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二十六

菩薩其先聞 矣敢述所見以獻於法座

詩

蒙溪山居

五言古

元

張著

我本山中人十年墮紅塵歸來媿青山青山解迎人十里如相望五里如相親乃知山德厚不以俗駕嗔藹藹桑麻原熙熙雞犬鄰落落冠裳古悠悠言語真回思所遊地囂埃城闈終焉吾有約爲報山之神

憶巢父

明

李咨

邑令

幽壑映晴巒溪水揚新綠言昔有異人而此寄幽獨放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一

情凌漢霄浮雲等黃屋濯足清冷濱長笑響山谷爲憚都俞煩甘心友麋鹿聲飛天地間誰能嗣芳躅

咏席師

憶昔陶唐時光岳氣完好生此華封儔結寓山之窈夕眠松石雲朝歌羲黃道胡爲擊壤歌薄言瀉懷抱噩噩太古風降世誰同調獨憐荒塚頭離離半秋草

張留侯

睽彼韓公子奮起從高皇氣象固儒匹伊呂同光今

古稱人傑明哲真非常  
決策來商隱躡足封齊王  
功成身勇退健羨良弓  
藏下馬拜高墓古樹明夕陽

張蒙溪

門楹夕照明村墟  
藹林木蒙溪解組歸  
曾此易風俗衣冠不隨時  
禮樂教兒讀豈直閨門  
間里閉仍修睦遺風尚凜  
然後學多私淑弔古拂殘  
碑歔歔奠醑醕

張承旨

明明太平關山川遠涵映  
公寔間氣鍾草木亦榮幸  
有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一一

筆大如椽信史煩刪定  
鑿坡三十年陰陶多士正  
操持冰霜清氣沮金石勁  
幾度仰高風式木起深敬

牛叅政

纍纍數塚青亭亭一碑古  
殘刻紀芳馨樵牧知光祖  
英英問世才疇能踵遐武  
寵遇冠時流符佩三珠虎  
吁嗟敗壘邊野花自開吐  
因感雍門言悵望原頭土

東閣晨望

國朝

崔

瀛

邑人

晨起望東山旭日散林木  
深壑靈風响得爽豁幽獨  
凭

立虛閣上擬構雲間屋記曾披道書凌空飛仙築從此  
遠塵氛崖畔留鶴宿

襄陵行

七言古

元  
王 惲

翰林

暮春庚辰日維丙駕言出遊事耕省西郊微雨半晴陰  
幾點殘雲露山頂馬蹄踏破落紅香飛蓋追隨垂柳影  
晉人熟食三月節店舍無烟竈厨冷春到襄陵滿縣花  
綠陰池館總姚家清樽遠酌會心賞不與鶯燕爭春華  
画輪歸輾故堤沙金店西頭酒更嘉舉杯爲憶劉漢事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三

雲龍風虎何紛拏僞淵東開蓄峻址青衣行酒真驚麕  
拳帷一笑雨寂寞野老指點宮臺窪萋迷悲碧荒城曲  
依舊溪流帶北斜

送丁廷玉分教之襄陵

明  
薛 瑄

侍郎

太行之山何崔巍鐵崖翠壁萬仞中天開其勢北來吾  
不知其幾萬里但見橫亘遼磧包括秦晉斗起中原之  
地何壯哉往年吾嘗陟其頂四顧山如培塿樹如苔黃  
河一線遙遙下砥石奔流直到東海不復迴此時英風

浩然洒六合便欲歷覽天上金銀臺其中羊腸九折走  
峻坂摧輪怪石礪礮磊落而成堆太行之高且險也如  
此子今遠行令人興難裁倘到昔所登覽最高處爲我  
歌此一曲還徘徊西望襄陵迢迢抵幾驛驅車徑須往  
渡清汾隈願子居易思險慎厥守始終永保令譽慰我  
相思懷

襄陵分司題壁

司馬堊 御史

嗟予素有林泉癖每向林泉情不已昔日窮居求志時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四

結苑直向蘭亭裏蘭亭裏面山最深茂林修竹團蒼陰  
清泉遙向半空瀉雲霧往往生衣襟我時坐卧萬山頂  
心懷直與山俱靜一丸紗趣頗熟拈三代文章會深省  
自從擢第向銜坡回首林泉情幾何紅塵馬前一千尺  
終日碌碌相奔波幽情雅趣固無改却憶故山猿鶴在  
舊學荒蕪日益深宦途宛轉真成海今朝持節出三邊  
覩此清幽心豁然定應神物故相劇移却蘭亭來我前  
陰森竹樹相蒙密隱約亭蘭竹深出寒泉繞屋流白雲

古木回簷礙紅日池蓮後時雖半枯風致未減知章湖  
綠蒲紫荇相映帶秉燭夜看疑畫圖朗吟還向亭中坐  
點點流螢拂衣過秋聲瑟瑟檻邊來木葉蕭蕭燭前墮  
分明如在蘭亭中一腔澄徹萬慮空今朝曉起不忍去  
怕見林梢霞彩紅

和前

顧福部郎

縈懷山水欲成癖奔走泥途猶未已東風使節駐襄陵  
光景分明如夢裏石苔窄逕宛轉深交加綠竹敷棠陰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五

空青濕翠左右落冥濛沾我征袍襟我身疑作蓬壺頂  
白雲隔斷紅塵靜清風輕向兩腋生伫立無言心自省  
幽亭正倚西城坡登臨如此良辰何好鳥嚶嚶新出谷  
錦鱗荇底翻晴波蒼松期我節勿改老去留得貞名在  
棗紅李白能好看一夕掃地愁如海呼童洗硯臨水邊  
詩成倚劔心茫然丹雘翠壁重疊見恍若屏幃當吾前  
四圍花草更茂密池分一派龍泉出清兮可以濯冠纓  
盤桓不厭留終日太行東望淚欲枯故山直在吾西湖

安得長風驀地起高搏遂我南韜圖拂衣瀟洒起復坐  
階下流光隙駒過陰雲忽向檻外生霎時雨脚簾前墮  
阻我官程雖熱中蒼生被澤非成空羣陰一讓太陽出  
五雲分彩祥光紅

遊娥英泉

范 晟

幽泉噴薄蛟龍吼萬斛珠璣牽荇走波心隊隊錦鱗跳  
驚避釣絲千尺柳等閑探賞湏回首尚憶仙娥環佩所  
嗟彼鰲降已多年泉水涓涓如說舊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六

蛻菴歲晏遣懷

五言律  
三首

張 翥

小小新齋閣温温舊髣髴精神全藉酒助力半支藤蟄  
豸深坏戶真鴻巧避矰蒙頭衲被底何異在家僧  
世路正如棘吾生猶繫匏詩人歌蟋蟀軍士歎蠪蛸無  
地營家食何心解客嘲山林徒在眼難覓一枝巢  
書舍如僧舍心閒與靜宜寫多髟兔穎藏久艸貂皮宦  
蹟年勞見生涯日歷知未應同與俊肯負沃洲期

西花園

明  
邢 讓  
邑人

別墅連城曲幽樓絕點塵雲山常在眼簷紱若爲親籬  
外饒君子床頭足聖人無邊風景好來往不嫌頻

寄邢祭酒先生

吳文舉

師道尊天下才名重翰林詩書陶士術霖雨濟時心楊  
柳風吹面梧桐月滿襟何年資講益重聽杏壇琴

省耕十詠

李 咨

燕村蔬圃

花村過雨後緩轡試閑行隔葉鶯交轉穿籬菜亂生青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七

梢存嫩濕紅樹欵新晴欲喚園丁語恐爲林外驚

賈朱麥浪

漠漠平蕪地依依燕麥芄翠添新霽雨浪起晚來風天  
澤元無異息波迥不同安能連萬頃頓使歲時豐

繫灑鏡天

誰滙繫灑水澗澗小鏡天遠涵晴日影倒蘸碧峯巔一  
脈潛通處齊民灌溉田分明清徹底端不是貪泉

印池曉月

可丈方池小漣漪一掬清寒光凝太液曙色薄昆明眼  
底江湖闊夢中春草生黃金誰肘印曉月照斯名

福洞晴春

徑入宋村洞風光不世同鳥啼千樹碧花笑滿山紅鐘  
響清蒼外人行圖畫中溪流仍泛泛疑與武陵通

市鎮曉集

風晴山市早雲合四民連紅杏牆頭出青旗柳外懸魚  
鹽交易退貨利有無遷自我能平價誰人不受廛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八

東柴烟柳

城市南頭柳晴烟一抹輕依稀元亮隱想像亞夫營啼  
鳥姻遮護離人惜送迎章臺非此是莫起等閒情

西梁雲稼

晴樹藹西梁如雲萬頃黃黍垂秋色重風襲豆花香牧  
笛青山外人家綠水傍扶歸田叟醉桑柘倚斜陽

鄧橋野色

登眺鄧橋上翛然野思長一痕春水綠萬點曉山蒼夾

路花饒笑連天草正芳昔賢遺愛在斯土倍生光

花塢紅香

暖風十里路豔杏色爭姝點綴千機錦粧鋪一畫圖香

酣蝴蝶夢紅滿蜜蜂鬚未許塵埃近相看隔水區

謁邢先生墓

范 晟

拜謁先生墓苔封有道碑九京人去遠半夜鶴來遲雨

濕梨花慘風號宰木悲英靈如可見夕陽滿空祠

臺中卽事

劉應熊  
御史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九

蘭署開幽徑叢筠暗曉霜碧流縈檻合翠盖入簾香湘

浦空搖落武陵亦杳茫何如城市裏有此白雲鄉

臺中賦竹  
二首

黃洪毗  
御史

臘月襄陵館持杯對此君高枝斜帶雨密葉細藏雲淇

澳原同調湘江不染痕夜深風影亂雪裏動龍紋

衆芳搖落後獨愛歲寒枝勁節憐誰共虚心只自知事

傳龍化處聲憶鳳來時相對江南景烟蘿起夢思

宴襄陵公署有感  
二首

周斯盛  
副使

屈指曾遊日於今十五年猶餘深逕竹似減半池蓮地  
有論文主人非用世賢碧筒還可折拚醉曲欄前  
臺榭水中央微風過雨涼坐宜三伏暑酣任百花香曲  
沼迴龍舸新蒲薦羽觴聞君歌楚調疑是泛瀟湘

過襄陵會杜定吾明府

李騰鵬

聞道襄陵好今來勝所傳中山千日酒華嶽一池蓮鼓  
腹民如古鳴琴令是僊此君能愛客清影舞窻前

襄陵臺中叢竹

熊迥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十

叢竹當軒列天然翠作屏風清金若奏雲繞鳳疑停不  
染三湘色空傳上土醒歲寒堅節操獨伴太微星

藐姑射

二首

翟師偃

共說神人宅相將一再攀龍湫幽澗底仙洞翠微間疊  
嶂三千丈平泉十二灣登臨興不淺側耳聽潺湲  
郭外招提隱間中載酒看涼風來近岫急水下平灘石  
古千年迺林深六月寒浮生忘去住落日尙盤桓

謁龍澍華神祠

翟師偃

幽壑隱孤峯千秋廟貌崇世傳龍澍澤人誦藥王功  
鳥道青天外蟬聲綠樹中登高暫作賦脉脉領薰風

題異植

並序

國朝

丁宏誨

馮翊敦菴張公宰襄閱一載公之兄登賢書邑人爲  
樹幟久之標端萌生人以爲異忽值寇氛逼城公於  
城樓刎頸危而復甦意樹其爲公兆欤嗣是樹枝翦  
蔚邑人愛而護之卜公後必昌大爰賦短章用紀厥  
事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十一

生意婆娑盡春風吹又回孤標同挺節偉幹自成材  
蔽芾留遺愛輸困老大才鬱葱佳氣繞疑是倚雲栽

遊龍鬪峪

謝國傑

邑令

高閣諸天近懸崖一線通雨來青嶂外身入翠微中  
石怪疑蹲虎松虬若卧龍登臨今日事把酒挹仙風

龍祠和友韻

陳欲達

天源集萬壑今古遶亭湫氣噴生雲服漸鳴出雨秋  
泛槎欣載酒臨渚喜鷗留倩作山陰勝歸從李杜遊

中夏遊龍祠

郭永豐

姑射之芳洲風清夏亦秋石泉疊迸出溝水遍分流魚  
戲如無水龍藏疑混鯁冷然豪濮意我不異莊周

春日遊龍澍峪

喬汝爲

携友尋山徑兒童春半肩  
莼花紅霧裏柳色碧溪邊  
坐石嘗村酒行歌過水田  
松風吹未歇策蹇入蒼烟

村居初秋雨過得爽

崔瀛

村居多古色野雨足微涼  
濕鳥爭林噪欹荷待月粧  
池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十一

開萍藻影風約水泉香  
共客懷新爽清吟對素觴

宿東山朝陽洞僧舍

二首

徐之駿

層山橫積翠歇馬遠投林  
寶界懸崖古禪棲探穴深  
晚風消夙暑初月下輕陰  
坐聽疎鐘發塵囂何處侵  
未愜投山意聊觀卓錫緣  
野花香有色澗水淨無烟  
聽鳥高松外尋碑積蘚邊  
老僧堪一話此會更何年

送襄陵令李君

七言律

宋

歐陽修

學士

綠髮襄陵新長官  
面顏雖老渥如丹  
折腰聊爲五斗屈

把酒猶能一笑歡紅棗林繁欣歲熟紫檀香軟禦春寒  
民淳政簡居多樂無苦思歸欲掛冠

奉寄張蛻菴承旨

元  
釋來復

東觀蓬萊紫翠間五雲飛繞佩珊珊宮中夜賜金蓮炬  
天上晨趨玉笋班老去乞身思故里間來隨意宿禪關  
苔花溪水春如酒何日誅茅傍碧灣

按察分司壁題

明  
蕭啟都御  
史

地位森嚴竹木幽亭池四面引清流晝長風動荷香細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十三

夜靜波搖月影浮闌檻生涼消客慮軒窓穿綠逼人眸  
巡行何必分南北此處原來勝舊遊

和前

趙啟按察  
使

可愛霜臺景物奇喬林茂樹綠參差森森翠竹遮荒徑  
隱隱寒泉入小池風動荷香魚出躍月明露冷鶴歸遲  
倚闌獨立心如水清意無邊祇自知

和前

顧福

景出汾江第一奇小停西倚堞參差雲出澗壑山懸幕

水遶簾櫳地湧池碧藻靜涵春雨潤畫闌斜隱夕陽運  
歌臺舞榭成泥土此段清風摠不知

和前

黃 著 御史

形勝河東此最奇蓬壺仙島若堪差春風花氣薰苔徑  
夜雨泉聲漱石池碧樹團陰侵几潤白雲拖影上闌遲  
天機幻出無邊趣賸有幽懷野鶴知

和前

李 咨

誰製西園一段奇尋常景物少堪差蒼松偃月龍蟠窟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十四

翠竹臨流鳳浴池地面南偏春意早墻頭高礙雨聲遲  
公餘幾度頻來往見此清修若故知

題清風亭

趙 欵

芰荷池畔跨橋亭花木交加簇畫屏鶴避茶烟棲古樹  
魚吞硯墨動浮萍水連天去無邊白竹遶堤來不斷青  
公便駐驄須飽玩重遊焉肯厭勞形

和前

顧 福

十丈塵中見此亭古苔怪石倚雲屏春風生意滿階艸

世路功名一葉萍秋水遶池浮鴨綠遠山逼漢擁螺青  
幽然自得乾坤趣豈是尋常月露形

和前

黃 著

綵雲堆裏聳孤亭當面湖山擁画屏落葉鳥驚風偃樹  
晴波魚躍浪翻萍雨添香艸沿階碧烟鎖修篁夾岸青  
暫却紅塵於此憩支頤相對竟忘形

宣聖廟釋奠

李 咨

五夜庭燎薄上蒼鬢宮諸子藹蹌蹌禮遵彝典犧牲脩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十五

神假丹誠俎豆光芹藻尚霑洙泗澤詩書猶帶杏壇香  
斯文自是應珍重萬古綱常賴素王

同前

范 晟

盛世尊崇祀素王泮池日暖藻芹香禮行三獻尊周典  
樂奏咸和應魯堂濟濟衣冠聯玉佩輝輝燈火雜烟光  
中天奎壁星華燦瑞協文明萬載昌

晉橋梅月

李 咨

漫傳梅月間時竒三載依稀入夢思圓處每憑冰鑑影

開時常藉雪霜姿謫仙把酒應曾問和靖當年亦未知  
惆悵雙清今寂寂一竿青旆畫橋西

同前

索 睿  
教諭

幾迴閑賞晉橋邊梅月相傳不計年每愛冰霜添綽約  
尤宜午夜對嬋娟調羹有待何時實折桂曾看幾度圓  
更喜飛塵無半點清癯風味出天然

同前

范 晟

梅在橋頭月在天一枝低亞映嬋娟梅期月兔知開謝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十六

月約梅花伴缺圓何處暗香消息遠誰家殘照景光偏  
於今冷落雙清趣不見逋仙與謫仙

三嶝雲峯

李 咨

嶝嶝山頭更是山嵯峨直入碧霄間華池北去連平水  
姑射南來接故關翠嶂着烟濃又淡白雲拖影去仍還  
幾迴晝靜鳴琴後閑擬西山作畫看

卧龍靈應

范 晟

崇山西嶠卧龍祠肇自隋唐全盛時岩石棲靈常電遶

珠林聽講有僧知雲生潭影藏蛟窟風遞鐘聲吼葛陂  
歲旱爲霖興變化堯封今日賴雍熙

湖山烟雨

索 睿

山色湖光靜鏡開行臺佳致勝蓬萊數峯削玉天邊見  
一水通池地底來柳蘸綠波魚散去烟迷青嶂鳥飛迴  
公餘時向高亭飲賸有荷香到酒杯

汾流晚渡

李 咨

東郭東頭汾水濱波流縈處是通津櫓聲欸乃驚紅蓼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十七

漁火熒煌照白蘋待渡馬嘶楊柳岸扶歸人醉梨花春  
堪憐畫艇夢兒大能濟東西南北人

同前

索 睿

襄陵城郭枕汾流落日行人喧渡頭踈柳遙連關外市  
澄波倒浸岸邊樓櫓聲嘔軋斜陽晚漁笛淒清遠浦秋  
南去北來無限客濟川獨賴一扁舟

同前

范 晟

長流滾滾鴨頭新路隔東西據要津紅蓼綴灘霞散錦

白蘋觸岸浪翻銀夕陽林杪催行急水鳥沙頭喚渡頻  
閑聽棹歌聲欸乃滄浪一曲濯纓塵

巢溪春漲

李 咨

殘雪初消北岸晴巢溪曉漲擬橋平驅牛事已湮陳蹟  
洗耳人猶擅舊名草色遙連春漾漾柳條低拂綠盈盈  
誰知一綫清風遠千載桐江釣子陵

同前

索 睿

泛泛春溪漾碧漪當年巢父此棲遲荒祠遺像今猶在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十八

清節高風世共推柳帶和風青裊裊岸痕新漲綠差差  
我來欲把塵纓濯却恐仙靈亦見疑

同前

范 晟

洗耳曾聞耻飲牛問人消息屬巢由三交雲液莠花淺  
百尺烟光柳帶柔高樹烏啼猶識姓古祠鹿過亦回頭  
春風北岸添新漲一脈清清依舊流

飛虹雨霽

李 咨

迤邐長橋擬螭螭往來人在畫圖中夕陽半落橫清澗

宿雨初收插碧空題柱固難司馬氏乘輿已陋鄭人功

何須驅石到東海天下車書正會同

同前

索 睿

長橋跨澗勢穹窿雨霽雲衢卧彩虹華表遙看殘照裏  
雕闌斜倚半天中雄臨晉地山河險密邇秦關客旅通  
役役紅塵經過者誰能不仰濟川功

同前

范 晟

公輸巧構枕高寒雨過虹飛壓澗千鳥向日邊翻霽色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十九

人從空裏倚晴闌銀河漫說津曾問烏鵲空傳羽未乾  
獨有昇仙題柱客歸來車馬自長安

龜山晴雪

李 咨

雪霽東山渾似画幾迴徙倚画闌看犬牙排玉三峯冷  
龟甲凝銀數點寒瑞氣鬱蔥塵世杳晴光燦爛海天寬  
小樓添得無邊趣多少瓊瑶落筆端

同前

范 晟

岩堯一帶擬龟形雪甲嶙峋拔地靈巉岫幾層排玉戟

斷崖十里聳銀屏林間野鶴閑清夢磧下寒梅散遠馨

紅日曉從天外出分開數點雪中青

雲亭環翠

索 睿

侵曉池頭宿雨收翠雲晴護小亭幽交加淇水千竿玉  
彷彿瀟湘一片秋座上好風來面面吟邊清興自悠悠  
宦遊獨有霜臺客佳句琅然任唱酬

平水拖藍

李 咨

溪上巉嵒列画屏溪間流水玉崢嶸堯封溝澮猶天造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二十一

禹蹟山川仰地平豐稼擬雲秋色重踈林過雨晚涼輕  
何如萬派皆澄徹唯有源頭一脈清

同前

索 睿

源泉混混出雲根絡石穿林絕點塵十里翠鋪湘簟靜  
一灣綠染綺羅新荒烟野渡隋堤景芳艸汀洲洛浦春  
苑屋幾家臨水住朴淳猶是古堯民

退菴別業

邢 讓

卜築西垣最可人青山爲屋水爲鄰身將隱矣文何用

人不知之味更真自古交游少同志到頭聲利不關身  
清泉便可如澠酒澆盡胸中累劫塵

省耕宿釋迦寺

李咨

青崖絕處古招提棟宇猶傳至正時  
仆草斷碑苔蝕字  
摩空老樹鶴巢枝蒲團寂寂僧歸定  
竹院蕭蕭月上遲  
一夜虛堂清不寐滿懷民瘼有誰知

九日姑射山登高

李咨

三年山右逢重九每度佳辰興未休  
綠醕似憐遊宦客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二十一

黃花猶戀少年頭風流自許追元亮  
知遇誰能繼馬周  
登眺有懷歸路晚滿林紅葉不勝秋

承恩寺集古

邢訓  
邑人

門外春橋漾碧波  
馬伯膺  
萬家烟火夕陽多  
趙子昂  
青

山盡是朱旂繞  
王摩詰  
寶地曾經翠輦過  
陸天錫  
上國

幾年倍賜履  
張仲舉  
海門何處問魚簑  
王熙  
論心得住

慈雲閣  
趙學士  
願及昌時養太和  
范德机

清音亭

雷復

棣萼相輝覽勝遊  
停驂偏愛水亭幽  
林花紅落三春雨  
池藻涼生六月秋  
遠岫淡烟浮罨画  
断橋流水雜歌謳  
太平樂事真難遇  
試問瀛洲有此不

遊姑射山

黃克纘

平泉西下白雲天  
流盡韶華不計年  
餘瀝已膏唐地外  
愁聲故落晉宮前  
濯纓清對人如玉  
紉佩香傳澗有荃  
更想歌風汾水曲  
中流直欲泛樓船

姑射龍神祠

黃洪毗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二十二

仙人姑射御神龍  
噴出寒泉晝夜同  
殊勝中瀾誇絕品  
平分二邑誦元功  
雷聲遠聽渾疑雨  
雲氣長噓不待風  
古廟断碑深樹裏  
莫將伏臘負村翁

趙曲懷古

李元齡

搔首浮雲晉地深  
名山一望負登臨  
秋風似帶韓王氣  
白日疑懸趙朔心  
墟里人烟汾水渺  
樓頭星象太行陰  
我來懷古情無極  
澹澹斜暉起暮砧

望曉樓成秋日登臨

陳勗

邑令

重上層樓御遠風雲連齊晉度飛鴻喜瞻灝氣文星爛  
慶洽蒼穹湛露豐東臨汾浦疑銀漢西列姑射幃碧空  
興來把酒歌明月遙接清光萬里同

登鎮汾樓

翟師偃

直上高樓思渺茫擬憑黃鵠任翱翔眼空禹服三千闕  
笑指秦關百二長劃地風雷壯冀北彌天日月照河陽  
當年虞夏淳風在翹首令人憶帝鄉

暮春登東山

翟師有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二十三

星巒矗兀俯千畦春服遊人逐馬蹏媿媿金爐香霧礪  
芄芄紫陌柳烟迷苾芻老衲禪無障肥碩高標仙有梯  
我亦欲來尋侶伴山靈肯許下招攜

視鹺重遊賦懷

國朝

胡秉忠

擒昌筮仕幾更秋今日巡臨亦舊遊騎竹兒童連紫陌  
攀轅父老盡頌頭花封愧比古遺愛柱史依然昔牧侯  
暫浣征塵剛信宿吟懷聊寄署中留

異植

序見五言律

郭永豐

高標特立莞生枝掩映孤忠戕復孳錯節蟠根形岌嶮  
吸精飲漑勢參差千春紀歲應同遠入桂成林未足奇  
最是當年深惠愛依依垂蔭繫人思

同題

吳世爵

陰陰樹影滿河陽悴後榮生更自芳續命瓊田聞異草  
返魂姑射見靈香惠風秀發萊公栢麗日光浮召伯棠  
已卜留傳千載下蒼髻擁戴應同長

同題

趙昌運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二十四

獨立昂然倚碧霄不因多難遽殘凋心堅北闕喬松質  
血濺南樓湘竹標盈野春風琴謾謾凌空皎影鶴翛翛  
論功誰是持平者大樹無言名自昭

同題

喬運閔

旌標底事忽生繁貞幹由來世所存百里安絃猶徧野  
十年嘉樹已蟠根綽兮陶柳清風肅渥矣郇膏惠日溫  
節義於今終不泯兒童歌舞自晨昏

同題

趙鴻運

惠聲自昔推分陝不謂甘棠此樹同已向憇時早見德  
却從剝後更標忠清光密覆平泉上瑞色長留姑射中  
爲祝軾熊臨賁日瞻依道左拜仁風

咏異植和趙叔漸韻

崔瀛

曾聞古樾色龍葱榮發旌千翠葢同原向蟾宮分異種  
堪依楓陛表孤忠遍飛雨露千家裏上接雲霞一望中  
還憶當年誰栽植只今葉葉舞春風

凌雲塔告成

謝國傑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二十五

浮圖巖嶮枕河流佳氣蒼茫射斗牛影入波濤龍欲舞  
勢分霄漢鳳來遊窻虛日麗千山碧簷角風清六月秋  
願得朱題同雁塔樵川姓氏共悠悠

前題

吳世爵

層圖矗起飲汾流橫鎖如杠上下浮四面山光環翠壁  
一灣水灩隱青螺憑高上薄天樞近擷秀深涵地脈悠  
從此文章傳相筆千年淑氣載神州

前題

喬運閔

亭亭層構倚雲端四野烟光眼底看儼若天闔撐玉柱  
疑同仙掌擎金盤晴嵐拱揖霞爲幃平水潏洄錦作闌  
此日身登千尺上紫微近傍聽鳴鸞

前題

張元聲

巍建削成歲月勤屹然一柱應星文盤回面面通佳氣  
芻芻層層拂喬雲滿縣莠花烟裏見夾堤楊柳水中分  
運斤獨藉神君力卓矣清風未可倫

前題

趙鴻運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二十六

凌空寶構勢嵯峨壁立汾千瑞氣多萬壑烟雲象外出  
千層濤浪眼中過團團華蓋承仙露匝匝簷鈴雜佩珂  
自此近天特尺五非閑靈鷲禮維摩

前題

喬運閻

塔影臨流插碧空經營幾度策花驄仰瞻奎宿窻窻近  
俯聽濤聲戶戶通地氣龍旋標玉樹人文鵲起列珠宮  
高頭多少題名字誰不咏歌茂宰功

前題

席嘉賓

塢勢巍峩汾水東登臨身在碧虛中雲間鶴影翩躚下  
望裏蟾宮咫尺通揮筆文章連斗象舒懷衣袖滿天風  
當年王粲豪吟處可似層層倚太空

前題

王升秀

扶翠遥遥接碧空轟然亭峙鬱葱龍山光盡日明朱檻  
水勢因風動寶鈴飛鳥翱翔時上下落霞明滅乍青紅  
洞開八面文星燦欲步雲衢此卽通

雨罷晚渡汾河

崔瀛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二十七

雨過殘虹射怒波船頭猶掛掛雨時簷行人喚渡舵聲急  
飛鳥依城暮色多烟樹紛迷籠碧草雲山遙望點青螺  
長風波浪都閑事且卧中流發棹歌

按察廨中銀杏

郭永豐

疇昔誰敷惠澤深頓令勿剪到於今都將珍品埒文杏  
贏得芳名喚白金挺翠獨當花滿縣生幽全軼桂成林  
無由可把清貧療摘爾盈筐慰我心

題晉橋通閣

郭永豐

扶梁復覩舊薨牙  
想象梅花共月斜  
一帶雲山簇屋舍  
數行烟柳茂桑麻  
農人雨驟無煩笠  
役客日曛好駐車  
不似六橋歌舞地  
相將詩酒競繁華

晉橋通閣成

趙鴻運

曠載經營此日成  
霓虹一縷入山城  
人遵帝道行來爽  
水自仙源流出清  
岸柳將踈樓市接  
郭田欲斷塢烟生  
濟川有志丹楹在  
常與梅花伴月明

晉橋梅月

徐之駿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二十八

畫橋雄峙接岩城  
屏霍門前古道橫  
牧笛遠過芳草滑  
酒帘斜颺綠波明  
千秋梅月仙留影  
三晉雲山客計程  
溪水東流無限好  
長安北望不勝情

三澄雲峰

萬樹

宜興人

西南尤美是林巒  
謝屐初過得大觀  
漸入雲霞人不見  
已無冰雪晝長寒  
方從狼尾三盤上  
更列龍腰九曲看  
此地由來有真宅  
青泥應可當晨餐

卧龍靈應

侯文燦

無錫人

探竒歷歷徧堯封喜到崇山最上峰古廟宿雲千仞栢  
晴郊飛雨六朝龍結茅豈有隆中隱叩石時來圮下踪  
野鳥似將靈勝處啾啾詳說與遊筇

汾流晚渡

侯文耀

無錫人

靜渠山足古汾源流向秦皇駐蹕村返照樓臺花映水  
落霞城郭柳侵門蝦蟆橋影經春卧舴艋篙聲入夏喧  
山簡正來携酒處小鮮剛喜上漁綸

巢溪春漲

徐之駿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二十九

石隱祠宜矮屋檐檐前流水正漸漸猶憶兩耳紅塵在  
更遣三春碧浪添北岸蘼蕪淹軟翠東風楊柳蘸香尖  
無心却愛村童牧清濁相忘飲不嫌

飛虹雨霽

萬樹

莓苔拂讀古碑豐爲記輿梁利涉功遠礪爭流鳴宿雨  
深林高靄跨晴虹樓懸星斗雙崖峻路入燕秦萬里通  
呼應提携人不絕夕陽芳草畫圖中

龜山晴雪

侯文燦

石紋如織草茵香雪後還宜早旭光古樹綴花成庾嶺  
亂烟浮石作崑岡棋枰錯落諸村映衣帶迴環一水長  
試倚危闌看曉色白龜疑出預且囊

平水拖藍

徐之駿

藐姑神境曳平坡仙液鍾靈孕碧波龍卵一祠探穴古  
蜂房諸洞濬流多從汾入海三千里分邑滋田十二河  
蓼嶼鳧汀堪載酒嘈嘈鳴瀑和清歌

龍澗雙闕

萬樹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三十

蜿蜒深入傍山椒忽見仙居出絳霄陡嶂劈分成貝闕  
危崖飛接亘銀橋空中樓閣清陰迥物外烟霞俗慮消  
紅袖青衫相映好陀郎祠下馬嘶驕

十里荷香

侯文耀

南陌香塵一徑斜薰風楊柳壓堤沙越羅平繞千畦水  
蜀錦橫鋪十里花遊女踏歌分皓月歸人鳴騎出丹霞  
幾將湖上屯田曲吟向沿村賣酒家

莫春遊龍池卽席分韻得泉字

萬樹

平山石齒吐平泉龍子祠前碧可憐  
一勺遠浮十里浪  
雙流分潤兩河田聲隨琴調經堂下  
清入茶香到枕邊  
夾岸落紅迎客騎此中真有藐姑仙

分韻得流字

徐之駿

古署槐根枕碧流時將清籟入層樓  
西來壺口重巖孕  
東下汾河萬里浮謾說登臨宜杖履  
喜分膏澤爲田疇  
籃輿過處聞鳴珮疑是春風帝女遊

分韻得溪字

侯文燦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三十一

泉聲百折向城西直下堯民洗耳溪  
古洞尋源叩蛟蜃  
危橋飛瀑散鳧鷖一川蒲芷香浮石  
四野桑麻翠遶畦  
白墮緩傾歸欲暮喜從花下聽銅鞮

飲鎮汾閣

萬樹

城俯汾河帶水長城邊高閣倚河梁  
西來爽氣迎姑射  
東去晴霞捲太行出浦浮魚花正落  
隔畦飛雉麥初黃  
使君饒有登臨興爲愛農歌起夕陽

和陽羨萬紅友韻

徐之駿

層樓望曉日舒長南浦雲生入畫梁花柳山川相掩映  
桑麻村郭更聯行褰帷問俗風猶素載酒登高月又黃  
聽唱江南竹枝曲頓令歸思到東陽

和前

侯文燦

吏隱能兼雅興長鄒枚賓從媿遊梁日斜麥隴烏犍隊  
雨歇蘆洲白鷺行民俗懽乘春色麗客程愁見晚塵黃  
仲宣更自懷京國望眼隨風過岳陽

和前

趙良玉  
教諭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三十二

凌虛攬勝意何長宴比橫汾句栢梁官况但須看逝水  
民風還試望周行亭臺幾處垂楊碧烟火千家落日黃  
不上斯樓一憑眺那知春色在河陽

和前

鄭王牧  
訓導

三載堯封惠澤長公餘登陟望津梁濤聲近接知龍沫  
嵐勢迴翔似鴈行樹繞劉淵城下綠雲歸許褚堡前黃  
政成薰阜宜行樂豈但風流說孟陽

重建屏霍樓

喬運閻

危閣凌空俯眎壕凭欄遙仰北辰高姑山夕照霞堪畫  
汾水掉歌聲作濤眺望雅談三古事登臨雄弔二陵豪  
偉功此日誰成者太史彤廷奏鳳毛

村居

五言絕句

張著

危橋入孤村老木倚絕壁幽鳥啼一聲萬象動寒碧

山禽

邢讓

芳樹豈不愛懷彼金丸懼何如此幽林閒來又閒去

雜咏書分司壁

二首

沈鍾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三十三

我別池亭去重來閱二年頭顱真老矣風景只依然  
茲軒偶登臨湖山憑一覽達人更大觀乾坤落雙眼

過襄陵懷徐令萬之

張四教

我過襄陵道感君去後思藐姑蒼蘚處誰復爲題詩

過三交水吟泉邊鳥

張鉞

泉琴發幽響立鳥如鮮音遊屐亂其聽飛逐野雲深

過山居

六言

李咨

一聲兩聲雞犬十里五里人烟矮屋低垂綠樹斷牆斜

補青山

襄陵城北溪坐

七言絕句

宋

張宇

楊柳陰陰水氣涼  
椒花蔌蔌野風香  
地偏愈覺似閑整

始信擒昌化日長

龍澍峪天橋

元

趙孟頫

天門高處兩仙橋  
縹緲白雲手可招  
坐飲漸醺毛骨爽

翩翩鶴下羽翛翛

清音亭

張昌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三十四

四面嵐霏簇綺筵  
雙渠流水響涓涓  
清音亭上春無際

且放滄浪入管絃

過晉橋

張鼎

御史

記得當年賣酒家  
壁間明月照梅花  
於今泯滅無消息

獨有長橋對落霞

丹朱泉

張鼎

太阿拔處卽隨流  
一脈源源不斷頭  
孰謂丹朱非聖子

至今遺惠在田疇

坐清風亭口號

魏東山  
都御史

密竹春深掩碧流  
風光渾似楚湘秋  
獨憐過此亭中客  
不是偷閒汗漫遊

題大尖山

李 滸  
太平令

雨過東山翠欲流  
平陽雄鎮幾千秋  
羣山遠近知多少  
仰止誰能出一頭

和前

李 咨

一帶名山下  
枕流懸崖峭壁倚  
清秋東南遠眺高無際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三十五

唯有青天在上頭

襄陵行春

李 咨

只恐殘紅落亂紛  
長吟驚破睡鶯魂  
春光何處堪舒目  
花柳汾川岸上村

龜山謁留侯墓

孫 仁

隱隱龜山最上頭  
佳城云是漢留侯  
當時輔佐興王業  
帷幄從容任運籌

伯道古居

李 輅

零落村墟伯道居高名千載晉尚書依稀遺愛橋邊柳  
却訝當時繫子初

天真觀銀杏

邢訓

實白如銀滿樹香亭亭植向老君堂仙家只說蟠桃好  
難及珍名占果王

春日遊巢溪

范晟

巢溪春暖等閒過鰻鯉晴翻洗耳波漫想驅牛人去遠  
岸頭荒草野花多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三十六

題襄陵分司

三首

韓邦奇

尚書

汾水春深落晚霞沿堤十里盡桃花画船箫鼓遊人醉  
漫說風流是杜家

薰風綠沼碧荷香玳筵歌兒舞袖長一醉襄陵傾百盞  
不知風景是平陽

姑射泉邊萬竹稠清風樓外四山秋重陽醉後歸來晚  
黃菊紛紛插滿頭

題留耕亭卷

二首

邢讓

方寸良田遺後人仁耕義耨可終身不須歲歲占風雨  
管取豐登過四鄰

白玉黃金謾作堆他年徒爲子孫危遺安有道春常在  
惟有襄陽老父知

謁巢由祠

何思  
都御史御

千年洗耳今還在草木淒涼萬古悲指點清風何處是  
鷄鳴山下對殘暉

謁龍祠

王諍  
御史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三十七

姑射山下亭子幽百泉滾滾捻澄秋不須急向河汾去  
聞說前頭是濁流

登鎮汾閣

曾舜漁  
御史

巍巍傑閣倚晴空壁立汾千地勢雄登臨若對南樓月  
千頃汪洋碧落中

別莪咏

國朝  
喬堯仁  
莪眉令

皇恩特許返家鄉拜別三莪檢舊裝莫訝寒官無一物  
山山水水滿奚囊

過晉橋訪梅月酒樓

崔瀛

仙客當年貰酒家月明疑照舊梅花橋邊問有誰重醉  
只見青帘影半斜

題晉橋

喬運閔

接城幾武石橋拖一道長虹跨碧波樓市疑從海上見  
輪蹄宛在畫中過

題凌雲塔

陳欲達

彩筆文涵紫氣浮幾層高擬遏雲流亭亭玉立詩中畫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三十八

不羨元龍百尺樓

續增詩

藐姑射山

五言古  
六首

毛達

司李

日出霍峰頭彩雲蟠其下光暉映城隅藐姑相照射恍  
惚見仙人玉顏殊瀟灑醉倚白鹿肩縱橫同騎馬

十載訪丹邱夢魂殊勞瘁不意藐姑山相呼入坐睡仙  
人逐日來微言授天吏無妨筆如刀但寫活人字

姑山臨汾河綿疊數百里其間冰雪姿居處無定止倏

見山之陽相招隔秋水心容永潔清願言余與爾  
襄陵有平泉出自姑射麓幽房結其巔疑卽雲霞屋美  
人從中來芬芳散林木呼我臨清流携手照心曲  
姑射產群芳琪花及瑤草仙家棄如蒿何必費尋討世  
人事服食安保顏色好笑示不死方教余却醜老  
或言汾西縣舊有藐姑里土人邈難求至今遺銅屐著  
之如輕綿可以涉雲水延伫待雙鳧朝暮常徙倚

遊龍子祠步毛刑尊韻

三首

喬瑞圖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三十九

沿溪入勝地彷彿菴源里處處足怡情隨心任行止誰  
比詩人骨惟此清溪水把酒獨謳吟聊復應爾爾  
乘興便登山莫問我僕瘁搜盡幽險跡臨流且長睡詩  
愧青蓮人情同彭澤吏欲覓藐姑仙示我蝌蚪字  
何時遠塵囂結廬山之麓潺潺水繞座片片雲覆屋乳  
燕掠新泥黃鶯鳴古木洗盡秕糠腸好譜流水曲

同前

張 夊

鬱哉藐姑山平泉出其下泉流亂縱橫珠沫相噴瀉人

耳聲淙淙此境殊瀟洒曠然怡我神貪看時駐馬  
比郭有奧區距城十餘里蜿蜒當翠微仙人舊栖止百  
道入汾襄相傳是德水倘無灌溉功清泚徒爲耳  
龍子昔有祠卜築山之麓巋然古靈光支撐破板屋曲  
沼潛脩鱗棲鴉噪神木流水高山間聊以寄心曲  
美人懷西方淫哇嘯北里倘遇安期生形骸若敝屣空  
谷來足音心清卽止水日暮愴忘歸臨風重徙倚

趙邑侯剔除換倉積弊賦歌

張 卯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四十

盛代仁民規奉行恒爲市吁嗟預備倉一年一換易官  
不暇親臨大爲侵漁利出入斂散間青苗害不啻粒湏  
顆顆員色不許有二旣驗入風車一半還拋棄然後斗  
斛量淋漓故滿地收注無定期交者爭委贄嗟彼遠鄉  
民負戴竭蹶至留難宿客房所納不抵費米代旣無由  
銀折難明致宛轉與吏謀且喜得指示瓜分肥私囊所  
求務愜意火耨與水耕辛苦意誰爲惟我趙父母不將  
耳目寄盤查懸冰壺何處容魑魅近者旣不憂遠者亦

無滯從此升斗餘皆拜神君賜

地震述

丙子暮春  
七言古

李宏柱

平陽地震臨襄洪浮四邑較重臨襄又甚城郭房舍存  
無二三居人死傷十有七八更可慘者斯時之烈火燒  
天黑水湧地厥後之夏田騰烟秋陌浮蛙傷殘餘生何  
克堪此辛總鎮毛公來鳳郡守王公輔同心合德保衛  
民生而億兆再蘇皆二公之賜也聊撰此歌

乙亥四月之六日銀蟾西轉夜入戌長天無翳野無風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四十一

萬戶光涵萬籟寂颯然有聲來向乾星月無光玉宇黑  
豈知地裂與山崩但覺怒濤迅雷逼衝沙冒石竄若飛  
僵卧街心魂已失醒來却把我弟手兩兩驚詢語共澁  
相持相扶覓萱親高低舊路杳難覓倚天臺榭忽倒眠  
當路却見青山立行行相呼不相聞吞聲帶咽緣竇入  
母幸無恙家人全負母携兒循竇出脚下如沸覆如鼓  
時去時來不肯息母子相逢死亦歡席地團團相抱泣  
叢叢燎火若亂烽 暗還明光灿灿断脛折臂已非人

帶血披髮真鬼域綿綿昏夜不知曉恰如是月無初七  
東方漸高日色紅繪出愁城與愁國房舍人民僅半存  
傷殘橫倒殊堪惻旋聞滿縣盡罹災又說洪浮臨三邑  
車走雷轟無了休城狐社鼠還相賊太守能仁總戎賢  
飛章告請如羽急 天子披讀淚交流溫語重重垂軫  
恤百萬金粟遍死生成若夏苗時雨浥億兆終戴聖人  
恩至今猶頌太守德

卧龍山覽勝

喬瑞圖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四十二

太行之竒亦何極遊人對之常嘆息分巔更有卧龍山  
疊嶂萃浮千重色我乘孤蹇探名踪山路曲曲白雲封  
瞬息峰迴路亦轉千丈絕壁掛長松攀松踏遍山之徑  
屐齒雲霞足逸興冷然石室寒風吹滿耳天籟時相應  
尋幽還陟卧龍祠貝闕珠宮山外峙河東阡陌賴其靈  
萬古千秋常爾爾爲問卧龍卧幾年何時燒尾上碧天  
須臾霹靂空中起片雲倏爾彌大千覽盡名踪聊徙倚  
欲發狂歌又復止惟恐泓下有龍吟驚斷高山共流水

襄陵署中堂之西隅有古栢一株名曰異植因成一

律 五言

趙懋本 邑令

誰人植斯栢歷送去來官勁節同春茂  
堅心耐歲寒樹高塵自遠  
幹老蔭恒寬好具叅天眼  
青青着意看

咏異植

孤幹雙標日誰人識異姿  
堅貞原不昧生發自然施  
西域香猶幻秦封事涉私  
庭前寧獨立霜雪耐多時

汾河晚渡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四十三

兩岸人喧渡輕帆去復旋  
水平春漲雨柳拂暮雲天  
伊軋波心穩微茫漁火連  
試看行役者多爲利名牽

過鄧中丞故里

賸有孤村在高風自不泯  
棄兒存古道遺妾見天真  
麥飯今誰供思君一愴神  
嗟嗟爭繼者何事輒生嗔

龍子祠

仙姬乘鹿去龍子鎮平泉  
阡陌承波遠臨襄受澤先  
旱澇無足慮裡祀秉心虔  
靈爽昭民物長歌大有年

夏旱

旱魃何肆虐憂心若轉輪不堪淚作雨愁見地生塵有  
罪宜誅我無私莫病民悚惶虔致禱望澤勝如珍

喜雨

好雨從何至懽聲風送來枯苗今日潤愁眼一時開洗  
出郊原綠滌除旱魃災望霓心已慰含鼓樂春臺

和趙明府喜雨韻

盧秉純

塵笑元規去霖疑傳說來土膏從此潤天眼爲誰開二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四十四

語神如聽三農夏不災宰官身可現汾上雨花臺

和趙明府憂旱原韻

張 夊

連宵觀畢宿竟不離冰輪多少田間淚難清地上塵歛

歛勞 令尹鳩鵠看黎民從此豐年穀人人應惜珍

和前

盧敬丹

欲效桑林禱何人催雨輪無行不引鑑有步早清塵共  
信爲霖手頻援籲地民心如感格點滴亦皆珍

同前

喬瑞圖

四野成焦土三農苦火輪祈垂銀漢水早潤陌頭塵造  
福賴明牧回天起瘠民滂沱應有慶不使雨如珍

同前

柴惟馨

勤勞燮理手欲轉阿香輪顒望一天雨滌除四野塵方  
知官似父實念子爲民但鑒誠求意堯封慶力珍

同前

柴友逋

神君虔步禱膏澤不濡輪愁見野無雨堪嗟釜有塵如  
焚憂漢吏靡子念周民願挽銀河水傾盆滿地珍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四十五

同前

張恂

甘霖何日降百計似迴輪步乞金龍澤欲清姑射塵陳  
詞籲上帝裂趾痛吾民料應回天意蕭蕭注碎珍

和趙明府喜雨韻

柴惟馨

誠格天心轉知時好雨來枯苗千畝綠愁眼萬家開賴  
此桑林禱免歌雲漢災盈寧今有慶頌祝繞琴臺

擬登望曉樓聽鶯

李宏柱

何處鶯聲好春歸望曉樓海霞紅靄靄堤柳碧悠悠並

坐情堪妬交鳴韻莫儔願言同勝侶斗酒日追遊

趙明府重葺學宮

盧敬丹

文運宏開日克肩人所難六經天不夜一鏡水澄寒瀆

沼看魚躍摩雲驚鳳搏神龕無卧礫多士壯殊觀

遊高忠節公墓

喬瑞圖

浩氣橫丹闕忠魂散碧天聞風常仰止式墓獨留連斷

石藏狐兔荒松啼杜鵑綠溪流不盡血淚尚依然

龍澗雙闕

柴友逋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四十六

曲折藏深秀高低入畫圖虹橋臨壑迥虬樹拂雲孤寺

古松全老碑殘字半無憑誰問往事把酒自踟躕

登山嶺寺

五言排律

張默

山嶺名勝寺高迥薄雲巔徑絕人蹤罕苔肥獸印鮮峰

平姑射藐嶺復太行連謾謾風濤冷稜稜塏影圓蟲絲

胃殿角蔓草没堦筵飛閣疑無地丹崖別有天虬形蒼

檜古鶴髮老僧顛登陟諸緣盡逃虛愛學禪

聖壽寺龍爪槐

七言律

澹圃徐亮

山陰人

古樹何名說是槐虬枝盤曲覆蒼苔可能奮臂拏風雨  
且欲擎拳鬪竹梅華葢當庭真色相袈裟拂眼認靈臺  
卧龍未耀先舒爪仁聽春風動地雷

庚辰暮春同朱子範二尹高幹臣廣文春郊勸農

惲東生 邑令

政拙山城念省耕敢辭櫛沐戴星行沾塗自是田家苦  
供億何煩小吏 但使三時無曠業從教半縮有餘榮  
豚蹄斗酒非賒願願慰窮簷望歲情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四十七

和

高尚志 廣文

清齋苜蓿代躬耕得伴仙鳧取次行待哺兒童籬外望  
荷鋤野老馬前迎惠風吹處鶯花繞好雨足時草木榮  
謾道使君饒逸興閭閻疾苦本關情

媧皇泉三次步禱甘霖輒降皆帶雨而歸敬占一律

以誌 神庥

趙懋本

爲民步禱出城東齋潔身心謁上宮屢籲惟求誅旱魃  
頻邀垂鑒遣靈霽雲從石起曾經煉雨向泉生自不窮

感德那知歸路滑但聞野老說年豐

壬子入夏苦旱予於閏月二十三日步禱之後因公  
赴郡歸至中途遇雨如注誠大快事也口占一律

誌喜

今日因公赴郡城歸來載得雨如傾陰雲匝野溪聲急  
汾渡舟橫沙岸平愁病頓除忻有歲士民相慶地堪耕  
輿中不覺衣巾濕喜聽班鳩逐婦鳴

閏月廿三得雨之後廿五夜又雨民方憂旱連得廿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四十八

霖靜聽之下喜而不寐因作聽雨一律坐以待旦  
前日輿中聽雨聲今宵夢裏更分明瀟瀟響溢簷流急  
滴滴音隨夜柝清入耳便生涼滿席成渠遮莫澮皆盈  
披襟坐待晨鐘後先向郊原課耨耕

平泉亭讌飲

皆暮春三月  
二首

失名

平泉百尺出山窩直繞清音亭上過席地綠茵凝宿雨  
參天奇樹映清波笙歌咽處間雲靜盃斝浮來逸興多  
追憶蘭亭脩禊事臨流幾欲醉婆娑

清音亭上且凭欄萬壑千巖一縱觀幾曲溪流聲瀝瀝  
一泓碧浪響漫漫平泉直向山根出奇樹疑從月窟看  
况是春濃花艷日飛觴莫吝酒盃寬

地震後歸里入邑城有感

翟維藩

遼鶴歸來一境空愴桑變易話東風廬依瓦礫人烟少  
路夾蓬蒿野徑通燕雀何從尋舊壘雞犬無處認新豐  
不堪聚首憶前跡如錦襄城似夢中

詠鎮汾樓呈惲明府

張大聲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四十九

百尺高樓嘆壯觀凭高四望海天寬蛟龍隱約浮欄出  
星月光茫倚檻看萬樹柳烟籠画壁千頃荷蓋映雕闌  
物閒心靜渾無事好整琴絃閣上彈

和趙明府聽雨韻

盧秉純

夜窻聞打綠蕉聲笑拂衣香坐到明簷上溜來琴可譜  
庭前唳處鶴偏清稼蓂雲影芄芄滿簟想波紋細細盈  
曉起更煩靈雨駕柳陰泊裏勸深耕

同前

雨濕譙樓咽鼓聲琴堂人聽最分明詩中雲漢愁如洗  
夢裏華胥境亦清柳帶定拖朱檻遠荷珠擬跳錦塘盈  
自憐廿載甘龍卧未有南陽地可耕

晉橋梅月

大抵仙人半酒徒醉中閑探藥葫蘆傾來月影花千朵  
幻出天香水一區奕世尙酣風味好片言莫笑士人愚  
墨猪只合耽糟粕縱有金丹飽得無

平水拖藍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五十

石齒泉甘土盡肥龍池沫濺樹林飛尋來碧落爲藍本  
滴出青山是翠微水鳥一拳明雪影酒旗十里颺春暉  
蕭公提上從容望九曲真如玉帶圍

龍澗雙闕

石凹隱隱帶龍腥望處西南列画屏曉日映爲雙闕紫  
春山括入一囊青刀圭不盡雲霞氣亭毒仍流草木形  
券在爐中知也未陀郎祠宇至今靈

卧龍靈應

知在仙經幾洞天神龍長此抱珠眠  
籐陰翠染深深月  
石竇香流細細泉東野書迴雲欲動  
南陽人去夢相牽  
乘時却爲蒼生起蕭鼓聲高報有年

三嶝雲峰

石級層層到碧空飄然襟袖冷然風  
霏微烟雨三天上  
傲睨河山一氣中絕嶝懸來雲影斷  
古碑卧處土化融  
倘攜謝眺驚人句呼吸真堪帝座通

飛虹雨霽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五十一

橋名奇幻竟如斯四字源流村牧之  
雁齒排成空外望  
鼉梁駕入画中詩神斤鬼斧高懸處  
海水天風下聽時  
虛步都能歸實際公般元妙幾人知

汾流晚渡

草平沙軟路西東舟子招招去不窮  
極浦攤開雲葉碧  
夕陽蹴起浪花紅摹成画本荆關似  
望若仙人李郭同  
我是天涯倦游者烏烏高唱酒旗風

十里荷香

荷棄田田露氣清  
花開不讓錦官城  
朝霞艷射平畦影  
宿水香流古店名  
杖履幾逢周茂叔  
歌詞猶憶柳耆卿  
輪蹄十里薰風路  
齊向湖天鏡裏行

巢溪春漲

菴花溪水散春郊  
舊有堯民所住巢  
帝語偶飛塵一點  
野心同鎖水三交  
上流飲後清牛口  
密葉藏來穩樹梢  
不似終南開捷徑  
此中佳處有誰嘲

龟山晴雪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五十二

望遠山疑九肋形  
年華歷久見精靈  
撥開雲氣生虛白  
點入天光失太青  
陰壑常寒冰玉座  
夜窻堪照藥珠經  
道人鉄脚梅花口  
幾度吞來醉不醒

卧龍覽勝

張曾

一覽衆山心自空  
高峰撐出碧虛中  
人驚虎伏千巖秀  
路狀蛇盤萬壑通  
雲氣長嘘能致雨  
澗聲遠聽自生風  
含青積翠遙疑画  
峭壁巉巖看卧龍

賦得月明露冷鶴歸遲

應季考

盧敬丹

雅興天開放鶴亭翩翩踈影下秋屏繪衣早入三公府  
流響偏高九子鈴明遠有情吟作賦浮邱善相著爲經  
雞群終寓昂霄意不比尋常月露形

龍鬪峪

張 夊

傳聞龍鬪幾千秋入峪曾無碧水流人慕三皇惟見嶺  
兵連五季不知愁雲飛古洞層層幻花滿懸岩處處幽  
縮秀石門堪入画此身疑向洞天遊

又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五十三

攬勝無如此勝遊華公廟貌足千秋嶙峋已訝峰巒峻  
委折還驚洞壑幽百級登臨通絕頂斷橋飛度轉危樓  
晨鐘一發雲烟合疑有神龍聽祝由

巢溪春漲

喬瑞圖

洗耳芳踪尚有溪白蘋汎汎草萋萋遊魚自躍桃花浪  
好鳥爭鳴綠柳堤指點殘碑憶舊史徘徊初月印新泥  
胸中多少浮沉事悵望高風一破迷

汾流晚渡

襄城郭外古汾川客立夕陽呼渡船孤鷺數聲鳴早月  
輕帆一月掛蒼烟蕭堤花柳微茫出巢父村墟隱約懸  
臨泊莫嫌歸路晚笑尋前渚酒家眠

飛虹雨霽

跨澗卧波果似虹高拖天半倚晴空曉來孤峙奔雲外  
雨後雙懸落照中厯落星辰五尺近往來秦晉一橋通  
行人不識神工巧笑指清波卧蠨螋

三澄雲峰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五十四

峩峩三澄插雲端往來行人天際看晚接夕暉藏峻嶺  
朝含爽氣籠層巒禪房寂厯松枝老澗道幽深虎豹殘  
覓得許公濟勝具煙霞處處任吾餐

和趙明府喜雨韻

張泰來

飛鳥歸來魏豹城隨車甘澍一時傾黍苗沾澤千畦潤  
汾水添波兩岸平不向漁郎催急渡先呼野老課深耕  
村村傳說龍師至童叟歡迎社鼓鳴

襄陵道中

劉

棨

郡守

攬轡城南沙路遙  
看花芳圃不須招  
風流猶愧東坡老  
尚與漁人爭渡橋

十里桑田信馬蹄  
軟風遲日綠楊西  
流鶯似愛春光好  
飛向棗花枝上啼

晉橋梅月

四首  
七言絕

王梅

吞吐仙風溪水寒  
梅魂月影此中看  
道人指出人方識  
何必曾留玉洞丹

三年酒債淡相安  
賓主遭逢古所難  
瀟洒似梅清似月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五十五

襟期画出與人看

今古風流各不群  
詩人仙客亦何分  
高談朗朗噴明月  
隱有梅花香可聞

仙踪隱隱繫愁思  
誰憶仙跡未有時  
道士三年豪飲興  
溪山曾不異今茲

雨後勸農

趙懋本

甘霖霑足遍郊原  
露冕巡行日未暄  
舉趾有人耘綠野  
晚犁無地不烏犍  
傾觴犒飲沿村醉  
饁食摩肩繞路

從此盈寧先得兆咸歌豐穰逐迴轅

詞 擒昌邑乘載先賢數人各拈小詞詠之白墮得附亦列傳收方技之意也調寓憶仙姿

席老師

萬樹

天子門生榮矣此老門生天子傳姓不傳名擊壤一歌而已高士高士只合逃名如此

巢父

不讓有虞風動將聽胤朱囂訟洗耳結巢栖巧避此生無用樊仲樊仲贏得一牛名重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五十六

張良

秦怨自應難追韓祚也知終斷六國印旋銷豈是爲韓高算歸漢歸漢只了一推公案

賈逵

父子賢奸全異一地兩般竒事梁道自醅儒却以賈充爲嗣安世安世乃是張湯之子

鄧攸

存姪棄兒堪憫買妾得甥尤苦天豈果無知留得一名

千古房杜房杜有後轉碩門戶

劉白墮

古說杜康儀狄釀法不傳今日桑落對紅 惟爾鶴觴

如密歡伯歡伯莫謂酒家微術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五十七

襄陵縣志卷之二十四

新增詩

深秋

楊維棟  
邑人

深秋白露垂涼風  
斫余肌布袍縫旋綻  
遊子待授衣  
側聞茅簷下夜窻  
理殘機痴夢歸鄉  
郡單身投柴扉  
飢寒呼父母涕洟  
如嬰兒悲聲驚夢  
覺依稀有鳥啼  
清明過巢溪見田  
者用許太空韻

榆柳影交加  
晃漾魚攻壁  
緬然無懷公  
古風還堪繹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一

沿途訪高踪  
仰止覈名實  
多應悲前賢  
相繩一何切  
熙熙原上田  
桔槔成舊業  
噴薄逸林端  
翠條落明瑟  
悠悠路傍人  
我亦事的皞

秋懷

濛雨正懷人  
日夕秋復晏  
鄰鐘風煙外  
黃蘆披兩岸  
借問停舟處  
雁唳楓葉散  
蘭東將寄誰  
坐起忽長嘆  
我欲出門去  
積潦渺河漢  
我欲高卧去  
水簟涼如灌  
肝胆原無多  
因此反成礙  
樽酒何能爾  
憂思割一半

雜感

仙子牽白鹿約我水雲外我疑未能往銅履棄滄瀨  
塵心日時增緩緩失幽介滑滑注逝波未覺雲中快  
偶披篋中書違心不堪噉呦呦在何所清爽擬天籟  
欲往何得爾反覆真無賴

飲酒

槐花點清池呿呿汚牛口欲落半未落懸空未覺醜  
與子坐水閣把杯無言久一飲期酩酊醉來舞雙手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一一

持手向人前陳辭顏何厚悠悠千秋業與子常相守

古意

三首

烟雨滿春梨無地種相思拾得青杏子教儂亦皺眉  
郎愛芙蓉花南塘花最深不知妾心苦那解惜花心  
夜寒頻剪燭王孫酒未醒雞鳴清霜下莫怨妾無情

餞春陔譚邑侯榮調河津詩

柴友芝

邑人

興文教

獨振文翁化荒郊闢草萊

姑汾書院向乏經費下車  
後卽捐廉以爲山長修金

諸生膏火現復捐廉貳百兩勸紳士共捐銀壹千貳百兩以為長久之計五年內共捐銀貳千兩門

前成李蔭 一時會課者咸知名士生童不下百餘人前後兩科皆有獲雋者稱盛事焉 爨

下識桐材 余濫竿山長而自媿謏陋莫補高深 玉向藍田種珠從合浦

來 隣邑聞風亦有應課者 登龍欣在望多士願追陪 河津為古龍門

蘇困窮

杼柚民財竭孤身任怨勞 邑之兵差協濟霍州詳請折價每年省錢無算團鍊

器械旗幟皆由捐俸措置得法民樂從事 新恩消虎苛 撫差紅毡探馬諸費盡行裁去 舊

敝息鴻嗷 倉谷無力繳完者俱行豁免孤寡者盡行指名賑濟 宦蹟平河壯官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三

聲姑嶺高口碑千載在四埜沐郇膏

守清廉

卓異標三晉頭銜兩字新 本年撫憲大計通省卓異第一 野多馴雉

化 狼害極多不入於境 門少饋魚人 私謁一概不通 澤沛千家雨心清

兩袖塵從茲乾壁道遺愛結斯民

深撫字

父老攀轅切 遮行旌者數萬人 離情載路傳 設香案者數十里前後邑侯未

有盛於斯者 殷勤千尺水澹泊一文錢荷里吹香日 邑之入景

內有十里荷香 棠陰話別年 回頭相慰藉 何日不青天

查災雜紀 光緒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下鄉清查貧民戶口 郝登雲

匹馬馳來東復西 傷心最是此蒼黎 名非飾義甘薇

蕨卦未逢凶 據蒺藜 田野間男婦三五成群掃蒺藜挖草根者所在皆然 哆口

似蠶爭食葉 諸木樹葉採食殆淨 曲腸如蚓半含泥 甚有食乾土者 而

今世態開生面好醜 雖殊菜色齊

呼張喚李暫開衙 吏役排班子細查 謹奉科條分次

第強綠肥瘦判生涯 分極貧次貧 題門有字甘凡鳥 門上書貧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四

民字樣 註冊無名作怒蛙 有非貧民而刪除者爭之幾欲攘臂 垂首自憐

還自嘆冷官何以報

皇家

嶺梅將放菊初殘 大地風光逐日看 人比黃花形更

瘦 野無青草歲將寒 餐英作食從權易 披草為衣返

古難屈指光陰驚 轉眼幾回搔首幾長歎

鑿井耕田擊壤詞 胡今鼓腹盡啼飢 青天有意休搔

首 赤子無知浪蹙眉 召癘總歸人事謬 好生方賴帝

心慈從今早作回頭想俗自敦龐福自貽

水村山郭駐行旌里老紳衿夾道迎官愈微時偏作  
態學經荒後更矜情疏窻浸月增寒色老樹驚風作  
怒聲最是秀才多狡詐搜竒問字夜三更

古道崎嶇暮色寒坡如峻坂走如丸車經覆轍翻身

易馬勒臨崖駐足難

由宋村到中梁村路經高坡馬逸車覆幾遭不測

眼底

風雲爭下達耳邊人語祝平安這回幸得身無恙造  
物猶憐一冷官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五

冷齋紀事

典盡春衣更換貂昨朝已度度今朝米空瓦甕連塵  
掃柴伐花枝帶葉燒充耳不聞荆婦嘆低頭偏讓膳  
夫驕而今別受夷齊戒枵腹工夫勝折腰

述懷

不立巖廊不澗阿是儒是吏是頭陀客嫌署冷交情  
淡鳥惜人孤別調多百感都從閒裏積一年半向夢  
中過青氍藉作蒲團坐好唱先生踏踏歌

幾回追想幾躊躇慚愧今吾異故吾

水一行作吏但徒鋪詩因解悶隨風捕酒爲消愁

日沽回首平生歌負負雪花飄落滿頭顱

頭腦冬烘面目竒自嗤人地兩相宜算來職業殊鞅

掌論到生涯但蹙眉萬事無如窮易困一生惟有俗

難醫偶然抒寫牢騷句說與同人共解頤

遊龍子祠

鄧

惠

邑人

清音亭上好風光洞達真生六月涼我欲盃傾陶令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六

酒詩成醉卧聽滄浪

搜羅古蹟孰留餘殿閣成聯辨自如有客識丁輸隸

篆葫蘆依樣學抄書

古院深沉鎖舊愁閒來到此喜登樓推開戶牖清風

入萬疊雲山豁遠眸

高樓洞達瞰瓊筵比戶鱗塍俯目前樽酒喜開詩世

界有人稱是望中仙

源探山曲幾回看蹴石披荆路屈蟠蟻穴峰房隨地

湧涓涓細滴不勝寒

珠跳細響是源頭數武才過湧大流灌溉同稱神澤  
沃不知旱潦祇豐收

石上土敷石下泉安排妥貼自何年農家最利千滕  
非種植功成上上田

郊遊雜詠 光緒六年夏月偕友人遊郊外見黃雲遍野翠稻連疇迴憶三四兩年赤地成災時

令人驚喜欲絕因隨所見綴詞以記之

徐清瀾

黃雲翠稻遍原田共說今年勝往年囑付農人好耕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七

作但勤人事莫貪天

綠樹陰中野鳥鳴呼晴喚雨復催耕老農不解詩書  
語慣向枝頭辨鳥聲

瑞麥如雲遍地黃丁男子婦共登場場邊野老逢人  
話慎勿寅年吃卯糧 自遭大侵後家家務留餘粟不肯盡售

事非經過不知難從此人情改眼看惟有西疇傭作  
者嫌人每飯不加餐 傭工身價較昔增倍且飲食必求豐腴稍不如意即辭去矣

送慶明府 特庵 調任之高平

十載神山治已成

曾由浮山  
調高平

陽春有脚遍春生官臨

去日方形愛政到和時乃見平行李一肩琴共鶴約  
身三字慎兼清爲霖久慰蒼黎望快覩兒童竹馬迎

襄陵道中有感

隱隱鄉邦結寸腸備荒有策等無荒隴頭已帶葱青

綠人面全消菜色黃飢溺心同霖雨切農桑課併歲

時忙

皇仁漸被千家足子惠元元頌爾康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詩

八

成化丙午修志姓氏

知縣李 咨

邑人范 晟

隆慶戊辰脩志姓氏

知縣宋之韓

邑人趙景祿

王 騰

吳 豈

李 蘭

高 魯

趙夢弼

杜 繹

崔 泉

吳 岢

康熙癸丑修志姓氏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修志姓氏

一

知縣謝國傑

邑人崔 瀛

喬運閔

王升秀

趙鴻漸

崔爾瞻

張鳳儀

張 鉞

雍正壬子修志姓氏

司修

知縣趙懋本

舜勗順天大興人

同修

教諭鄧兆鳳

苞九靈邱人

訓導景九錫

晉公芮城人

鑒修

典史張

涵澤寰順  
天人

纂修

邑人盧秉純

性香

參閱

邑人程

昶

暉明

王梅

羨臣

張卯

見仁

分纂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修志姓氏

二

邑人喬瑞圖

滄洲

參訂

邑人劉漢文

天章

王國瑞

子玉

徐宏

任可

黃旌畧

著三

朱永年

資訓

編次

邑人盧

玠

君錫

王賓予

德佑

張冲極

拱辰

較閱

邑人許成漢 端士

正訛

邑人盧敬丹 天誠

訂正

邑人賈璋 平玉

徐遴士 簡在

柴惟馨 桂

柴友逋 梅仙

張泰來 陞交

劉居敬 翼長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修志姓氏

三

司刊

邑人張璣 在璿

李治國 平侯

繪圖

邑人郭拱翼 次張

協理

邑人安寅 定夫

舊序

明李咨邑令

人謂志爲紀事之書不可不作也夫固不可以無作亦不可以徒作以其足以紀一邑之山川之疆域之職貢人文之類耶此固不容於不作矣然其灼去取別詳畧等輕重而得夫體要焉者是豈可徒作矣乎襄陵故志手藁十數葉不知昉於何時而作於何人中間該載者纔城郭官寺田賦之數事耳且多脫落闕典曠時似有待而然也迺於視事之讌謀及儒學師生相與肆考古

襄陵縣志

舊序

一

今傳記博采圖經誌典質諸故老士夫見聞間附已意黽勉從事越三月而告成爰分一十九卷用鋟諸梓俾游覽者一展閱間有以知夫斯土風俗之美人物之雅貨殖之豐與凡襄之所有無不燦然於目則是編之作於是邑似有毫髮之補矣第念萬卷非鄴侯秘書非世南兼之桑田滄海事蹟漉漫一時之考究容有未精去取容有未當詳畧容有未審輕重容有未倫掛一漏百殆未免夫徒作之誚也雖然測海飲河憑依分願姑書

此以俟後之博雅者續教焉

序

索 睿 教諭

成化壬寅春進士故城李侯來補襄陵令再明年政通  
廢舉乃有事於縣志而睿及邑之士范晟者幸在考校  
列書既成謂睿宜序其後睿聞物之顯也有時而事之  
成也有數是志之作雖曰人力之所爲若無預於時與  
數者然其間或愛惡之不齊或事勢之相戾似亦不能  
不有待於時與數焉不然則平陽屬地爲州者五爲縣

襄陵縣志

舊序

一一

者廿有四襄陵風土文物甲他處何其宜顯而久不顯  
也然則是志之所作將謂爲令者無人耶則前此者華  
亭薛侯德良厯城張侯用和皆以文章政事名雖嘗銳  
意於斯然終以弗久其任不果將謂世經多故耶則吾  
侯自下車來洊值凶年政務繁劇他之爲守若令者竭  
心力以拯一時之危且不暇前此之年未聞有如是之  
急者而吾侯是志竟成於此用是觀之則睿所謂必有  
待於時與數者果真也耶雖然天下事侍乎人爲者什

九待乎時數者什一吾侯是志之成雖不能不有待於  
時數亦豈必有待於時數也哉

序

呂調元  
教諭

郡邑有志猶列國有史所以彰往昭來貴實錄也襄邑  
舊志自成化丙午漳南李公纂述成帙今幾百年未經  
詮次其間政治之興革城郭之增遷物產之豐耗按圖  
考跡名實相戾究其大雖名宦鄉賢接踵而興咸未登  
記識者憫之嘉靖乙丑敬齋宋公來宰是邑識達天人

襄陵縣志

舊序

三

學窮今古晷月而化行再踰歲適今上嗣位百廢俱舉  
庶政維新公覽邑志之未備竊有憂焉廼命余偕分教  
薛君周君鄉先生趙君及諸弟子員萃一館舍欲以博  
求聞見檢蒐故實沿舊增新纂茲曠典余等承命兢兢  
冰惕罔不昕夕咨度叅互考訂祇服匪懈務求確當甫  
踰旬而一邑之事跡頗具集錄呈公公即指示綱領剖  
析類例正是非之分定取舍之極酌衆論而出真見於  
是缺者增繁者刪訛者易首紀地理繼緝學校而食貨

秩官次之人物藝文又次之展卷披閱星列川流綽有  
要歸視昔李公纂述之功倍有光焉梓旣成屬余序諸  
首簡余幸際盛遇故不敢以不敏辭迺作而言曰君子  
之作志也貴詳而備而其取人也貴確而精今觀我公  
是編之裁正雖地域庶類之槩載而于名宦鄉賢之獨  
慎無乃表古以範今章軌而示趨與使後之官于斯生  
于斯者或志存經濟而跡邁前脩或身任綱常而踪追  
往古寧非有感於今日之綜核賢哲而興起矣乎世有

襄陵縣志

舊序

四

作者則世受其賜我公斯志之脩其有裨於風教大矣  
若曰勒方域之宏圖揭今昔之勝概廣聞見而無益於  
斯人殊非我公纂述之本意故書之以俟同志

序

國朝

謝國傑

邑令

我

國家治運丕隆車書咸會

聖天子允閣臣請纂輯一統志以昭成軌

詔頒直省郡邑各修紀乘廣資覽擇余不佞備員襄令

捧

上臺檄蚤夜圖維思所以藉手告無罪爰同學博劉君  
延邑中紳衿耆老諮焉度焉始以楮筆屬崔君喬文數  
輩肩鑰事事浹月帖成取隆慶來百念年未載者續之  
且於前之缺者補之冗者芟之信則傳而疑則闕之剝  
蝕者完魯魚者辨之余緇披再四竊自勗尤自懼也惟  
聖天子採風問謠不遺僻壤襄雖彈丸地星垣分麗水界  
山屏有民人有社稷在

襄陵縣志

舊序

五

聖天子函蓋下開卷而閱輿圖將若何固疆域若何贍戶  
口若何厚風俗建置有志一石一木悉民力之拮据學  
校有志一器一物悉士類之觀瞻貢賦有志一粟一絲  
悉仰供  
國儲而下出自耕織之勤勞長邑者爲民力休恤若何  
爲士類振興若何爲

朝廷急徵輸復爲婦子寧井灶又若何昔官茲土者或以  
廉惠稱或以嚴明著不則僅臚爵里等於泯泯無聞噫

嘻水者物之鑑古者今之鑑示余宜法宜戒者其在官  
師一志矣至邑內人物純忠篤孝允足表彰片善微長  
俱應闡發旁及技藝之流與夫詩文疏記堪傳者一焉  
未備闕畧貽譏司風教者又若何是皆余之責也余敢  
不自勗敢不自懼哉今幸矣校讐諸子抽思展帙克慎  
克詳余得藉手報憲命告無罪矣舉成帙上之郡上之  
省彙而上之

神京知薇署蘭臺必有握青鏤管者俯拾隻字勒之金

襄陵縣志

舊序

六

版則不邑野乘亦以佐

聖天子同文盛治也敬據彘陋弁之簡端

序

劉宏緒  
教諭

余曩署鐸堯山每詣郡城晤襄邑二三良友道其山川  
人物輒心嚮往之歲乙巳以改補承乏此地尋見澄巖  
翠岫碧澗丹壑一時同人翕聚魚魚雅雅竊意余於此  
蓋有夙緣目之所覩無異疇昔之所聞也越明年福寧  
謝公琴鶴西來剖符司牧甫下車政平民悅迺於晉接

之餘顧余而言曰風俗之轉易在人情人情之作新在長吏前之所爲後人之師今之所行他日之鑑撫時紀事洵守土者之不可緩也茲奉功令允廷臣請脩葺郡志以成大一統之模適獲我公素心遂屬余不佞共仙洲崔子洎諸子衿輩杜扃校讐且語以愛惜珍重之意余受事中心怵怵旣竣敢颺言末簡按襄志脩自隆慶紀元迄今百有餘禩遲之又久未獲縷續者蓋言愼也夫溯河源而望斗杓趨粵嶺而循指車州邑之有志其

亦巡方問俗之杓車乎披圖而稽如星垣岳瀆城郭建置以暨賦稅戶口諸條例固皆班班可攷而總不外夫宦遊之名彥與鄉居之偉儒以爲振興之要故論名宦則記其筮仕詳其展布有法律與詩書並用風霜偕雨露兼施判如山而不動門似水以常清者若而人論鄉賢則綜其家世仰其流風有瑤林玉樹之姿干將莫邪之幹弓裘克紹棠棣競芳者若而人遞至羽校燭日旌旗流星之儔寔所以壯國威白雲同悠青松共爽之侶

亦足以標高蹈逮夫孝格天地節映冰霜非不夏夏乎  
難之然一念之誠在所必錄皆搦管者所不敢忽也由  
是旣存其人復採其言念此言爲心聲文爲國華當其  
昭肝胆於日星吐珠璣於楮墨無論爲出師爲陳情爲  
弔古寄懷皆有至性行乎其間古今人豈甚相遠哉且  
諷吟一道上叶國風詩以山川爲境山川亦以詩爲境  
名山遇賦客何異士遇知己一經品題情貌宛然所以  
馳熊軾於谷陽歌驪駒於祖道非嚶鳴之誼卽芟棠之

蔭也其疇得而棄之余因是更有思焉雖天下州有九  
岳有五旁而至於大荒無垠之鄉謝靈運李太白諸公  
所未登躡題咏處皆可從我公愛惜珍重之一念通之  
有不難隱几而燎若指掌者太史公所云登龍門探禹  
穴便有江山萬里之勢良以此也則今日之舉不大愉  
快也哉至我公雉馴郊田鸞棲庭樹徽政不可更僕自  
當著聲卓異輝映簡編余且拭目而敬俟之

古史中紀傳子長爲優編年君實爲最兩司馬氏皆河東人也繼有作者無能彷彿何今古人相去遠甚余小子誦陋未獲讀石渠天祿之書間嘗披覽簡冊曠世興慕亦竊以無媿古人自期許茲值邑侯謝父師奉憲檄重脩邑志謬以編摹見屬余共諸文學鍵扃受事相矢冰兢思此一邑之乘將資史館採擇而且傳信後世何敢輕易濡筆取舊志再四繙閱乃知境內事例咸宜詳核而尤難尤慎者莫逾於追論昔之官師人物諸如輿

圖貢賦及建置藝文可按圖稽按籍攷偶有未脩罪止疎畧耳若十百年以前之人由十百年以後論之論其入之心而論人者之心見焉論其人之品而論人者之品關焉一字溢美則得罪於名教一言掩善則得罪於鬼神我得取前人筆之曰某也忠某也廉某也孝義某也節烈後之人又得取是志而指之曰其論某也直其論某也曲其論某也公其論某也私其論某也是其論某也非噫嘻此何許事顧敢輕易濡筆乎用是博詢行

實詳加品隲一字一言務協公論聽雞鳴而攬衣剪燭  
花於午夜歷月者再始脫藁成集于舊志仍者半裁繁  
辨訛者半自隆慶迄今茲則分例續補其染毫灑墨類  
出文學諸君子訂正于庠師鑒定于邑侯余小子廁身  
其間折衷寡當極深汗媿於才於學於識無一有焉若  
僭若濫若亂庶幾免乎以是上之史館或俯覽而節錄  
之則燃藜火搦彤管自有子長君實其人者

序

李 熒  
郡守

襄陵縣志

舊序

十

邑之有志非誇多鬪靡之書也蓋欲陳星文之向背氣  
候之蚤暮土田之肥瘠戶口之盈縮風俗之醇漓人物  
之盛衰城郭祠宇之修廢守令丞簿之賢否以是而獻  
之

朝廷布之百司俾有守土之責者相其機宜因其情勢裁  
成而左右之以成比戶可封之俗法至良意至美也予  
於辛亥歲恭膺

簡命來守平陽十二屬之人物山川固已約畧胷中矣襄

陵趙令以修志上請欲予董率其事予告之曰令亦聞  
縣之所由名乎縣者懸也一境之精神命脉皆懸於一  
令之手也且亦聞知縣之所由名乎知者識也一境之  
隱微曲折皆識於一令之心也知之明處之當邑令之  
能事畢矣卽予亦得藉手以告無過矣襄陵爲平郡次  
邑凡所爲星文氣候土田戶口等其懸象於天而成形  
於地者固無大改於今昔也而所以相天因地致星文  
之表瑞氣候之均調土田之沃衍戶口之殷實風俗之

醇良人物之秀偉城郭祠宇之堅好守令丞簿之賢能  
者端在人事之振興耳我

皇上勵精圖治薄海從風久已臻重熙累洽之治矣其奉  
行德意宣揚教化者則良有司之事與賢薦紳之責也  
志中所列爲名宦與鄉賢者伊何人哉卽今修志之邑  
令邑紳均係乎風俗人心之重焉一展卷而得其要會  
之所存並得其景行之所在則今日之致羨於前人者  
未必後人不致羨於今日也使徒視爲誇多鬪靡之文

辭而已與予整躬率屬並邑令化民成俗之意夫豈有當哉因次其語於簡端

序

趙懋本  
邑令

古者太史掌風詩採四方之歌謠以察爲政之得失風俗之貞淫司徒掌邦土辨九州山川平野之肥瘠以示民播種之宜列國各有史賢則褒而否則貶以示千秋之法戒後世置郡縣遂有一統省郡邑志其詩歌必錄貢賦必詳官師人物必書兼三者之長而用之所係顧

襄陵縣志

舊序

十一

不重且難歟至邑志更有重且難者一統郡省之志患其不簡邑志患其不詳一統郡省之志患其採之過畧邑志患其擇之不實余獨謂一邑之志詳諸志之簡簡而精者也一邑之志實諸志之畧畧而嚴者也誠哉邑志之重且難也余以庚戌之春蒙上憲拔舉

聖天子之簡命改授襄邑甫下車卽取邑志披閱以爲因革損益助自歷代以至康熙癸丑以前之記載得其梗概至癸丑以後蕩然未書竊以襄陵密邇平郡風號陶

唐其間山水形勝之雄生齒土物之盛與夫人物之忠  
孝節義文章之揆藻摛華蓋有日新月異彌進而彌上  
者况經地震荒禋諸多滄桑其宜續而修之也尤亟敢  
不竭蹶從事顧余材愧三長技歎一割簿書鞅掌深以  
不勝任爲懼茲歲春歲和民豐郡憲下臨襄邑因邑乘  
歷年久遠當急爲重纂命余董其事因集邑紳士謀捐  
俸以成是役會太史盧公告假歸里請扃鑰司纂同事  
者則司鐸鄧君等分纂則蒲臺程君賢書張君等明經

則劉君王君等文學則賈生盧生喬生等余同諸君盟  
之神明質之幽獨取舊志之缺者補之繁者簡之以衷  
其當取新事考之校之以求其實余于公餘亦細爲校  
讐上報郡憲蒙鑒定集其大成數月告竣分卷二十四  
庶乎其詳且實矣竊幸斯邑六十年來沐浴  
聖化歌咏太平雖山川如故歲月遷更於城郭見其重新  
人民見其蕃殖皆

聖天子賑恤于災禋之時休養於平成之日而生之聚之

者也於官師見其有以循良稱有以明敏著皆膺  
簡命以蒞斯土治斯人者也於鄉賢有許王政之醕謹端  
正張春曹之清勤任事皆本山嶽之鍾靈文教之培養  
者也于忠義孝弟祠或靡監于王事或敦篤乎倫紀或  
砥廉隅或勵名節斌斌乎皆一鄉之善士順則之良民  
也至於藝文上之載乎道義次亦關乎興廢絕無浮靡  
淫哇之聲不失爲朴素之遺焉猗歟盛哉余慨然有思  
焉思襄陵民雖貧而儉俗雖朴而良何可以使貧者富儉

襄陵縣志

舊序

十四

者禮朴者醕超三代而上媿乎唐虞無負

聖天子加意司牧之至意雖然民之興也視乎上政之成  
也因乎教仁漸義摩之久士民於變物阜財豐亦下邑  
宰之光也至若人文蔚起俗登上理又下邑宰之望也  
是爲序

序

盧秉純

邑人

襄陵爲平陽次邑密邇堯天依切舜日四表上下格被  
獨先芸芸者皆帝世之民也邑之先有老人歌於路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哉此爲陶唐氏之史卽爲陶唐氏之志矣閱四千餘歲而至今日雖郡邑沿革不一然而出入猶是也作息猶是也田井猶是耕鑿猶是飲食亦猶是也襄邑之志卽以老人之歌誌焉奚不可也志輿圖則田與井之所由畫乎志建置則作與息之所由庇乎志學校則出與入之大經所以稟承者乎志貢賦則耕與鑿之美利所以獻納者乎志官師則代帝而宣其力而謀民之飲食

且不止謀民之飲食者乎志人物則計日而程其材而閑已之出入并不止閑已之出入者乎志襍記志藝文則靈異之迹不必爲老人之事之推而渾穆之風亦皆老人之歌之類者乎况夫元會運世皆日與日之所積而成齊治均平胥帝與帝之相沿而治今固猶是日也則亦猶是帝耳帝在而輿圖之志且可以參羲畫矣建置之志且可以參有巢矣學校之志且可以參虞庠矣貢賦之志且可以參禹貢矣官師之志且可以參周

官矣人物之志且可以參高陽之才子雜記之志且可  
以參安邑之神鼎藝文之志且可以參太古之結繩矣  
一邑者天下之推一代之者百代之準此志之作區區襄  
陵云爾哉然則幸生堯舜之世幸踐堯舜之土亦但與  
爲作息與爲耕鑿與爲飲食焉耳尚不知帝力之何有  
於我又焉知當年之歌今日之志之何有於帝力耶

舊跋

趙景祿  
邑人

周禮列國有史所以闡章程昭物采表儀文明軌範也  
今之郡邑古之列國也寧無記載者乎故志作焉在天  
下有一統志在省藩有通志在郡邑各有志且志之作  
才非雋永學非淵宏識非精鑑者不足以語此吾襄之  
志作於憲廟御極之丙午迄今八十載餘世違蹟湮闕  
漏未備者班班也吾侯敬齋翁抱唐虞之大道貫天人  
之實學德操孔孟才媲伊周應宿持檄尹茲蕞邑不期

襄陵縣志

舊跋

一

年而政成化洽乃注意典籍因覩舊志而嘆曰志有未  
備則政教無稽文獻何徵殆史家之闕興也烏乎可於  
是詢茲庠彥之博識者若王生騰輩八士指示條目教  
詔方畧真良史之家法也又命余總裁其事顧余謏薄  
固陋愧乏班馬之識徒慙管蠡之窺自量無補辭命弗  
獲遂偕諸彥補塞殘缺月維及期乃編成帙事以實書  
詞不華飾是是非非鬼神可鑒而百年之公論炳若日  
星俾後之觀者指曰某宦業之盛某節義之高某儒術

之深風俗之轉移政治之隆替必有感發而興起者焉  
然事跡之始末固有大觀者以揄揚之矣茲不復贅他  
若學校之增脩學田之創置均徭之公審催征之良法  
接遞卻民馬以紓力役之困城池包磚石以固封疆之  
防大而綱紀之振肅小而條目之森嚴遺愛多端口碑  
滿路固在觀風者采焉以爲明天子獻行將明揚褒美  
不次顯陟殆非余楮之所能悉也侯諱之韓裔出古鄴  
之武安世宦華胄也登乙丑進士敬齋其別號云

襄陵縣志

舊跋

一一

跋

襄陵志修於

張 卯 邑人

國朝癸丑迄今甲歷一週矣兩值大禋一丁地震九規制  
之因革損益人物之芳躅懿蹤其當徵信而傳後者甚  
夥前歷任邑侯咸有志焉而未逮也今我邑侯趙公以  
製錦宏材蒞茲彈丸二載以來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乃  
集邑之諸人士採輯纂修以揚我

朝同文之治以成一邑文獻之典甚盛事也余小子謏陋

何能謬與編摩之列願拜手而颺諸簡末焉曰天  
不患其難艱鉅弗辭則難者亦易亦不慮其弗成實  
任事則其成尤速夫事有似緩而實急似迂而實切于  
治者邑志是矣昔蕭何入關先取圖書班史志地里兼  
及民俗邑之有志所以譽治忽而脩省鑒者也一邑之  
中天星地紀戶口風俗人物文章无不脩具鑒於星象  
可以察妖祥之兆鑒于地紀可以辨三壤之宜鑒于戶  
口田賦可以驗盛衰而觀得失鑒于人物而忠孝節義

之行可師也鑒于風俗而好樂无荒之咏如昨也鑒于  
人文而春華秋實之藻可采也志之宜隨時纂修也要  
矣雖然志文事也承平則修明倥偬則廢閣且卽當久  
道化成物阜民安之日而因循者或視爲迂濶而不切  
于時務也况志以翼史非三長兼優與心切民瘼者未  
易信今而傳後大有補于風教也我侯斯志簡而无漏  
詳而有要制則與也質而不俚贍而不穢文則雅也是  
非不謬名教攸關體則嚴也至弁言 端尤惓惓于民

風土俗而于官師三致意焉侯之心切于 之民爲  
何如耶其所以子惠吾邑者夫寧有艾耶余小子欣逢  
斯盛珥筆其間惟從諸同人采訪而編次之若天筆削  
之精論定之嚴攷核之確則一出我侯巨手復何能贊  
一詞但仰體我侯捐俸命梓殫精點定之誠咸焚膏繼  
晷以從事是以數月而梨棗以畢余樂觀厥成不覺慨  
然興嘆曰志之裨于吾邑也大且永哉獨是向之蒞任  
諸公或籌及焉而弗果或將有事焉而輒阻而我侯一

舉詳審精密豈斯文之繼固必待其人耶抑實心任事  
弗辭艱鉅故天下事皆无難成者耶余蓋極爲我侯贊  
而深爲吾邑幸也

增修縣志跋

謹按縣志創始于前明成化丙午重修于

國朝康熙癸丑自雍正十年續修後迄今百數十年于茲矣前邑侯譚公慮文獻之無徵也將欲起而編輯之事未果而調河津任矣因嘆天下事作者

固難述者亦自不易究之事無難易惟視司此事者之識何如耳識其人而善任之雖難亦易不識人而誤任之雖易亦難惟我

邑侯錢老父台能知人尤善任人光緒已卯歲我侯奉檄纂修縣志即于縣城之聖壽寺設局採訪因以其事屬

我

郝老夫子未數月舉百數之年廢墜之  
典燦然大備噫均此事也前何若彼之  
難今何若此之易哉非我侯知人善任曷  
克臻此然侯之知我夫子也豈自今始哉  
前此辦賑時已知之深矣知夫子勤慎  
任之以查災知夫子廉介任之以放賑

數年來忘食忘寢我侯勞心于內矢  
公矢慎復得我夫子宣力于外以故俾  
千百年不經見之事一旦措之則正施之  
則行以視夫他人之竭力經營而終不免  
譴責者其舉事之難與易何如哉余不  
敏夙荷 垂青兩效奔走于其後仰  
見明足以知人者我侯也力足以任事

者我夫子也非我侯不足以知我夫子之  
為人非我夫子不足以成我侯之素志古  
所稱和衷共濟同寅協恭其印我侯我  
夫子之謂也夫茲當剗劂藏事之日謹  
綴數語于簡末非敢云闡揚盛美也聊  
以寄夙昔景仰之意云爾

邑人梁藍田謹跋

